点击下方访问读者阁获取更多杂志
duzhege.cn

DUZHE

读者®

世界杂货店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笨小孩”文徵明



ISSN 1005-1805
读者微信　读　者
2023·10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83期　五月下

文字的滋味

◉尤　今

来到新西兰南岛的基督城，我最想参观的，就是那座浴火重生的图书馆。

在2010年至2011年的15个月里，基督城经历过4次大地震，中央图书馆这座文化地标化为断壁残垣。经过长时间的规划与建设，一座能够抗震的宏伟图书馆在历史悠久的大教堂广场重新矗立。楼高5层，总面积达9500平方米，馆内拥有各种先进的设备，可供借阅的图书超过100万册。

这天，我意兴勃勃地赶往这个爱书者的天堂，却诧异地发现，白居易的“门前冷落鞍马稀”这句诗全然不足以形容图书馆内外的情景——我如入无人之境，对着浩瀚的藏书和完善的设备空自惆怅。

对此情景司空见惯的管理员无奈地耸耸肩，说道：

“书籍，必须和现代科技所催生的各种诱惑争宠啊，我们只能逆流而上，尽力而为。”

站在美轮美奂的图书馆里，我觉得空调吹出的一缕缕寒气侵入心房；与此同时，心上也泛出一丝丝苦味。

过了几天，我来到另一个城市皇后镇，漫步于瓦卡蒂普湖畔，湖水温柔地呢喃，鸟儿活泼地啁啾。有一对夫妻，在微风的轻拂下，手中各自拿着书，安静地与隽永的文字进行心灵的交流。当他们细细地咀嚼着文字时，那种从心底泛出来的快乐，化成了脸上点点恬然的笑意。

看着他们，我觉得释然了。

（**潘光贤**摘自《羊城晚报》2023年3月12日）



DUZHE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 刊 于 1981 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梁朝阳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10日、25日
总 发 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祎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　辑　贾　真　李永康
张　妍　王　丹
美术编辑　孟　钒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2130198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燚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颉慧雄　2130113　雷　博　2130132
韩　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传　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主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熠峰　2130250

2023年第10期（总第783期）

目

专　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8　海底的“诗经”　蓬　山

文　苑

1　文字的滋味　尤　今
4　世界杂货店　罗伯特·谢克里
9　时间的城堡　邓萨尼勋爵
10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本哈明·拉巴图特
41　惊蛰　苇　岸
48　失物之书　约翰·康诺利
61　我试图再次唤醒并迎接这个世界　詹姆斯·赖特
69　气味儿　北　岛
70　小矮人　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
72　在我们的私人空间里　黄灿然

人　物

12　“笨小孩”文徵明　李　舒
32　在拿到第38388分之前　硬　币
38　抗癌10年，他记下自救实录　张雅兰

杂　谈

11　新生　钱理群
15　坐网与耐烦　陆小鹿
25　在硅谷聊教育的未来　黄征宇
34　让林黛玉穿什么　陈艳涛
35　相爱是存量，相杀是增量　梁永安
49　成年人的友谊　南　木
59　情味　徐国能
63　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郭慕清

话　题

56　疤痕效应　香　帅
60　为什么外星人一直不来地球　魅力科学君

人　生

16　这没什么可担心的　张　丰
22　我给妈妈当妈妈　陆晓娅
26　漂流在我的理解力之外　黎　戈
28　沾衣欲湿杏花雨　肖复兴
42　录取通知书　廖天锡
44　一场道听途说的往事　林特特
62　为你而坚强　马　拓
68　出走半生，归来是何人　刘荒田

半月刊（五月下）

次

生　活

7　文字里的“食”光　小云猫猫
21　咖啡间的闲聊　罗宾·邓巴
46　旅游怎样“有意思”　骆玉明
54　对意外保持弹性　李筱懿
58　讲话要像国王　松浦弥太郎
61　做一个善良的否定者　罗振宇
66　观察的力量　闫　晗

文　明

18　我看见空气飞舞　单　向
24　维也纳歌剧院舞会的秘密　程　玮
31　肺结核与文学　托马斯·福斯特
52　大媒体公司包办所有文化　胡　泳
64　在铁与绸之间　张　炜

悦　读

17　言论
36　幽默与漫画
50　当尘埃落尽　米歇尔·拉巴利亚蒂

意　林

53　亨利的金种子　亨利·比特纳
53　美是危险的　克里希那穆提
53　佛鼠　黄永玉
67　自我赋形的时刻　陶立夏
71　自行出击　李香凝

点　滴

8　语丝
20　微书摘
27　“席勒化”与“莎士比亚化”　赵　晴
43　论自己　朱自清
43　智识上的鉴别力　林语堂
45　越刺激，越无聊　刘小川
47　文艺的人　宁　远
55　鸡鸣声中　张恨水
55　陌生的城　赫尔曼·黑塞
58　下下人有上上智　曹可凡
67　我爱　王　琪

封　面

浅夏之梦　吕丽雯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 2130258
传　　真　(0931) 2130422
文摘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原创投稿　ycjp@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商总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联系电话　4001005353

读者天猫旗舰店　读者抖音　读者读书会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世界杂货店

◉〔美〕罗伯特·谢克里
◎胡绍晏　译



一

韦恩先生走到一长溜齐肩高的灰色碎石堆的尽头，这就是世界杂货店所在之处。那是一栋由木材、汽车部件、几排碎砖和一块电镀铁板搭成的小屋，外面涂了一层淡淡的蓝色油漆。韦恩先生朝着碎石小巷回头看了一眼，以确保没被人跟踪。他夹紧腋下的包裹，略微颤抖着打开门，溜进屋里。

“早上好。”店主人说道。他是个看上去很精明的高个子老头儿，细窄的眼睛，嘴角下垂。他叫汤普金斯，坐在一张旧摇椅上，椅背上栖着一只蓝绿色鹦鹉。店里还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面上搁着一支生锈的注射器。

“我听朋友说起过你的店。”韦恩先生说道。

“那你知道我的收费标准吧，”汤普金斯说，“带来了吗?”

“带来了，”韦恩举着包裹说道，“但我想先问一下——”

“他们总是要问一下。”汤

普金斯朝着鹦鹉说，鹦鹉眨了眨眼睛，“那就问吧。”

“我想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过程。”

“是这样的，你付我费用，我给你注射，让你失去知觉。然后，我利用店里的设备解放你的意识。”汤普金斯一边说，一边露出微笑，那只沉默的鹦鹉似乎也在笑。

“然后呢?”韦恩先生问道。

“你的意识会从体内解放出来，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可能的世界，因为地球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投射出无数个世界。自打这颗饱经创伤的星球从太阳炽热的子宫里诞生以来，它就开始投射出许多可能的平行世界。啊，我的朋友，地球本身是四维的，因此会投出三维的影子，实实在在地反映出它每一刻的存在。上百万、上亿万个地球！无穷无尽的地球！而当你的意识被我释放之后，便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并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汤普金斯在摇椅上挺直身子，笑得咧开了嘴。

韦恩先生说：“我的朋友还告诉我，无论我有什么愿望——无论我想要什么——”

“没错，”汤普金斯说，“正是如此，你可以从无穷无尽的世界里挑选。你的意识只会根据你的欲望来做选择，你最深切的欲望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假如你心里偷偷藏着杀人的念头——”

“不会，不会!”韦恩先生嚷道。

“——那就去一个让你能够真正施行杀戮的世界，你可以让那里血流成河。假如你要的是权力，那就去一个能让你成为神的世界，真正的神。当然，我的小小列表无法囊括所有可能性和所有欲望的排列组合。也许你只想要简单平静的田园生活，居住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

“这似乎更像我。”韦恩先生腼腆地笑了。

“但谁知道呢?”汤普金斯说道，“就算是你自己，也不一定知道自己真正的欲望是什么。”

“那好吧……但我怎么知道这一切是真的呢？你的要价堪称天价，我得付出自己拥有的一切。而且据我所知，你只是给我一点药，然后让我去做梦！”韦恩先生略带不悦地说，“假如它是真实的，为什么我不能永远留在那个世界呢?”

“我正在想办法实现永久迁移，”汤普金斯说，“所以收费才会那么高，这也是为了获得实验材料。迄今为止，我仍无法解除一个人跟自己所在的世界相连接的纽带——他会被拽回来。除了死亡，即使最神秘高深的理论，也无法切断这条纽带，但我仍抱有成功的希望。到时候，我要把这间破破烂烂的店变成一个逃生舱，我将向所有人免费提供这项服务！每个人都能前往适合自己的世界，把这该死的破地方留给老鼠和虫子——”

汤普金斯说到一半戛然而止，神情变得冷淡而平静。“但现在，我仍无法提供永久逃离这个世界的方法，我最多只能提供一个假期，一段暂时的变化，让你尝一尝另一个世界的滋味，让你审视自己的欲望。你知道我的收费标准，如果体验不满意，可以退款。”

“你可真是个好人。”韦恩热切地说，“但朋友们还告诉我一件事，就是这样做会折损10年寿命。”

“没办法，”汤普金斯说，“我的方法会对神经系统造成巨大负担，寿命也会因此而减少。”

“这价格，”韦恩先生紧紧攥着包裹沉思道，“再加上10年寿命，就为了满足我的秘密欲望……说真的，我必须想一想。”

“那就想一想呗。”汤普金斯淡淡地答道。

二

回家的路上，韦恩先生一直在思考。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依然是汤普金斯那张精明苍老的脸、各种可能的世界，还有实现欲望的念头。但当他踏入家门，这些念头便不得不终止。妻子珍妮要他跟又开始酗酒的女佣严肃地谈一谈，儿子汤米要他帮忙准备周末的帆船下水事宜，而年幼的女儿佩吉则要告诉他今天在幼儿园的经历。

稍后，等到孩子们上了床，他和珍妮单独待在客厅里，她问他是否出了什么事。

“哦，只是通常的那些事……”他当然不会告诉珍妮

或任何人，他请了一天假去汤普金斯那间破旧而疯狂的世界杂货店。他也不打算谈论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一生中总该有一次实现自己最隐秘的欲望的机会。就珍妮所拥有的常识而言，她绝对无法理解。

第二天，办公室里的工作异常忙乱。韦恩先生定下心来工作。为了实现愿望，付出所拥有的一切，再搭上10年寿命，这太疯狂了！他尽量避免去想这件事。

周末，他和汤米一起驾帆船出航。那艘旧帆船表现非常好，但汤米想要一副新的竞速帆，韦恩先生严词拒绝了——也许明年吧，假如市场有起色的话，现在暂时只能用旧的。

有时候在夜里，等孩子们都睡了，他便和珍妮一起去航行。长岛海峡安静而凉爽。他们的船掠过闪烁的浮标，驶向黄澄澄的满月。

欲望，满足，欲望……但秋天到了，帆船必须得收起来。股票市场稍微趋于稳定，但佩吉得了麻疹。汤米想要知道，新闻里的普通炸弹、原子弹、氢弹和钴弹都有什么区别，韦恩先生尽力向他解释。女佣意外地辞职了。

拥有秘密的欲望并没有错，他没准儿真的想杀人，或者想住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但他也需要考虑责任。他有两个成长中的孩子，还有一个他不配拥有的好妻子。也许在圣诞节期间……但到了仲冬，由于电路故障，无人居住的客房失了火。火很快便被消防员扑灭，火灾并未造成太大损失，也没人受伤。但这件事暂时把汤普金斯从他的头脑里赶了出去。

受国际局势影响，他的业务依然处于混乱状态，充满不确定性。韦恩先生白天大多在办公室里度过，有时晚上还要留下。而汤米得了腮腺炎，一部分屋顶需要重铺瓦片。接着，春季即将到来，又要考虑让帆船下水了。

一年过去了，他鲜有时间去想那些秘密的欲望。也许要等到明年吧。就在此时——

三

“怎么样？”汤普金斯问，“你还好吧？”

“是的，很不错。”韦恩先生说着从椅子上起身站起来，揉了揉额头。

“从来就是。”汤普金斯一边说，一边朝着鹦鹉挤眉弄眼，“那么，你去哪儿了？”

“一个过去的世界，距现在不太久。”韦恩先生说。

“许多人都这么选。你发现自己的秘密愿望了吗？是杀人，还是南太平洋岛屿？”

“我不太想谈论这件事。”韦恩先生和善而坚决地说。

“许多人都不愿跟我谈，”汤普金斯闷闷不乐地说，“天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嗯，我觉得，承载着某个人秘密愿望的世界有一种神圣感。无意冒犯……你觉得真有可能让它变成永久的吗？我是说，人们所选择的世界。”

老头儿耸了耸肩：“我正在尝试。要是成功了，你会听到消息。每个人都会。”

“好，我猜也是。”韦恩先生解开包裹，将里面的东西放到桌上。包裹里有一双军靴、一把匕首、两卷铜线和三小罐腌制牛肉。

汤普金斯的眼中闪出光亮。“可真不错啊，”他说，“谢谢你。”

“再见，”韦恩先生说，“也谢谢你。”

韦恩先生离开那间店，急匆匆地沿着灰色碎石小路向外走去。到了外面，他放眼望去，只看到一片灰色的、褐色的、黑色的瓦砾。平地向四面八方延伸，到处都是扭曲的城市废墟和破碎的树木残枝，而那些细小苍白的灰烬，曾是人类的血肉与骨骼。

“好吧，”韦恩先生自言自语，“至少我们的付出与回报是相称的。”

过去的一年中，他付出了拥有的一切，还搭进去10年寿命。这是个梦吗？不管怎样都很值得！然而现在，他必须撇开关于珍妮和孩子们的念头。这些都已经结束了，除非汤普金斯能完善他的方法。现在，他必须思考如何生存。

在腕式盖格仪的帮助下，他在乱石堆中找到一条没有辐射的巷子。天黑之后老鼠会出来，他最好在此之前赶回藏身处。如果不抓紧的话，他将会错过晚上分土豆的时间。

（**王世全**摘自新星出版社《世界杂货店》一书，**李晓林**图）

文字里的“食”光

◉小云猫猫

中国的文字，我一直以为，是立体的，有画面、有味道的。

沈从文的《萧萧》里，有这么一句话：“花狗诱她做坏事情是麦黄四月，到六月，李子熟了，她欢喜吃生李子。”

麦黄四月，多美呀。成片的麦子随着风摇，整齐划一，浩浩荡荡，跟军队似的。黄，是金黄，“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金子一样的颜色，配着宝石蓝的天空，饱满，充盈。仔细嗅一嗅风里，有淡淡的麦香味，夹着点儿土腥味，好闻得很。

“生李子”，这仨字则是酸的。一瞅就酸，念出来更酸，满口涎水。李子多酸哪，青青的小圆个儿，即使熟了也酸。尤其是皮，狠劲儿嚼下去，牙根都要倒了。不仅酸，还涩，涩味紧紧贴着上下颌，水都冲不下来。还有点儿苦，这苦开始不觉得，嚼得多了才有，越嚼越苦。

“腌”也是酸味，令腮帮子发紧，舌面瞬间泛水的酸。跟不同的季节搭配，“腌”字的味道也不同。获上直子导演的《眼镜》，是发生在夏季的故事。看完很舒服，像在树叶晒得打蔫儿、黄狗吐舌头的酷热天气，躲在空调房里吃刨冰的感觉一样舒服。小林聪美和鳟真佐子不过是从芬兰的“海鸥食堂”换到了某个海岛小镇，早晨暑气还未起来，有微微的凉风。桌上是摆好的早餐，小碟里是腌渍好的酸李子。看到她们把整颗酸李子丢进嘴里的时候，我就想啊，汁水会溢满口腔，往牙缝里钻吧？然后嘴里的唾液就满了。嗯，真正的“满口生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腌酸味，配着夏季黏糊糊的热气，可以祛暑、止渴，让嗓子一整天都清清爽爽。

腊月的腌肉，紫黑的花椒、大红的朝天椒，磨成粉。银白的蒜、土黄的姜，拍成末。葱苗、蒜苗，切花，翠绿翠绿，站在调料上层，最是娇滴滴的。整袋盐拆开，像白流沙，源源不断地倒在簸箕里，大手搅拌所有调料，白里有黑，黑中有红，红中透着耀眼的绿，每种色彩都放肆张扬，不遮不掩。像白衣少女经过一个秋天，变成娇俏的熟妇，从前看见光膀子男人会脸红，现在穿着对襟红袄，会倚着门框说浑话了。



小学时语文书上有篇文章——《大森林的主人》：“他把火堆移到一边，用刀子在刚才烧火的地上挖了个洞。我把松鸡拔了毛，掏了内脏。猎人又找来几片大树叶，把松鸡裹好，放进洞里，盖上薄薄的一层土，然后在上面又烧起一堆火。等我们把衣服烘干，松鸡也烧好了，扒开洞，就闻到一股香味。我们俩大吃起来，我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短短百来个字，几乎每个字都带着浓香的烤鸡味儿，飘着松香味儿、青草味儿、雨水味儿，还有森林里特有的树荫味儿。仅“大吃”这两个字，就让人食指大动。反复读就像反复嚼着松鸡，撕开脆皮，拉扯筋骨，焦香溢开。难怪当年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我流了整节课的哈喇子。

（**梁衍军**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在美好的食光里记住爱》一书，本刊节选，**勾 犇**图）

海底的“诗经”

◉蓬　山



“花盆鼓海丘”“腰鼓海山”……这些具有浓郁中国风的名字，最近被收入国际海底地名库，用以命名印度洋国际海域的地理实体。

在从地理大发现迄今的600多年时间里，地球上的大多数岛屿、湖泊、海峡都被欧美国家命名。从20世纪中期开始，海洋强国掀起了新的竞争，对海底地理实体如海沟、海山、海丘进行命名。

这种竞争并非只是风花雪月的文字游戏，而是需要雄厚的科技实力来支撑——必须对海底地理实体的范围、高度、水深等进行精准勘察、测绘、标示，才能提交命名申请。十几年来，随着中国海洋科考水平的提升，大洋深处也悄然上演了东方文学与科学的浪漫邂逅。

先是传统农历月份的雅称和节气名字，被“粘贴”到海底。莺时海丘、鸣蜩海脊、菊月海山，名字分别来自三月、五月、九月的雅称；谷雨海山、小满海丘、芒种海盆，命名来源更是一目了然。还有的以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航海地理先驱的名字来命名，如徐霞客断裂带、苏轼海丘、郑和海岭。

而数量最多也最为大家称道的，则是“诗经”系列。2013年，中国科学家从“诗经”“三国演义”“帝王年号”3个命名体系方案中选定了前者，并且别出心裁地将《诗经》的“风”“雅”“颂”3部分，分别用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理实体的命名。

如今，大西洋有洵美海丘，出自《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印度洋有骏惠海山，出自《周颂·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太平洋有湛露海山群，出自《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在彼丰草”。至于雎鸠海山、采薇海山群、鹿鸣平顶海山，其得名源头，更无须赘言。这些名字铭刻在海底，中华文化也随之远渡重洋。

（右　右摘自《大公报》2023年3月30日）

语　丝

在温热的夏天，花落在温热的石阶上，院墙那边是萤火虫，和十一岁的欢笑。

——顾城

艺术是一种非常人道的方式，能让生命变得比较可以忍受。玩艺术，不管玩得好还是烂，都能让你的灵魂成长。边洗澡边唱歌。跟着广播跳舞。讲故事。给朋友写首诗，即使是首烂诗。

——库尔特·冯内古特

请代我向可爱的、温柔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契诃夫病中致友人

管理的本质是传递善意和激发潜力。

——彼得·德鲁克

我认为，人不该活得像机器一样。没那个必要。带点灵性，带点闲情，工作的成绩要好得多。

——玛丽莲·梦露

后来我才意识到，很多事情都可以努力，但人与人的关系不行。能走到最后的，其实一开始就是同路人。

——@一罐寡言



时间的城堡

◉〔爱尔兰〕邓萨尼勋爵

◎董继平　译

不久，一座房子里面传来一阵骚动，一只蝙蝠从门里飞出来，飞进日光，三只耗子从门口跑出来，跑下台阶，一块古老的石头裂成两半，唯有青苔还将其粘连在一起。紧接着，一个身子佝偻的白胡子老头拄着拐杖，来到这个场地，他身上的衣服因为常年不换而被磨得泛出了光泽。不久，其他老头从别的房子里面走了出来，所有的老头都到了耄耋之年，全都拄着拐杖蹒跚而行。这些老头是那位国王见过的最年迈的人，于是他就询问那些老头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他们是谁。其中一个老头回答："这是时间的领地中的老者之城。"

国王又问："那么时间就在这里了？"

一个老头指了指矗立在陡峭的山峰上的一座巨大的城堡，说："时间就住在那里面，我们就是他的人。"那些老头用古怪的眼神打量着国王卡尼斯·佐，最年迈的那个村民又说道："你如此年轻，从何处来？"卡尼斯·佐告诉他，自己怎样一路过来，要征服时间，要拯救世界和众神，还问那些老头从何处来。

那些村民说道："我们比你料想的要年迈，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但我们是时间的人，时间从这里派遣一个个时辰去袭击世界，你绝不可能征服时间。"然后，国王回到他率领的军队中，指了指山峰上的那座城堡，告诉手下说他们已经找到大地的敌人，而那些比料想中要年迈的老头慢慢回到房中，吱吱嘎嘎地关上旧门。国王及其人马越过田野，经过村庄。士兵们排成战斗序列逼近那个山峰，而时间则在他那巨大的塔楼上观察。

走在最前面的士兵刚一涉足山峰边缘，时间就对他们猛然掷出五年。那五年在士兵的头顶上经过，虽然军队还在挺进，但士兵们都已经变老了。对国王及其军队中的每个士兵来说，山坡似乎变得更加陡峭，让他们更加急促地喘气。时间召唤出更多的岁月，朝着卡尼斯·佐及其所有的手下一一猛掷过去。士兵们的膝盖僵硬了，下巴上长出大胡子，胡子变得花白。随着一个个时辰、日子和月份在他们的头顶上歌唱，他们的头发越来越白。那些岁月匆匆奔涌而来，把那支军队的青春一扫而光，直至他们来到时间的城堡之墙下，跟一大群号叫着的岁月短兵相接，却发现山顶对他们这些衰老者而言实在太陡峭了。国王感到不寒而栗，缓慢而痛苦地重整旗鼓，集合起从山坡上摇摇晃晃撤下来的老弱病残，带领他们慢慢回去，那些得意扬扬的岁月则在士兵的头上尖叫。年复一年，这支队伍溃不成军，撤向南方。士兵的长矛上锈迹斑斑，下巴上长胡子飘飘，再度回到家乡时，那里没有人认得出他们。

（**热　河**摘自《美文》2023年第3期上半月，**毕力格**图）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施　杰

●〔智利〕本哈明·拉巴图特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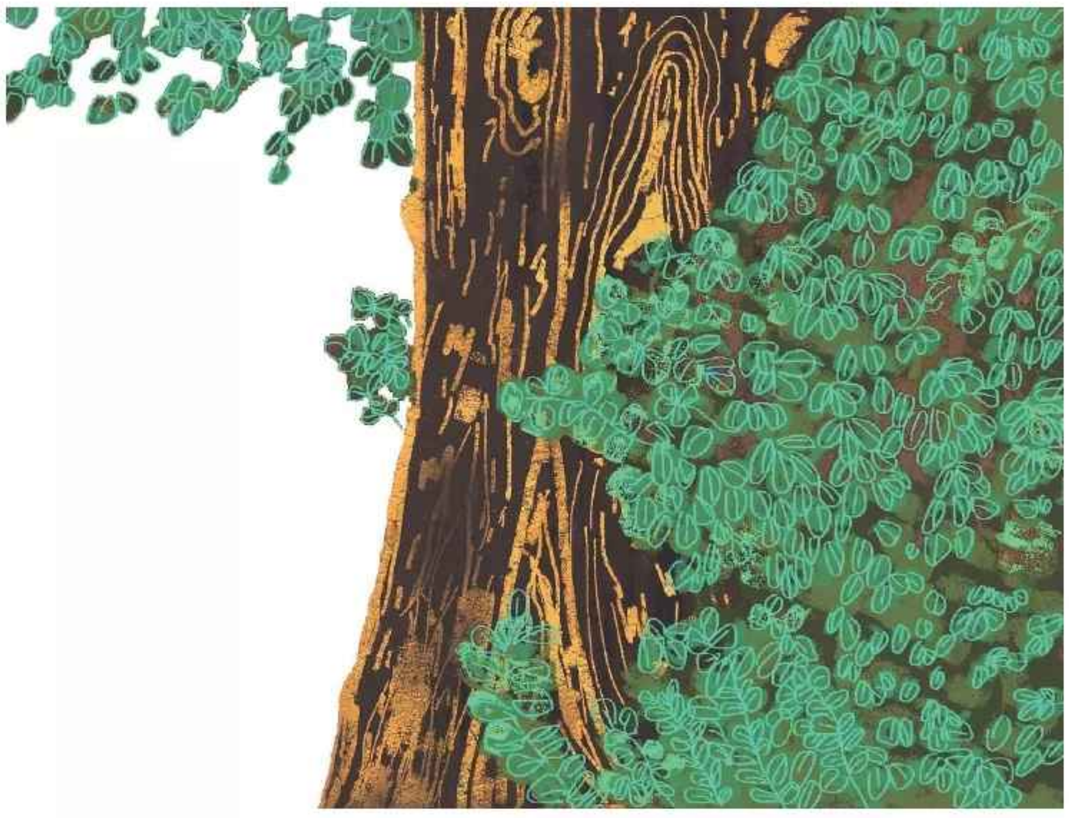
夜晚的园丁曾经是搞数学的，如今他谈起数学，就像戒了酒的酒鬼谈起酒，既渴望又恐惧。他说，他职业生涯的起步是很辉煌的，但后来，他读到了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的著作，然后他就放弃了研究数学。格罗滕迪克是位真正的天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革新了几何学，自欧几里得以来就没有人做到过类似的事情，但后来他放弃了数学。当时格罗滕迪克四十多岁，正处于国际声望的高峰期，而他给我们留下的那份独特又令人困惑的遗产，其冲击波仍在撼动这个学科所有的分支，可他拒绝讨论这个，连提都不想提，直到四十多年后他离开这个世界。就跟夜晚的园丁一样，格罗滕迪克也是活到一半，突然决定抛开家，抛开家人，抛开事业和朋友，隐居到比利牛斯山间，像僧侣似的。这就好比爱因斯坦刚创立相对论就放弃了物理，马拉多纳一拿到世界杯，就发誓再也不碰球了。当然，夜晚的园丁之所以决定抛下社会生活，不只是出于对格罗滕迪克的崇拜。他离了婚，很惨，跟唯一的女儿疏远了，又被诊断出患有皮肤癌，可他坚持认为，所有这些，哪怕再痛苦，跟另外一些东西相比，都是次要的。他突然意识到，是数学——不是原子弹、计算机、生物战，或“气候末日”——在改变我们的世界，顶多几十年吧，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类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理解过，但情况越变越糟了；如今我们可以把原子掰碎，让第一束光闪瞎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预言宇宙的终结，用的只是几个神秘的方程、图形或符号，普通人是不懂的，尽管它们左右着我们的生活。然而不仅仅是普通人，连科学家自己都不再理解这个世界了。打个比方，就说量子力学吧，人类皇冠上的明珠，我们提炼出的所有物理理论中最精确、最美丽、涵盖面最广的一个。互联网背后有它，“手机霸权”的背后也有它，它许诺的是只有神的智慧才能比拟的算力，它已经让我们的世界改头换面到一个认不出来的地步。我们知道怎么用它，它完美地运转着，通过某种奇迹，然而，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不管活人还是死人，真正明白它的原理，人脑无法应对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就仿佛这个理论是凭空落到地球上的一样，就好比它是源自太空的一块独石碑，而我们只是在它周围爬着，不时摸摸它、朝它扔石头和木棍，却从来没有真正地理解它——宛如猿猴。



所以，现在的他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园艺上。他照料着自己的花园，也为镇上的其他居民服务。据我

新　生

◉钱理群



2020年6月，我在《疫情中思考养老人生》一文里这样写道：“这一次疫情突发，我被封闭在养老院里，长期与世隔绝，完全处于无助的状态”，“真像生了一场大病，恐惧，无奈，焦虑，不安”。而且冷静下来思考，就意识到“自己此后余生将面临一个历史大变动，一切都还只是开始”。自己的养老人生，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所谓“养老”就是要取得生活、生命的稳定与安详，那么，如何“在时代和个人之间，构成一种张力”，怎样“获得一份精神的充裕、从容”，就是我自己的养老人生的一大课题、难题。但处理好了，就会成为自己晚年人生的一大艺术和创造——这本身就很有诱惑力。

面对自我生命存在的难题，我只有求助于专业领域里的“老师”。“我想起了沈从文的一句话，要‘在变动中求不变’。还想起了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中寻求不变的本质，在一切化为乌有的时代寻求不会化为乌有的永恒。终于有了两大发现：一是‘千年不变的中国古老土地上延续的日常生活’，二是‘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边含有永恒的无限的美’。”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次疫情灾难向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从大自然吸取生命的滋养与乐趣的问题。醒悟到这一点，我每一天在养老院里的散步，就获得了新的意义：不仅要锻炼身体，更“要以婴儿的心态与眼光，去重新发现大自然的美”。每次散步回来，我的心就沉静下来，并且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我的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新的意义：通过对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超越现实的时空，进入无限的空间、时间，获得“历史的永恒”。

就这样，我在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里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并变成实践：自觉地从日常生活、大自然和历史的三大永恒里，找到了生活的新动力、新目标，内心变得踏实从容，进入了生命的沉思状态。

（**三顿半**摘自《读书》2023年第3期，**霍凯华**图）

所知，他没有朋友，邻居都觉得他是个怪人，可我更愿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因为有时候，他会在我家旁边放上一桶混合肥，作为献给我的花花草草的礼物。我的花园里最老的一棵树是柠檬树，树的枝叶很密很厚。前不久，夜晚的园丁问我，知不知道柠檬树都是怎么死的？假如它们撑过了干旱和病害、不计其数的虫子、真菌和瘟疫的袭击，晚年时，它们会因过度繁盛而死去。一旦抵达了生命的终点，它们会最后结出一大茬的柠檬。那年春天，它们的花苞会迸发出来，绽开巨大的花团，空气中都是它们馥郁的甜香，隔着两条街，你的喉咙和鼻子都会发痒。然后所有果实会一同成熟，把整根整根的树枝压断，再过一两周，周围的地上就都是腐烂的柠檬。多奇怪啊，他跟我说，都快死了，还能看到这样的繁盛。让人想到动物界里，数百万条鲑鱼在死前疯狂交配，而几十亿条鲱鱼用卵和精子把太平洋几百公里的海岸都染成了白色。但树木是种很不一样的生命体，这种过度繁育的景象不像植物，倒像我们人类：无节制的增长，已然失控。我问他，那我的柠檬树还能活多久？他说没法知道，除非砍了它，数年轮。但谁会这么做呢？

（**山有木**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一书，**王　青**图）

“笨小孩”文徵明

◉李　舒



真奇怪，我人在上海，心里还惦记着之前在故宫文华殿“林下风雅”展看到的那张文徵明的《兰亭修禊图》。

明明在角落处，在这幅画前停留的人远远比不上停在前面展厅《听琴图》前的。暗幽幽的灯光下，一点点凑近，再凑近，我瞬间察觉到自己的失态——脸几乎要贴在玻璃上，尽管再三屏住呼吸，仍旧可以感到十步之外保洁阿姨的白眼。但我不在乎，仍旧趴在那里，企图和展柜里的那张画作最大限度地亲近，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金笺设色。

所谓金笺，是在纸上泥金、泼金，以至涂满纯金，金碧与墨彩交相辉映，气象万千。涂满了金泥的纸其实很难设色，我试过几次，下笔容易板滞，好像画在瓷器上，一不小心就走了墨，失了神采。小时候，教画的老师对我说，画金笺有讨巧的办法——留白。让金笺的金色大面积地露出来，自成富贵气象。

可是，文徵明偏不。

他画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喜欢的“兰亭派对”。崇山峻岭，溪流蜿蜒，细细密密，先勾后染，几乎盖满了金笺。墨笔勾皴石头，石绿点染山头，只在山脚，才露出那么一点点金笺的原色。

真奇怪，是浓到化不开的景与色，却通体显出一种秀美。是美，而不是丽，仿佛宋代女子戴了金臂钏、着了霓裳羽衣，不肯透一点点俗艳。典雅浸润在眉间，在眸子里，在巧笑顾盼中，始终是端庄自持的。

要淡雅，何必偏画在富丽堂皇的金笺上？我猜测，倘若这张画没有那讨人厌的玻璃柜隔着，不用展厅里的灯光，只在夕阳西下时，不必秉烛，而是在金桂飘香的屋子里，展开在案上，两个人或并肩，或斜坐，或垂首，从不同角度细细赏玩，任由屋外的光线由金黄到绯红，而后一点点暗下去，必然能看出画中的更多秘密。

一张金笺上，有这样的淡雅风致，这大约就是这张画作令我魂牵梦绕的原因。

一如文徵明这个人。

“徵明幼不慧”

文徵明常常做这种看上去吃力不讨好的事。书信简札，如果写错一点，他就老老实实重写，不像苏东坡圈圈点点、墨迹潦草，后世还夸他是真名士自风流。

每日坚持练字，这是文徵明从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习惯。那时候，他的字写得很差，老师给他的评级是“三等”。他

就每天临摹《千字文》，写足十大本才肯罢休。

1470年，庚寅，一个虎年。和前一年一样，这一年华夏大地上出生了许多孩子。夏日，紫禁城的冷宫里迎来了未来天子朱祐樘的第一声啼哭。江南姑苏城，一个商人在接近惊蛰时欣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儿子。这孩子长相聪慧，啼声响亮，邻居们说，这样貌，长大后必然出将入相。父亲给这个孩子取名唐寅。文徵明则在九个月之后出生。此时的人们当然无法预料，这两个孩子将有着一辈子的羁绊，而他们的性格差别巨大，命运也迥异。

唐寅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神童”这样的夸辞，他在三四岁时就听腻了。相比之下，文徵明的童年则灰暗许多，他七岁才能稳稳站定，十一岁才会讲话，《明史》对他的评价言简意赅，却字字诛心：“徵明幼不慧。”

开蒙晚，天分差，考试运当然好不到哪里去。文徵明考了九次，次次落榜。而他的小伙伴唐寅十五岁就中了秀才，二十八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就一举夺魁，高中应天府解元。

这一年，文徵明看着意气风发的唐寅，郁郁寡欢。而后，他接到父亲文林的来信，信上这样说：“子畏（即唐寅）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父亲未卜先知，一语中的。很快，唐寅因牵涉科场舞弊案，命运急转直下；而文徵明的书与画，则在他五十岁之后渐渐扬名。

但他仍旧脱离不了一个“笨”字。

我喜欢文徵明的字，温润灵秀（当然次于赵孟頫）。可是看他的字，你绝对想不到，这是一个惧怕狎妓的人。在明代，狎妓游玩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文徵明偏偏怕见妓女，朋友们便经常以此捉弄他。有一个叫钱同爱的人，把妓女藏在自雇的舟中，再邀请文徵明上船。文徵明看到妓女，大惊失色，“仓皇求去”。但此时船已开走，无计可施。文徵明想起钱同爱有洁癖，居然不顾斯文，做出以下举动：

衡山（即文徵明）真率，不甚点检服饰，其足纨甚臭，至不可向迩。衡山即脱去袜，以足纨玩弄，遂披拂于同爱头面上。同爱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放衡山登岸。（《四友斋丛说》）

这个笑话实在令人捧腹。

难道他是“妻管严”？似乎也不是。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文徵明写给妻子的书信，口称“三姐”，啰唆了一大堆，询问家中事宜，银钱是否够用，叮嘱妻子在银钱上不要计较……他娶昆山吴愈的第三个女儿为妻，确实一生从未变心。

不知出殡事如何，曾砌郭不曾？前银不够用，今再二两去。凡百省事些，再不要与三房四房计，我当初两次出殡，不曾要大哥出一钱，汝所见的。千万劝二官不要与计较，切记，切记。明付三姐。

写家书都这样笨拙，哪有半点俊逸才子气。

如果非要类比，文徵明真像《三国演义》里的鲁肃，厚道到无以复加。

一日，文徵明到某人家中做客，觥筹交错间，有一来客迟到。主人问客人怎么来得这样晚，客人搪塞：“老文邀我去吃酒。”原来，这个客人并不认识文徵明。眼看就要出丑，文徵明立刻自称“老张”，起身向主人辞行。

又一日，仍旧是去某人家中做客，席间，文徵明独自去静室休息，桌子上有金卮。忽然闯进来一个乐工，怀揣金卮就开溜。文徵明便对主人说，您家的酒具很好看，我带了两个回家仿作，回头送还您。

他的书画闻名于世，邻居拿来自做饼团之类的作为润格，他就乐呵呵地给人题字作画。造假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并不在意，“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徵明亦不禁”。到了最后，造伪者甚至请文徵明在假画上题字，他居然照题不误。

唐寅落魄之后售画为生，文徵明就借来他的作品，“借留斋中累月”，然后亲笔题上题跋——这当然是为了让好友的画作升值。

但倘若你以为他是个滥好人，那便大错特错了。他给自己定下“三不应”的规矩：一、宗室藩王不应；二、朝中高官不应；三、外夷诸国不应。

据说，曾有藩王备古鼎、古镜，差人送到文家，表明不需要作画，也没有任何要求，只是纯粹表达一下对文徵明的敬仰思慕之情。文徵明连信也

不拆，并说：“如果启封后再辞谢不受，那就不恭敬了。”他坚持不肯拆开，也不落一字，当然是为避免和藩王通信，日后落下话柄。

正德九年（1514年），宁王朱宸濠遣使至苏州招揽人才，“吴人颇有往者”，其中便有四十四岁的唐寅，他欣喜若狂地前往南昌，准备大展宏图。同样四十四岁的文徵明却推托自己有病，坚决不往。他说：“岂有所为如是，而能久安藩服者耶?”

果然，数年之后，朱宸濠谋反被擒。靠装疯卖傻才躲过一劫的唐寅从南昌归来，他终于领悟到文徵明“笨拙”之中的高明之处，心悦诚服：“寅长徵仲（即文徵明）十阅月，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

虽然慢，但是稳

嘉靖二年（1523年），五十三岁的唐寅走完了一生，他这一生，丰富多彩又命运多舛，酸甜苦辣，诸味杂陈。我们至今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遇到过秋香，但我们知道，在他心目中，文徵明是一辈子的好友。他们一起论过画，讲过诗，争吵过，写过绝交书，在唐寅家人接连去世、日子最为暗淡无光的时候，是文徵明承担了照顾他弟弟的责任，让他出外远游；在唐寅落魄放纵的时候，是文徵明写诗鼓励，希望他早日走出低谷。而现在，唐寅在人间的画卷已经完成，五十三岁的文徵明仍旧一步一步地走着，艰辛而坚定。

文徵明还是没有考中，他还是姑苏城里有名的老好人，接待客人，先开口问人，早饭吃过了吗？客人说没吃，他就和客人一起吃早饭。上午一定要吃点心，虽然只是现做的饼饵之类；午饭一定有酒，他却不甚饮。

他终于因为才学而被工部尚书李充嗣推荐当了官，这是唐寅的心愿，于他，似乎无可无不可。

任职翰林院时，文徵明被两位状元——姚明山、杨方城羞辱。两人在众人面前说：“我翰林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这当然是嘲笑文徵明，不过，正如文徵明的忘年小友所说：“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而衡山名长在天壤间……”千百年间，状元何其多也，我们能记住的，却是十次不中的文徵明。

笨拙的文徵明没有回应两个人的羞辱，他只是不断上书请辞，希望回家“躺平”。彼时的朝廷，嘉靖皇帝正为了大礼仪的事情与杨廷和等老臣不和，文徵明内心似乎同情嘉靖皇帝，但他的入仕是受到林建树和乔宇等杨廷和派大臣的帮助。他左右为难，索性彻底退出，放舟南下，回老家画画。

这在当时当然是无奈之举，是下下策，但当我们把这件事放到更为宽广的维度来看时，就会发现，这是文徵明的聪明之处。

他一直这样稳稳当当地走着，虽然慢，但是稳。

画《兰亭修禊图》的时候，文徵明已经七十二岁，七十二岁的高龄，他仍旧可以这样耐心地画人物的衣袂，笔笔精到。他画这幅画，是为一个叫曾潜的朋友，这个朋友自号“兰亭”。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年，在波谲云诡的朝局之外，只有笨拙的文徵明，乐呵呵地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只有不停地创作，才可以让他保持长久的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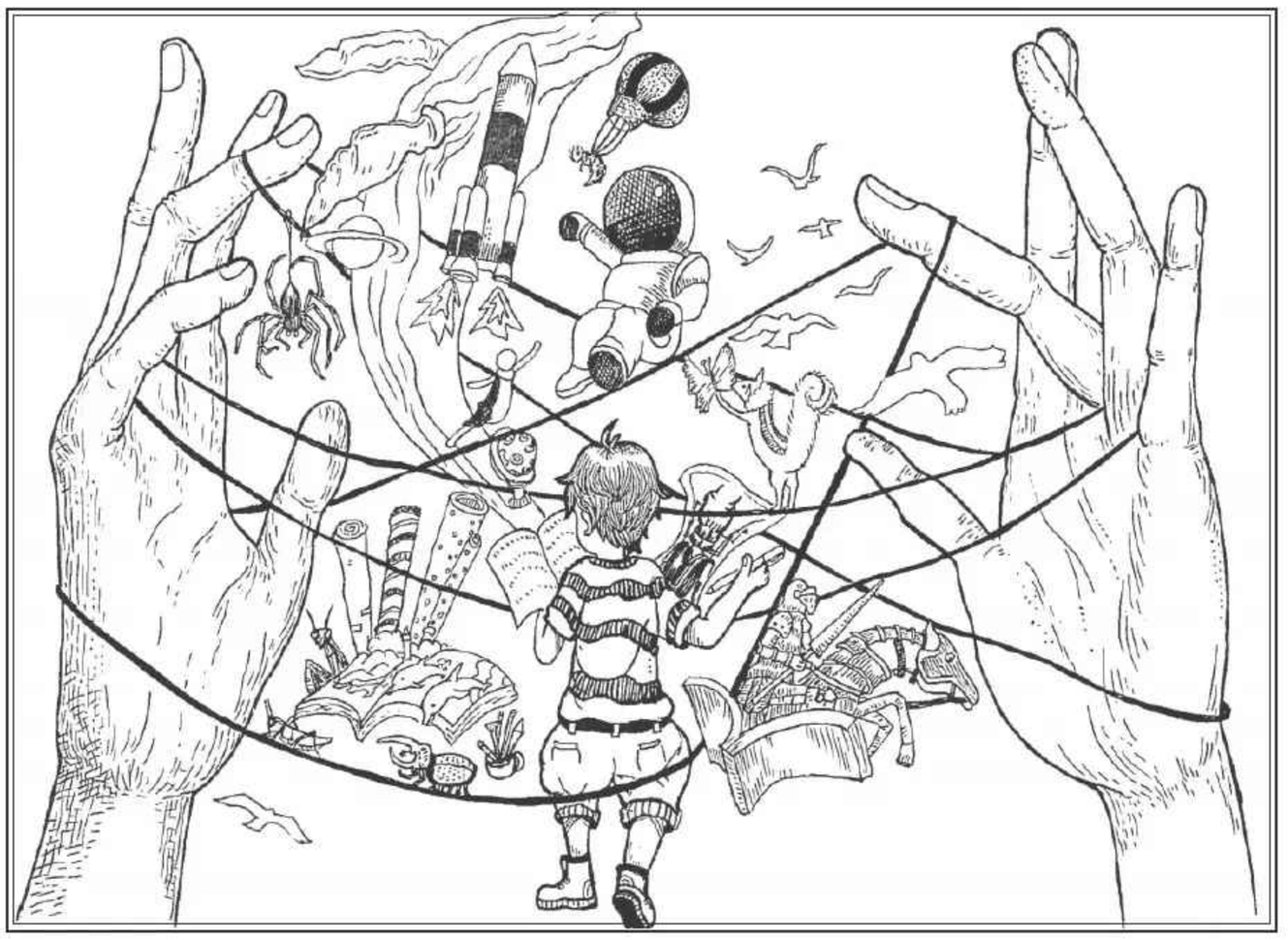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日，即将九十岁的文徵明正在给御史严杰的母亲写墓志。写到一半，笔搁下了，他端然坐正——这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姿态。他就这样平静地离开了人间。

很多年之后，在苏州博物馆，我见到了被贝聿铭嫁接而来的“文藤”。蒙茸一架，窈窕繁葩。坐在紫藤花下，难免又说起文徵明和“江南四大才子”。才子应当是怎样的？风流倜傥，逍遥自在，一如文徵明画中那样，高山流水、烹茶访友。

然而，人生不是画作，文徵明这一生，也全然不似陶渊明。现在爱临摹文徵明书法的人多了，因他的小楷美得老少咸宜。其实文徵明的字最难模仿，他八十九岁时还可以写那样灵动的小楷，没有一点点火气。而我们只能描摹那皮囊，骨肉是见不到的。

只因为我们不肯如他一样笨。但有一点我们总可以做到的，人生那么长，走得慢点又何妨。

（**天空之城**摘自《同舟共进》2022年第5期，**曾　仪**图）



坐网与耐烦

◉陆小鹿

读E. B. 怀特的童话《夏洛的网》，对书中的一段对话颇有感触。有一天下午，蜘蛛夏洛告诉小猪威尔伯，人类用了八年时间建成昆斯伯罗大桥。威尔伯天真地问：“人类是在昆斯伯罗大桥上捉甲虫吗？”夏洛说：“不，他们不捉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在桥上走过来走过去，老以为另一边有更好的东西。如果他们在这桥顶上倒过头来静静地等着，也许真有好东西会来。可是不——人类每分钟都在向前冲啊，冲啊，冲啊。我很高兴我是一只坐网的蜘蛛。”威尔伯又问：“坐网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大部分时间一动不动地坐在网上，不到处走。好东西我一看就知道，我的网是样好东西。我固定不动，等着东西送上门来。趁机还可以好好想想。”

《夏洛的网》发表于一九五二年，距今已有七十一年，然而夏洛对人类的评价，今天依然适用。环顾身边，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每天步履不停，唯恐掉队，在你追我赶中逐渐失去了从容、优雅和平静，取而代之的是无限循环的疲倦、焦躁和恐慌。我们早已忘了，有些时光只能用来静静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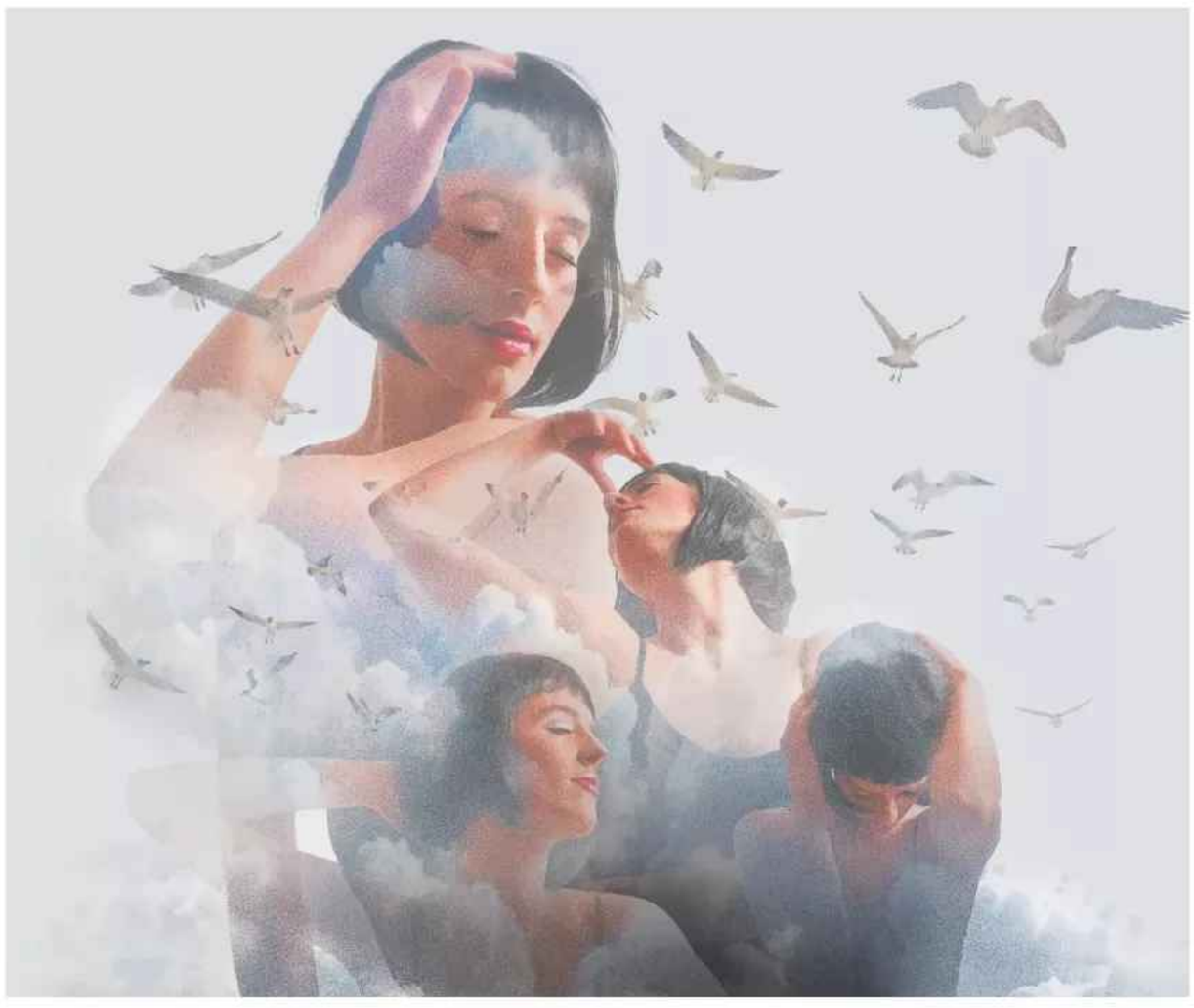
“一席”曾邀请朱赢椿做过一次演讲，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题目——《慢慢慢下来》。朱赢椿在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他在那里待了十几年，像夏洛一样安心“坐网”，种菜、养虫，他结识了各种各样的虫子：扁锹、拉步甲、广翅蜡蝉、雪虫、草蛉幼虫、桑天牛、斑潜蝇……他写了很多观虫日记，也画了很多图，陆续出版了几本书，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有意思的是，朱赢椿还出版了一本书——《蛛嘱》，讲的是蜘蛛的一生，让我觉得他和夏洛似乎是认识的，他似乎也听过夏洛和威尔伯的对话。

为什么朱赢椿能“坐网”？因为坐网需要“耐烦”。耐烦，即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冷清，耐得住诱惑，耐得住不从众，耐得住坚守自己的选择而不被别人的行为所牵制。我们经常说“我很不耐烦”，但我们很少说“我很耐烦”，至少我自己不说，也没听过身边人的这么说，但汪曾祺说沈从文就很爱用“耐烦”二字。

沈从文评价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称赞别人时，常用的是“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不急不躁。沈从文一生写了很多作品，被称为“多产作家”，但其实他写东西并不快，只不过常常夜以继日地写，心无旁骛地写，不到七万字的《边城》，写了半年。所以，成功者哪有什么别的窍门，唯有踏踏实实，甘于耐烦，带着韧劲，多加沉淀。

余世存在《时间之书》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林崎峰**摘自《大公报》2023年2月27日，**陈玉斐**图）



这没什么可担心的

◉张 丰

有两个在成都的女孩，拍了一段关于自己“失败”的视频。她们都毕业于211大学，是同班同学。一个女孩毕业后先到某互联网大厂工作，5年内换了十几份工作，现在存款只有5000元；另一个女孩去读了研究生，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编剧，但上一份工作是火锅店的服务员。

她们说：“成为‘废物’，其实也没什么。”视频中的她们，笑得自然而开心。如果她们是我的女儿，我看到这样的视频会很开心，可能还会偷偷给她们转点生活费。多年前读到王朔谈教育女儿的文章，他的目标就是让女儿一直开心、一直玩下去。

但她们成为网络红人，就是因为她们的故事极具争议。很多家长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做出“成为废物”这样的表达。他们在生气的时候，有时会骂自己的孩子是“废物”。现在孩子们竟然主动把这个标签认领了，这还了得。

大学毕业5年才存了5000块钱，这当然不多。但是很多父母可能并不真的在乎孩子存多少钱，毕竟“月光族”很多，靠信用卡或者“花呗”生活的年轻人也不少。真正令他们不开心的是年轻人的这种态度——“成为废物”还喜气洋洋。

可以说，“废物”是“躺平”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躺平”是静止，是零，“废物”就是继续向下，是负数。上一代真正担心的，是年轻人失去斗志和雄心。但不管“躺平”还是“废物”，可能都只是语言学事件，而不是真正的行动。

就这两个女孩来说，真的要做“废物”的话，她们就不会在冬天的晚上到郊外烤火拍视频了。作为新闻传播学院的毕业生，她们在这条爆款视频中运用了相当多的专业知识：创意，剪辑，对公共情绪的把握和表达——她们不但是好学生，还是出色的自媒体工作者。

大部分宣称要“躺平”或者“成为废物”的人，并不是不努力，而是不想再过长辈们期望的那种生活了。“70后”和“80后”，是有“增长情结”的两代人。在他们成长的年代，社会经济每年都在增长，而他们也有一种心理同构。很多人都喜欢为自己规划一个连续增长的人生，每年元旦和春节，都有人在朋友圈进行“个人总结”，即便是对读书和旅行这样的事，也会加以量化。

对“95后”或者“00后”来说，要在上一代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似乎变得十分困难。这不是坏事，因为社会财富已经足够多，很多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父母都是房地产时代的获利者，再努力买房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当他们明白这一点时，人生的道路马上变得宽广。

他们有条件做一些更浪漫的梦。如果说上一代人更看重“时间”（效率至上）的话，年轻一代更在乎的就是“空间”（个人的自由）。现在的年轻人，不仅开始流行“间隔年”，也开始赞美“无所事事”。他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有价值的标准改变了——有趣比有钱更为重要。

追剧时不开倍速是我对这部剧最高的评价。

——现实情况是，开倍速还能看完的剧，也寥寥无几

刚开始：“这个真好吃，那个也好吃。”

到最后：“你点的你吃完。”

——和朋友吃火锅定律

智慧城市：路口装摄像头；大数据分析：收集用户隐私；下半场：快不行了；联合创始人：老员工；赋能：拉你一把；发力：烧钱；闭环：自产自销；孵化器：办公室是租的。

——互联网行业“话术”

当周围的人失去理智的时候，他还在做正常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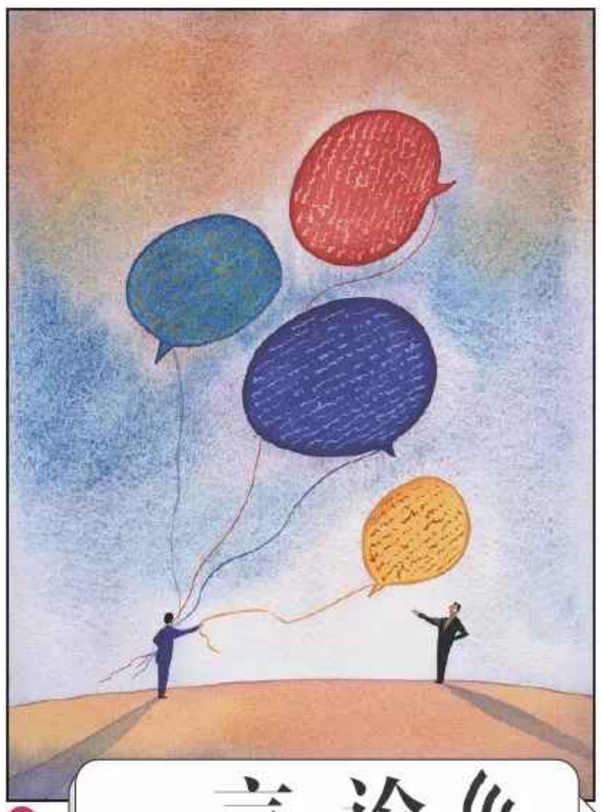
——拿破仑对军事天才的定义，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成功者

“没空”与“我有事”相比，后者更有教养；“随便”与“听你的”相比，后者更暖心。

——说话的内容大同小异，说话的技巧千差万别

高端品牌在典雅中展现愁肠百结，中端品牌在平凡中展现坦然自若，低端品牌在欢乐中展现蓬勃朝气，年轻潮牌在叛逆中展现怒气冲冲。

——品牌立意的精髓



言论

你放眼打量街巷，就像翻阅写满字迹的纸页，城市告诉你所有应该思索的东西。

——散步，是一场与自己灵魂及所在城市的对话

狂妄自大的人在伤害他人时，会认为自己是在拯救别人。

——这才是偏见的可怕之处

你可以相信文学，但不要迷信文人。

——文学就像医学一样，只是一种技能，掌握这项技能的人，往往被预期比别人更高尚、更文明，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少年儿郎的贪睡是珍贵的，因为后来求之不得。

——年岁渐长，失眠渐重

慢热的人，就像网速不好、加载很慢的网页，可能内容非常好，但很少有人愿意等。

——关于慢热

过度的解释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其实没有人在乎它。

——不在乎你的人，也不会在乎你的解释；真正在乎你的人，更不会在乎你的解释，因为他们在乎的是你这个人本身

与一个人相厚，也许缘于吸引；跟一堆人相融，必然出自吸纳。

——扎堆，实际上体现的是个体的处世能力

“哈喽”“在吗”“在干吗”。

——在社交便利且频繁的今天，“如何开启话题”仍是困扰每个人的难题。看似简单的两三个字，或许已经耗费了全部试探的勇气

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年轻人要捍卫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一个喜欢滑雪的人，可能到全国各地的滑雪场去滑雪，花掉大量金钱和时间，他得到的是什么？既不是更好的运动成绩，也不是失重的快感，而是那个“独特的自我”。

这真没什么可担心的。这样的“废物”谁不爱？说到底，上一代人也曾渴望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没有条件罢了。现在，人们会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理想生活的实现。不只热爱“增长”（收入或者存款），他们就会年轻更久。

（**梵高先生**摘自《新周刊》2023年第5期，**视觉中国**供图）



我看见空气飞舞

◉单　向

“让自己的苦难与任何其他人的苦难并列在一起，是不能忍受的。”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里，苏珊·桑塔格这样写道。

全世界那么多的难眠之夜，人类痛苦的理由从来不一样。2015年，叙利亚战争爆发数年之后，摄影师马格纳斯·温曼走访了欧洲无数个难民营，拍下儿童们睡觉的模样。他们躺在街头、医院或是树下，远离家人、朋友，还有曾经的梦想。

有关小难民的照片总是令人震撼的，人们往往难以想象成为难民后的感受。假如给难民儿童递上一台相机，他们会拍下什么样的照片？在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的地方，一个名为“锡尔坎暗房”的公益项目正在难民区开展，项目组为孩子们带去相机、胶卷，和能够冲洗照片的移动暗房。孩子们用镜头记录下自己的家人、朋友、宠物和自画像，拍下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和细微的观察。在他们的镜头下，摄影成为一



图片来源：NowThis



图片来源：NowThis

种治愈的方式，而不只是被用于记录创伤。

“这是魔法吗”

“锡尔坎暗房”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土耳其南部，那里有一个超过10万人的庞大难民营。难民的孩子因为过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不得不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年轻的摄影师塞尔贝斯特·萨利赫也是其中一员，他于2014年从叙利亚逃往土耳其。从家乡遭到入侵起，他就开始随身携带相机，去了解和他一样流离失所的人们，同时记录下战争的毁灭性力量。“锡尔坎暗房”最初是个短期项目，2017年由萨利赫接手并发展起来。在这个极度贫困的地方，对那些来自不同背景、说着不同语言的孩子来说，摄影是表达自己的最佳方式。

大多数难民儿童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于他们而言，移动暗房更像一个现实之外的场所，是一个让他们走出家门、短暂地做回小孩的地方。萨利赫拖着大篷车改造成的暗房前往周边的各个街区和村庄，在每处停留几周时间，教会孩子们如何构图和拍摄，孩子们可以领回一部装有36张胶片的相机，由他们去自由创作影像。

“这是魔法吗？我也可以试试吗？”当14岁的女孩锡兰第一次进入暗房时，她这么问道。对这些刚接触摄影的孩子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无疑是冲洗胶片。当影像清晰地显现在相纸上时，他们认真创作的艺术作品就此揭晓。



小女孩在仔细观察使用过的胶卷

多数孩子选择记录他们朋友、家人和邻居的生活。他们把相机带回家、带去玩乐的空地，镜头中写满了纯洁、诚实和亲密，摆脱了成年人的视角。他们拍下共同学习杂耍的瞬间；以花朵命名的女孩坐在大片的鲜花上；从各种角度记录朋友们，这些朋友还包括家中的牛、狗，以及两只被照顾得很好的鸟。

摄影由此展露出它的魔法：孩子们捕捉到的快乐瞬间，那些私人的幸福小时刻，组成了世人难以想象的、更加清晰的童年时光。

“我看见空气飞舞”

萨利赫的临时摄影课一般会持续8周。

他会向孩子们讲解取景和构图的基本原理，让他们熟悉相机，了解使用方法，再向他们介绍来自不同国家的摄影师及不同的拍摄手法。“没有所谓糟糕的照片，或是摄影规则之类的东西。”创造力在课程中总是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成人世界的规则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那些自由创作出来的照片会在第8周被冲洗出来，由孩子们自行挑选、放大、命名——这些成果被汇总成一本公开出版的摄影集，名为《我看见空气飞舞》。



摄影集《我看见空气飞舞》

在孩子们观察和玩耍的场景中，他们拍下的图像尽管不那么悲伤，却会偶尔留下一些战争的痕迹。他们用来衬托爱心手势的天空，有时会掠过一架军用直升机；一个小男孩站在联合国难民署的纸箱里朝外张望；还有那些能看出周边建筑和室内环境的照片，处处透露出物质条件极端贫瘠的景象。

在那些没被选中出版的照片里，还能看出一些特定环境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当地的童工、童婚现象和长期性别不平等造成的影响。

“每次课程刚开始时，女孩们总会认为她们不如男孩。可悲的是，这就是身边的成人教给她们的。”萨利赫说道，“但她们很快就会沉浸到自己的创作中，相机给了她们信心。”



镜头里的女孩们

孩子们的摄影展被命名为SAHAR，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魔法”。当孩子们在暗房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看到相纸上显现的图像时，他们总是以魔法来称呼它。“在战争摄影中发现美，未免太残酷了。”但“锡尔坎暗房”项目却从黑暗中创造出一丝光亮，那些生活在难民营的孩子靠镜头传递出他们的童年时光。



“我们家门前总是开满鲜花”

出于相似的理由，摄影集的名字“我看见空气飞舞”也没有聚焦于苦难，而是放大了对童年的美丽想象。这个句子出自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爱与梦是括弧的两端，我把我的身体置于中间，以此，我认识世界。”

（晋　耳摘自微信公众号“单向街书店”）

微书摘

孩子若是平凡之辈，那就承欢膝下；若是出类拔萃，那就让其展翅高飞。接受孩子的平庸，就像孩子从来没有要求父母要多优秀一样。穷不怪父，孝不比兄，苦不责妻，气不凶子。

——梁晓声《人世间》

略萨：“在您的生活中，金钱意味着什么呢?”

博尔赫斯：“意味着能够买到书、出门旅行，意味着不断地买书和旅行。”

——巴尔加斯·略萨《略萨谈博尔赫斯》

有的人精于计算，有的人勤于劳作，怎么选择都不错。判断得与失的时限大概要拉长一些，或许是一辈子。

——陆庆屹《四个春天》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白天和晚上是粘住的，一家人的生活也是彼此粘牢的。一人有浮沉，所有人都会在涟漪中感受到波动，日夜不息。

——于是《有且仅有：一个自闭谱系家庭的回忆与未来》

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

——雷蒙德·卡佛《请你安静些，好吗》

我们的记忆中也不乏谎言，但阅读能够帮助我们辨别真假。而那些文盲，他们既不明白他人的过错，也不了解自己的权利。

——翁贝托·埃科《密涅瓦火柴盒》

咖啡间的闲聊

◉〔英〕罗宾·邓巴
◎区沛仪 张 杰译

社会学家一向认为，少于200人的企业能通过信息自由流通实现运营管理。一旦超过这个规模，便需要某种层级结构或生产线管理系统来防止沟通失败所造成的大混乱。实行这种架构管理有它的弊端：一方面是信息只能沿着特定渠道流通，因为只有部分个体彼此保持定期联系；另一方面是缺少人性化的联系，就会缺乏个人归属感。而小群体世界的运作，依赖的正是这种归属感。人们只有清楚地看到回报，才愿意出手相助，投桃报李。大机构尾大不掉，不够灵活。

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将大机构重组成一个个紧密团结的小团队。小团队间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关系，才能形成更大的机构。然而，小团队，比如150人规模的团队，并非解决机构问题的灵丹妙药，还需要相关人员之间建立起直接的人际关系。人们自在地相处，信息才能自由流通。架构关系过于僵硬，必然会妨碍机构运转。

几年前，一位电视制作人提醒了我这一点的重要性。她所在的制作部门负责某电视台的教育类节目。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有意为之，部门的人数刚好是150个（按照本文作者提出的“邓巴定律”，人的大脑认知能力有限，所提供的认知能力只能使一个人维持与大约150个人的稳定人际关系——编者注）。整个部门的工作一直进展顺利，直到他们搬到新定制的办公室。随后无缘无故地一切都开始散架，工作难度增大，工作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一段时间后，他们才弄清楚问题所在。原来是设计师在设计办公楼时，认为大家午间吃三明治的咖啡间是不必要的，于是将它撤掉了。设计师的想法是，大家坐在办公桌前吃三明治，工作会更卖力，还不浪费时间。无意中，这个决定瓦解了支撑整个机构的亲密社交网络。显然，当大家随意聚在咖啡间吃三明治时，彼此交换了零星的有用信息。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时，在午餐时间和其他团队的同事聊天讨论，也许某位同事正好知道谁能帮上忙；也可能旁边的人可以帮你出主意；或是听到这件事的人一两天后外出刚好碰上了能帮忙的人，给你打一通电话就能解决问题；还可能是双方随意聊几句，就能启发一个新项目。

类似这种咖啡机旁的偶遇、复印机旁的闲谈，正是机构成功的关键。通过鼓励员工随意地接触，传统的系统编织出一张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宛如一台平行运作的超级计算机：几个头脑同时独立运作，解决同一个问题。

语言如同科技与艺术一般支撑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借助语言成就卓越的事情。然而，人类大脑有局限性，其预设的认知能力只能处理小规模社会问题，而小规模社会正是人类进化史上近些年出现的特点。

（**大浪淘沙**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一书，**小黑孩**图）





我给妈妈当妈妈

◉陆晓娅

“最漫长的告别”，记不得是哪本书里这样形容认知症患者和他们亲人的别离。

亲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离世，如天塌地陷，令人悲痛欲绝。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却要眼看着亲人身体犹在，心魂早已飘然远去，那又该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呢？

这半年，在外人看来，妈妈的身体似乎没有多大变化，甚至还让人感觉“精神”了。但是只有我们知道，她正以一种不易觉察的速度继续衰弱下去：她走路更慢了，说话的声音更小了，在床上的时间比以前多了。看着她的样子，我常会想到近些年很流行的一个词——能量。妈妈的能量快要无法支撑她身体的运转了。

但比身体衰退得更快的是她的心魂。我已经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她的心魂正在渐行渐远，慢慢地离开我们，离开她熟悉的家，向着那片陌生的、神秘的、生者难以触碰的世界飘去。

是的，我回家的时候，她还会露出笑容，不过直觉告诉我，她并不是对着“我”——她的大女儿笑，而是对着一个向她表示友好的人笑。对她而言，“我”和院子里那些老同事、老邻居，大概没有多少不同了。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我也分明感觉到，她其实已经“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不是看不见我这个“人”坐在那里，而是理解不了我对于她的特殊意义。原本就不太会主动亲近孩子的妈妈，现在的情感就像秋冬时节沙漠中的河流一样，正在变得越来越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彻底断流。

阿姨总是安慰我说：“她还是分得出来家人的，你们回来她就会围着你们转。”

“转”，是妈妈现在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在天气不好无法散步的日子，早已不能读书读报、早已看不懂电视的妈妈，便以这样一种姿态在家里转来转去：睁着有些空洞、有些忧伤的眼睛，瘪着嘴，紧紧捏着自己的衣角，从这个房间转到那个房间，用手摸一摸床单、碰一碰挂着的毛巾、拽一拽晾衣架上的衣服……我总觉得，这些看似无意义的动作，对她其实是有意义的，能让她在恍恍惚惚中，感觉到自己还在生活，甚至好像还在操持家务。

有时候，她会跟着我，我去别的房间，她也跟过来；我去上厕所，她站在厕所门口不走。我会忍不住猜想，她是想和我这个女儿在一起呢，还是因为无聊才做我的影子？或者

是由于不安，才出于本能跟在一个移动的物体后面？我注意到，这两个多月来，她多了一个动作：没事的时候，就会紧紧拽住自己的衣角，就像一个来到陌生之地的小女孩。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让我意识到，她变得更加不安了。

慰藉物，我想到这个词。网上说，慰藉物是一种物件，用来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尤其是在不同寻常的环境里。

妹妹小的时候，总要带一块小手绢在身边，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必须吻着小手绢方能入睡。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作慰藉物。等自己有了女儿，人们已经发明了安抚奶嘴，我也知道带女儿去别人家住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她的小被子，那会缓解她在新环境中的焦虑。

现在，84岁的妈妈也需要慰藉物了，因为她每天都处在“不同寻常”的环境里——衰退已经让她不能识别出熟悉的信息，哪怕是在住了近30年的房子、住了半个世纪的院子里！当一切都变得陌生，陌生到让她不知身处何方时，那捏在手里的衣角，成了她抵御惶恐的秘密武器。

我收拾抽屉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小手绢，我想，妈妈会不会更喜欢手绢呢，就像妹妹小时候那样？于是洗干净，告诉阿姨让她试着塞给妈妈。谁知道，半个小时之后，这条手绢就不见了。

也试过给妈妈一个玩偶娃娃，但妈妈始终对娃娃不感兴趣，从未主动抱过娃娃。我想这也不奇怪，我们几个孩子都不是妈妈亲自带大的，她缺乏抱孩子这样的躯体记忆和心理体验，内心没有的东西如何投射到外部啊！

妈妈的心脏、血压都很正常，也许还能活很久，但我们怎么才能留住她的心魂？对我来说，一想到这个被我称作“妈妈”的女人再也认不出我、再也感受不到儿女们的关心、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就觉得非常惶恐：我该怎样和这样一个身还在、心已远的妈妈相处？

语言早已不能帮到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维系联结的只有身体了。好在，几年来我陪伴着妈妈，给她洗澡、带她散步，我们彼此已经从不习惯身体接触，变得能够自然地给予和接受身体的接触了。从清洗身体到拉着手，再到抚摸和拥抱，我们在童年未曾得到满足的肌肤饥渴此时都得到了满足。

在家和妈妈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不管说不说话，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手拉着她的手。我想，比起手绢，这只有温度的手，应该更能让她感觉到陪伴的温暖吧？

我们常常就这样拉着手坐着，通常是我故意找个话头逗她说话，然后她就开始用我听不懂的话“回答”，我再抓住一两句能听清的话，故意询问，然后她又开始一段语言“神游”。我一直很好奇，她说的这些我听不懂的话，她自己明白吗？是否她拥有一套自己的内心语言，其实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组织起句子了？

其实妈妈在语言“神游”的时候，我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就像一个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孩子，会开小差或者打瞌睡一样，鸡同鸭讲的对话真的很难坚持。我也早已没有什么“功利心”了，这样和妈妈聊天，不是要聊出什么，只是为了和她坐在一起，拉着她的手，让她感到不寂寞、不孤单，有人陪伴而已。

当然，外出散步的时候，我一定会拉着她的手，倒不是怕她丢，因为以她现在的走路速度，无论如何也跑不出我的视线了。拉手，既能增加身体上的安全系数，让她不会摔跤，也能增加她心理上的安全系数，让她知道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会被丢掉。

每次散步回来，我的手都红红的，那是被妈妈攥的。有时因为被妈妈攥得太疼了，我也会抽出手来，再换另一只手“值班”。拉着我的手的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害怕失去妈妈的孩子，她要使出吃奶的劲儿，不让我这个“替代妈妈”离开啊！

我知道，她想拉住的不仅仅是我的手，也是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妈妈在努力，用她的方式努力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结。我们也在努力，用我们的手，紧紧地拉住她，拉住她的身体，也拉住她的心魂。

（**嘉林秀**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妈妈当妈妈》一书，**沈　璐**图）

维也纳歌剧院舞会的秘密

◉程　玮

维也纳歌剧院舞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代的1877年。从那时起，每年这里都举办一场舞会。“二战”期间，维也纳歌剧院建筑遭到破坏，一年一度的舞会因此中断。歌剧院从1956年恢复舞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歌剧院舞会是非富即贵的上层社会青年男女们社交聚会的地方。

舞会每年隆重推出150对17岁至24岁的未婚青年男女，他们被称为“初登场者”。这些“初登场者”的家庭地位和背景基本是相当的。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舞会上找到门当户对的爱人。

维也纳歌剧院舞会是一场上流社会的相亲会，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中国没有舞会相亲的传统。不过，过去中国有一种受人敬畏的职业——媒婆。好的媒婆身价是很高的，必须三番五次地邀请，再带四色点心外加一只老母鸡，才能说动媒婆出场。资深媒婆阅人无数，经验丰富。她会把一对未婚男女放在一个无形的天平上掂量。首先是家境，如果女方富裕，女方的相貌可以略低一等；如果男方富裕，那结对的女子必得花容月貌。

资深媒婆基本上是不会辜负四色点心和那只老母鸡的。由她负责牵线搭桥的男女，婚后多半夫妻和睦，儿女成双——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

纵观文学史，那些写爱情小说的高手，他们心里也是有一个天平的。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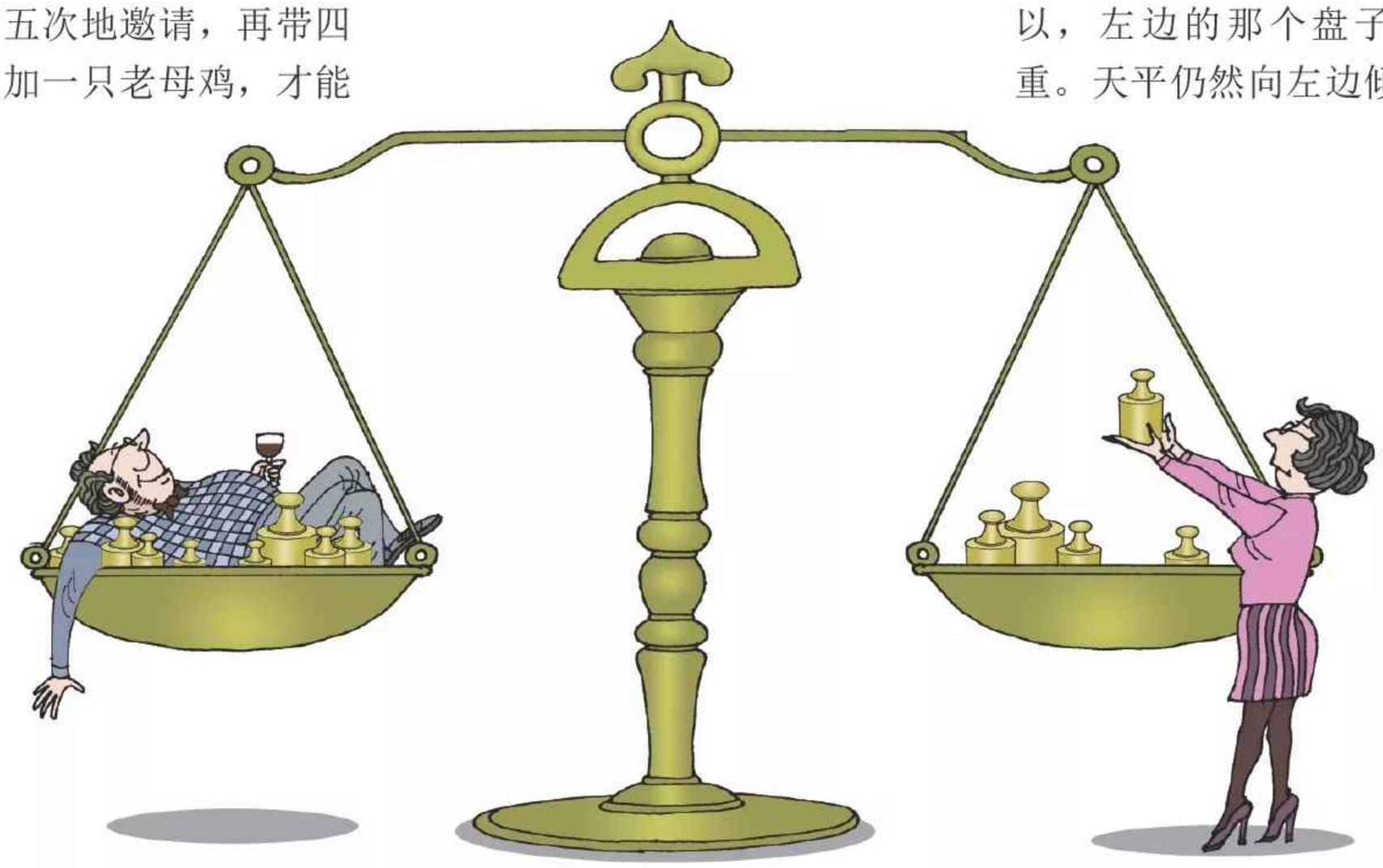
我们先想象出眼前有那么一个天平。

现在，我们把天平左边的盘子看成一个男人，他是一个庄园主，富有、英俊，拥有一座巨大的城堡和几千公顷田地。天平右边的盘子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孤儿院里长大的女家庭教师，瘦小苍白，相貌平平，一无所有。

可是，这两个人竟然相爱了。庄园主真心诚意地爱着女家庭教师。女家庭教师也热烈地爱着庄园主。他们准备举行婚礼。如果他们现在结合，这个女人会幸福吗？作者心里没有底。因为她笔下这个不漂亮、不富有的女人，偏偏是一个有思想、有尊严、渴望平等的女人。

很明显，天平严重向左边倾斜。所以，他们的婚礼注定无法如期举行。这个女家庭教师发现，原来这个庄园主已经有妻子了，而且她还是个疯子。

现在，我们可以在左边的盘子上小心地减去一个砝码。不过，这个砝码不是很大。所以，左边的那个盘子依然很重。天平仍然向左边倾斜。



在硅谷聊教育的未来

◉黄征宇

硅谷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已经不是人工智能，而是它的升级版——“智能增强”。与此同时，数据科学的广泛应用，将使我们的工作更加高效，也会引发大批工作的消失和调整。未来的高等教育可能会有以下几点改变：

第一，教育的“边界”将被打破。未来，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地域、年龄等条件的约束，学习一切想学的知识。随着各类线上公开课程的出现，这一点其实已经成为现实。未来“订阅式在线教育”将会更加普及——只要你想，就可以在职业训练营里同时学到人文科学和计算机知识。

第二，“专业”选择将变得越发不重要，程式化的技能会被淘汰。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任何专业技能都存在被淘汰的风险。所以，以后人们会尽可能汲取不同专业的知识，从而在社会上长期立足。各种非“正式”学历的“微学历证书”会在未来更受欢迎。

第三，实习越来越重要。未来社会对创新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比起坐在课堂上听课、记笔记，实战练习的经历对学生会更有吸引力。

这样的变化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未来，人们有机会尝试更多份工作。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人现在每份工作持续的平均周期是4.2年。而未来的职业转换率应该会显著增加——一个2020届的大学毕业生，在一生中很可能会从事不下15份工作。

与此同时，为了弥补高度智能化的“缺陷”，未来的教育反而会更加注重人文学科和批判性思维。确实，机器虽然会越来越聪明，但是人生有太多的问题，并且没有唯一的答案。越是高度智能的时代，我们就越要学会思考。

（**杨子江**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于是，女家庭教师离开了庄园主，过着流浪漂泊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信。她失联很多年的叔叔去世了，给她留下一笔遗产。

这时，我们可以在右边的盘子里加一个大一点的砝码。左边那个盘子抬起来了一点点。不过，庄园主实在太富有，天平还是向左倾斜着。

这个女家庭教师继续在外面流浪。

后来，庄园主的城堡被他的疯妻子烧毁。疯妻子死了，巨大的城堡成了废墟。庄园主在大火中受伤，双目失明，肢体也残废了。

我们现在把左边盘子里的大小砝码取出好几个，天平迅速地向右边倾斜了。

于是，罗切斯特先生和简·爱小姐结婚了。

可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一直坚信，有尊严有平等，才会有真正的爱。那么高傲的罗切斯特先生，怎么能又残疾又失明，变成被怜悯的对象呢？

所以，两年以后，罗切斯特先生可以行走了，一只眼睛也恢复了视力。

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再往左边的盘子里加上一个砝码。终于，天平完全平衡了。我们有理由相信，简小姐和罗切斯特先生从此会很幸福。

也许你会说，那是19世纪的爱情故事。那我们去看一下几百年以前的童话：那个吻醒睡美人的，不是一个天天在深山砍柴、对森林里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农家少年，而是一个偶然进入森林的王子。别跟我说，时代变了，现在也有“霸道总裁”爱上平民少女、要死要活非她不娶的故事。我们不否认偶尔会有爱情的奇迹，但我们也不能确定那个嫁入豪门的平民少女婚后是否真正幸福。

有一个德国哲学家对西方的婚姻状况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婚姻双方的家庭如果社会地位差距很大，刚开始他们可能会幸福，但这样的幸福很难持久。而那些社会地位对等的人，他们的婚后生活就比较稳固。

当一个规则被古今中外、朝野城乡约定俗成的时候，很难说它是错的。

（**其　实**摘自《少年新知》2023年第3期，**黎　青**图）

漂流在我的理解力之外

◉黎 戈

读过一本书，是一个孤独症患者的妈妈写的。她有独立而强大的思考力，因为孤独症患者无法陈述内心，所以她每天像破案一样思考孩子行为里潜藏的迷雾，努力理解生命的深不可测。她不受机构里固定程式的干扰，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教孩子。她给孩子设计了各种游戏，自创卡片教学法；她一遍遍地自说自话，用宽松的方式去影响孩子；重过程而轻结果，“因上精进，果上随缘”，对孩子的进步、退步都以平常心对待，淡然说对错就可以，不做强烈的褒贬，不盛赞，不怒骂，不在乎。

这个方式，我觉得不仅是爱孩子的智慧，更是广义的爱的智慧。

比如有的人，个体气息非常强劲，总是极为热烈地赞美和激愤地批评，至于褒贬，只看你与他自设的标准答案的吻合度。说白了，他的批评和表扬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他掌握了定义权，而你，只能拼命一边揣测一边接近他设置的标准，否则就要被勒令修改，硬是把生命这一场落墨天地间的自由写作，给碾压成服从他人意愿的应试作文。

生命至大的喜悦，是创作的快感，所以我一直觉得做艺术类工作或写作是极幸福的，因为这种工作不只是当工具人，而是让天地生出未曾存在过的精神风景。而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创作机会，就是创造自我，它会让人从心里生出幸福感。这个创作权利一旦被剥夺，人是无法从迎合他人的标准中获取幸福的。

不盛赞，不怒骂，不在乎。这是留有活动空间的爱的智慧。

我的女儿皮皮回家常会告诉我她的一些动向（选课，选专业老师之类），我都回答说，按你的意思办。她不说的，我也不问，任由她关上心门。我沿袭了我妈对我的方式：主意你拿，我只管在外围配合。我很年轻时做的人生抉择，有对有错，我妈都没有硬性干预，我承担后果的同时，非常感激我妈，自主的生活，真的比被控制的、所谓正确的生活更重要。我之所以能一再挨过苦厄，奋起重建生活，就是因为“主权”始终在我手上，没有被掠走，这是我的人生。

严格管控，确实会让一些孩子短时获益，但长远来看，被架空自我的孩子是极度痛苦的，他们是真正错失了人生的“空心人”。青春期是孩子自我意识的重要发育阶段，母亲迟早要退场，只有这个自我，才是将来为他的人生掌舵，与世间困苦战斗、确认自我价值的武器，一定要好好培护，让它发育壮大，照护孩子一生。我总对皮皮说：“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专心拼搏就行，不要顾及我。我的意向不重要，你不是为我而活的。”

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如修行。“见君行坐处，



一似火烧身”，过度热烈浓腻的紧贴关注，会被焦虑紧张困在心牢，犹如心火焚烧，也将他人拖入无边火宅。有人谈到泡茶技艺：备好茶具和茶叶，先用热水烫壶，与此同时，去烧开水，在水滚开时倒入茶壶，用杯垫盖住茶杯小焖，冬天则包上厚布。接下来，“不搅拌，不扰动，让茶叶在水里自己起落，舞动，然后静下来，缓慢释出香色”，“茶会自己完成自己，因而，人最要紧的，就是不要对它多事”，“泡茶唯有等”。

这也是行文、为人、交友、育儿之道。种子有其自带的完整生命流程，我们只需培土浇水，接下来，就是把“我”挪开，不要拼命散发“我”的气味，去干扰一个生命的生长周期。

爱，之所以艰难，就是因为信心的不易得，爱必须包含对生命的信任——我们要相信，生命自会完成它自己。皮皮是个比较奇特的孩子，极其敏感：你递给她一杯水，她就能喝出这个杯子之前装过的饮料的残味；乘坐网约车，马上就闻出之前的乘客吃过韭菜，立刻皱起小眉头；他人最小幅度的言行，都能让她思绪纷纷。我给她做高敏感型人格测试，十四条全中。但对世界感应如此丰沛的皮皮，和大多数热烈不羁的艺术生却不太一样，她理性冷静，喜怒不形于色。从幼儿期开始，她就是一个沉静的宝宝，热爱独处，总是一个人搭积木，很少纠缠大人，不怎么需要陪伴，睡醒了会含着手指自己玩，几乎没有一般小孩常会有的特别絮叨黏人的那个阶段，以至于我爸爸担心她有孤独症，但她说话、走路都比一般小孩早；话语寥寥无几，但与人互动准确到位，明显没有功能障碍，只是不爱使用这些功能而已。

有时，连我都会觉得她很陌生，像在白色大雾中，一些未知的因子凝结成了我女儿，我看不清她的形状。我是如此熟悉她，我记得她生下来时粉色贝壳一样的小指甲，和婴儿很少有的密密的长睫毛，可是，我常常被覆盖在她表情的阴影之下，怎么也捉摸不出那阴霾从何而来，甚至不敢提问，怕剥夺她沉默的尊严。在爱她的过程中，比确定更多的，是无知和无力，一次次地，我走到了理解力的尽头，止步于她的默然。

前一阵重读《羊道》。牧人对生命的理解，未经文明开化，因此显得更质朴和真实。他们给失去妈妈的小羊喂奶，给病羊抹药，小羊也是牧区幼孩的玩伴，牧民认识每一只羊，然后又宰食它们的肉，穿上它们的皮。他们对生死的理解，是否类似于收到和回复来自天地的一封信？作者与哈萨克族人有语言障碍，但仍能建立感情，人与天地、牛羊，也是在漫长的陪伴中，见证了对方的一生。明明是马背上的迁徙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流动之中，那份不思量的泰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母羊能在几百只小羊中找到自己的孩子呢……我们“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原来，“不知道”比“知道”好，对于宇宙万物，这些“不知道”，是那么珍贵，那么好。

理解，是爱的默契，但对另一个生命的不解，一任对方漂流在心灵荒岛，认领属于她的那份生之孤独，却是在整个生命广度上的，更浩瀚的爱。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黎戈”，**视觉中国**供图）

“席勒化”与“莎士比亚化”

◉赵 晴

毕飞宇对“林冲夜奔”做过如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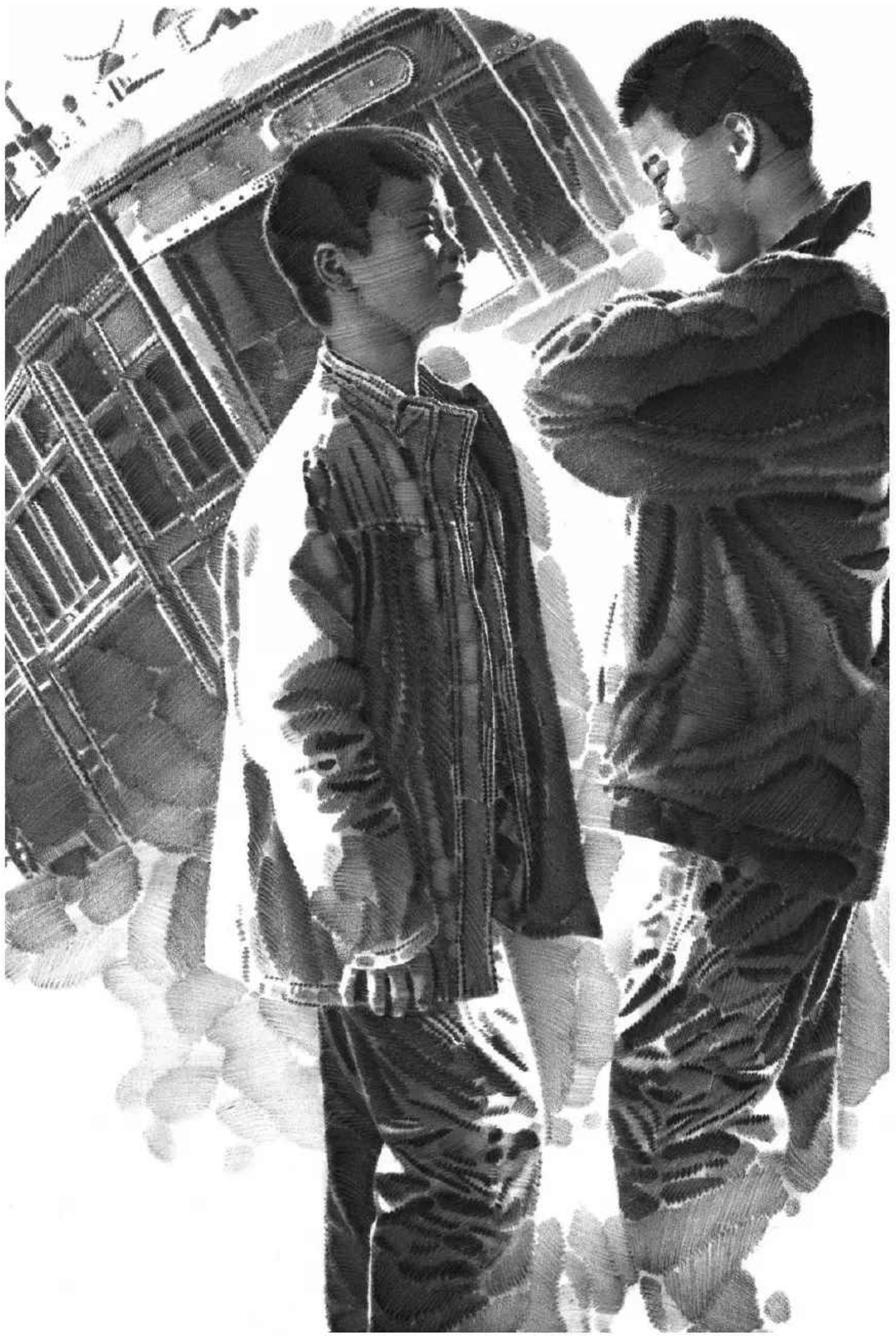
在美学上，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席勒化”；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莎士比亚化”。具体到林冲这个人物，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满腔热忱地“安排”林冲“走”上梁山，我们说，这就叫“席勒化”。相反，由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这才叫“莎士比亚化”。

在“莎士比亚化”的进程当中，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但写作就是这样，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他的能力越强，他的权力就越小。

（**方枪枪**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6期）

沾衣欲湿杏花雨

◉肖复兴



六十三年前，我升入初一。在这所陌生的中学里，同学之间往来不多，大家都显得有些孤独。他们可能和我有一样的心思，很希望找到朋友，可以更快地融入班集体里，让自己的心爽朗一些。

非常奇怪，我的第一个朋友，不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他比我高两个年级，读初三。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了。仿佛他乡遇故知，在校园里走着走着，偶然间相见，一下子电光石火一般，那么快便走在一起。人与人的交往，有时候真是很奇特，大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彼此的磁场相近，便容易相互吸引，情不自禁就走到一起了吧！

有这样一个情景，我怎么也忘不掉，就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初一第一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下午放学之后，我们走在永定门外沙子口靠近西口的路上。落日的光芒烧红了西边的天空，火烧云一道一道流泻着，好像特地为我们而烧得那么红，那么好看。那一幕，尽管过去了六十年，依然清晰如昨，如一幅画，垂挂于眼前。

我已经弄不清，为什么那一天我们会走到那里，应该是他家就在附近吧。那时候的沙子口比较偏僻，路上的人不多，很清静，路旁行道树上的叶子被冬日的寒风吹落，只剩光秃秃的枝条，呈灰褐色，没有了一点儿生气。但我们的心里是那样的春意盎然，兴奋地聊个没完。

他叫小秋。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好听，后来读到柔石的小说《二月》，里面的主人公叫萧涧秋，名字里也有个秋字，便会想起他，更觉得这个名字好。他人特别白净，长得也英俊，这是他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心里总是这样失之偏颇地认为，好朋友，应该都是长相英俊的。

那天，主要是他对我说着话。印象最深的是，他读的课外书真多，一路上不断向我讲起好多书，这些书我不仅没有读过，连听都没有听过。听他这么一说，才知道自己和人家的差距那么大，便谦恭地听他讲，不敢插话，生怕露怯。

由于这样深刻的印象，我有点儿佩服他，觉得自己以前懂得的太少，看的书太少，很是自惭形秽。有这样一位同学做朋友，

真是太好了，可以帮助我打开眼界。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中，特别需要身边出现这样的朋友，不仅能玩在一起，更需要能够学在一起。作为年龄小，或者知识能力弱的一方，如果能有一个比自己稍微大一点儿、各方面能力强一点儿的朋友，受益的是前者。

小秋出现在我面前，有些突然，有点儿像横空出世的侠客特意前来帮助我一样，带给我很多意外的收获，就如同让我看见眼前似锦的晚霞，是那样的明亮璀璨，令人向往。

那天，小秋对我讲起的很多书名，我都没有记住，只记住一本《千家诗》。我听说过这本书，但没有看过。他对我说，比起《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更简单好懂，也好记，更适合咱们这样年龄的人读。

他告诉我他家有《千家诗》，可以借给我看。

上午第一节课前，小秋到我们班的教室门前，招呼我出去，把《千家诗》借给了我。

这是一本颇有年头的线装书，纸页很旧，已经发黄，很薄，很脆，文字竖排，每一页的下面半页是一首诗，上面半页是一幅画，画的都是古时候的人物和风景，和这首诗相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书，以为是古书，起码也得是清末民初的书了。我很怕把书弄坏，回家后，立刻包上书皮。我又买了两个横格本，开始抄上面的古诗。每天抄几首，一直把这一本《千家诗》抄完。抄录的第一首诗，是宋代志南和尚写的七言绝句：

古木阴中系短篷，
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周六下午，学校一般没有课，课外活动都安排在这时候。不过，那时，我一个社团都没有参加。我生性不大好热闹，不大合群。

周六的下午，我一般会去文化宫的图书馆，那里离我家不远，是原来太庙的一座配殿，虽然不大，毕竟是皇家宫殿，红墙琉璃瓦，古木参天，夏天的树荫凉儿遮住整个阅览室，特别凉快。

那个周六，是在初一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刚刚开春。上午最后一节课下后，我立刻跑进食堂，匆匆吃过午饭，就往外跑，想抓紧时间赶去文化宫。在食堂门口，遇见了小秋。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他快中考了，学习紧张。他在食堂门口是特意等我的，也不知道他吃没吃午饭。

他问我下午准备去哪儿，我告诉他去文化宫图书馆。他说，我和你一起去！我们俩来到文化宫图书馆，各抱一本书，像老猫一样蜷缩在软椅上，待了整整一下午。

黄昏时分，我们走出文化宫，穿过天安门广场，走到前门楼子，再往东拐，就拐进我家住的老街。我知道他是特意陪我走到这里的，但不知道他陪我一下午，是有事情对我说。我看他一直有些犹豫，憋了一下午。

我指着旁边的有轨电车，挺感激地对他说，你快回家吧！

我们在电车站等车，他忽然对我说，明天星期天，你有空吗？

我这才明显感到，他陪了我一下午，其实就为说这句话和这件事的，便忙对他说，有空！有空！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让你陪我去一趟东北旺。

东北旺？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这个陌生的地名，让我觉得不在城里，一定挺远的。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非要去那里。但他决定去，而且是想让我陪他一起去，肯定是有要紧事情的。

我对他说了句，行啊，没问题！心里还是有些好奇，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他，有什么事情吗？

他说，说来话长，明天在路上告诉你！

行！我立刻答道。听他的语气，看他的神情，我明白，他中午就来找我，又陪我看了一下午的书，鼓足勇气让我明天陪他去东北旺，是对我们的友情的肯定，还有什么比朋友之间的感情更重要呢？

他和我约好明天上午，还在这里碰头。他说，我坐电车到这里，然后，咱们再坐汽车，不过，得倒好几回车，路挺远的，你得做好准备！

没事！咱们早点儿走！

第二天早晨，天有些阴，风有些料峭。我早早赶到电车站，想着自己离车站近，早点儿来，别让小秋等。谁想到，我远远看见小秋站在电车站前

了。

我们确实倒了好几回车，公共汽车一直往北开，过了西直门，又往西北开。城里的高楼和商店都见不到了，见到的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和矮矮的平房，乌云低垂，只能隐隐看见西山起伏的淡淡轮廓。在车上，小秋对我讲了去东北旺的原因。他的父亲犯了什么经济案，还好，最后没有被判刑，只是到劳教农场劳教六年。这个劳教农场，就在东北旺。这是他刚上小学六年级发生的事情，那时，他小，不明白家里突然少了爸爸是怎么一回事。上中学之后，才彻底弄清事情的原委。妈妈觉得这事情太让她感到羞耻，所以从来没有到东北旺看过丈夫。小秋有一个姐姐，比他大好多，已经工作了，有时候会去看看爸爸。姐姐前两年结婚有了小孩，没有时间再来了，他就来东北旺看望爸爸。

他说，每一次来，坐在长途汽车上，心情都特别难受，特别想有个伴儿能陪陪自己，自己也好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但是，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找谁说呢？所以，犹豫了好久，想到了你！我想，你不会嘲笑我，看不起我……小秋的话，让我好感动，我知道这是友情带来的最真诚的信任，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那一年，我十三岁，小秋十五岁，处在这样年龄的孩子之间建立起来的友情，像水一样清澈透明。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没有什么额外要求，只要那么一点点的陪伴，和倾听与理解。

我真的没有想到，平常那么好学向上又那么开朗的人，竟然有着这样的难言之隐。父亲带给他的压力，深深地藏在他的心里。听完小秋的话，我忽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望着小秋，他并没有看我，而是扭过头望着车窗外。窗外的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雨。

汽车在东北旺的站牌前停下来，只有我们俩下了车。还要走老远的路，才能到劳教农场，走到半路，我们走出一身汗。前面有一棵山桃树，鲜红的山桃花开得正旺，让阴云笼罩的田野有了明亮的色彩。小秋指着树说，咱们到那儿歇一会儿。他想得周全，带了义利的果子面包和北冰洋汽水，让我垫垫肚子，说到了那里没有饭吃。我从他的手里接过面包和汽水，看他的样子，像一个细心的大哥哥；再看他的神情，又觉得掩藏着那么深沉的忧伤，是我们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我闷头吃面包，不敢再看他。

那天见到小秋爸爸的具体情景，我记不太清了，只记住一个场面，他爸爸伸出两条胳膊，让我们两个一人抱着他的一只胳膊，在上面打摽悠儿。他是那么强壮，胳膊上隆起饱满鼓胀的肌肉，像学校操场上结实的单杠。我们都是那么大的孩子了，但抱住他的胳膊，蜷着腿，他像在做体操的十字悬垂，带着我们来回旋转，我感觉就像坐在公园里的旋转木马上，惹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连站在一旁的警察都忍不住笑了。我看见，小秋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我们从东北旺回到城里，天已黄昏。乘车到前门，我送他坐上有轨电车的那一瞬间，趁着车门没关，上前一步紧跟着他也迈上了电车。小秋吃惊地问我，你这是干吗呀！

我对他说，我送送你！

这个念头，是在他上车那一瞬间突然冒出来的。我不想在这一天让他一个人回家。

他望望我，没再说话。有些拥挤的车厢，在大栅栏这一站上来的人多了起来，挤得我们俩常碰撞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挨得那样近过，我能闻见他身上的汗味，甚至能听到怦怦的心跳声。我想，他肯定一样，也闻得见我身上的汗味，听得见我的心跳。那时，我想这应该就是友情的味道，友情的心跳吧，尽管有些酸文假醋，却是我少年时期对友情最温暖、最天真的一次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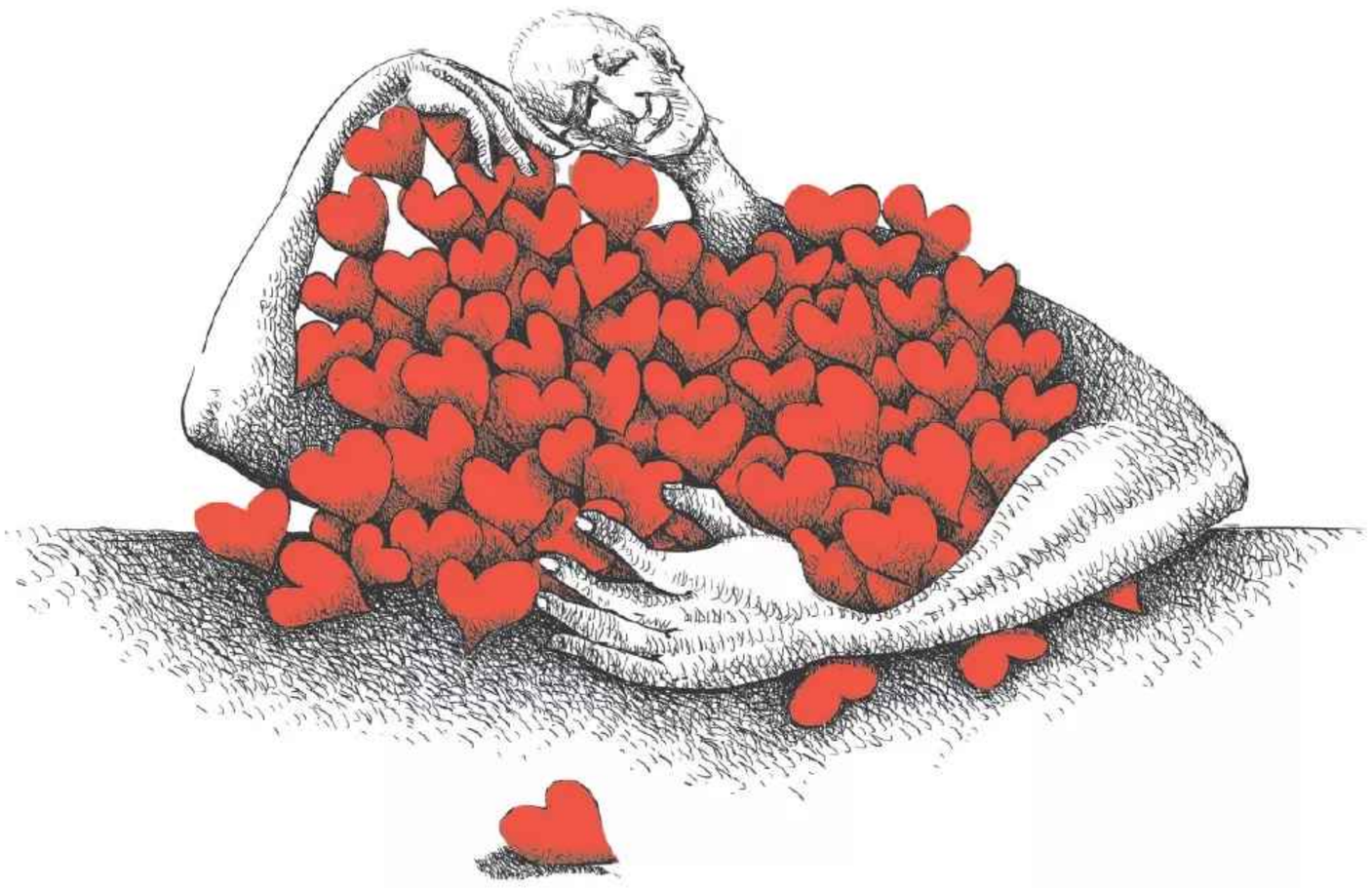
这趟有轨电车，永定门是终点站。下了车，要走到沙子口。小秋没有再说什么，任我陪着他走到沙子口，一路上，我们默默地走着，没有说话。我们在沙子口的路口分手告别，他突然伸出双臂，拥抱了我。那一刻，稀疏的街灯亮了起来，在因阴云笼罩而越发晦暗的夜色中，昏黄的灯光洒在我们的肩头。

返回途中，憋了一天的雨，终于下了起来，不大，如丝似缕，沾衣欲湿。

（**梅　源**摘自《文汇报》2023年3月4日，**李　晨**图）

肺结核与文学

◉〔美〕托马斯·福斯特
◎江美娜 张积模 译



文学作品中如何利用疾病来刻画人物，突出主题，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是所有疾病都生而平等。在现代给排水管道铺设之前，霍乱几乎和肺结核一样普遍，而且更加致命。然而霍乱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里，肺结核则随处可见。为什么？主要是“形象”问题。霍乱很可怕，患者发病后很难闻，而且，来得很猛烈。少有人愿意阅读与霍乱有关的文字。

那么，什么样的疾病才具有文学价值呢？

首先，它必须有好的画面感。就以肺结核为例，19世纪，人们把肺结核称为“消耗性疾病”。听到一个人一阵阵咳嗽，好像整个肺都要咳出来了，一定很可怕。然而，患者往往会鬼使神差地变得“异常美丽”：皮肤变得苍白，眼窝变得黝黑，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中世纪油画中的殉道者。

其次，病源必须很神秘。因此，肺结核在19世纪又成了“大赢家”。这一可怕的疾病有时会把一家人放倒，可是，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后，要有很好的象征意义。肺结核患者日渐虚弱消瘦，这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它象征着被消耗的生命。

书中的人物因为患上肺结核纷纷倒下。作者往往不提疾病的名字。有时，我们看到书中的人物“虚弱”“体弱”“敏感”“消瘦”；有时，他们就是不停地咳嗽，或者体力不支。实际上，只要出现一两个症状，读者就知道作者指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对这种疾病太熟悉了。

有时，人物不必真的生病，他只要觉得自己在生病就行了。当《秘密花园》里的玛丽·伦诺克斯遇到表弟考林时，她发现表弟常年卧病在床，身体孱弱，自我哀怜，弄得周围的人整天闷闷不乐。他告诉玛丽，他觉得自己要死了。玛丽和考林一样自私而不快乐，所以，对他半点儿同情心都没有。“我不信！”她厉声说道，“你这么说，就是要大家同情你。”

事实上，玛丽是对的。考林并没有生病。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考林也是对的。他的确病了：他讨厌自己，讨厌孤独。他没有朋友，妈妈不在了，爸爸不愿意和他说话。他唯一的伙伴是身边的仆人，而仆人因为他的骄横跋扈、乱发脾气而憎恨他。他太孤独了，仅这一点就可以把他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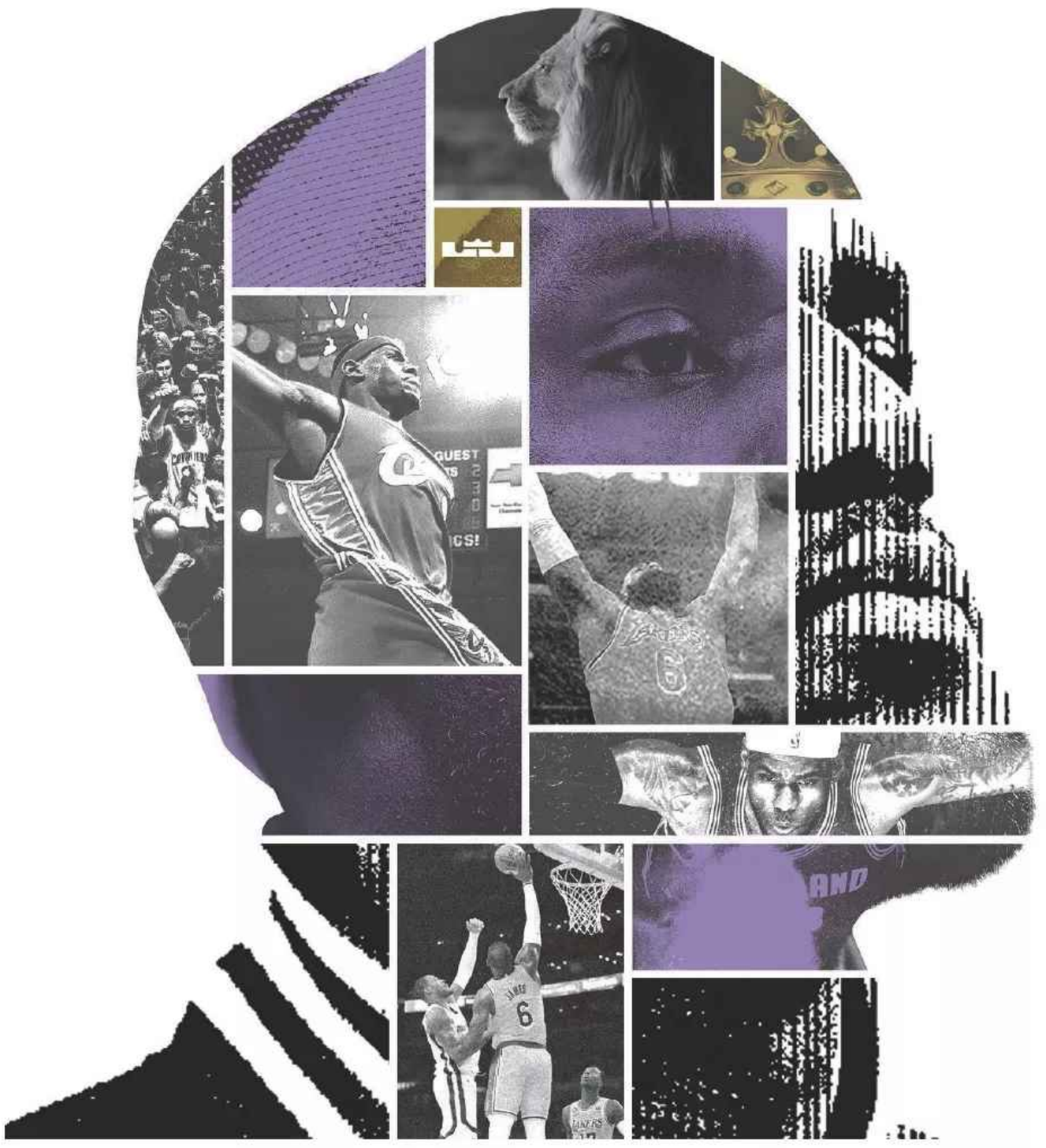
当考林和玛丽成为好友，当玛丽把他介绍给她的新朋友迪肯时，他感觉好多了。当他和新结交的朋友来到秘密花园时，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壮。考林的“病”不是真的，但是，作为一个比喻，是真的。

所以，当书中的人物生病或者死亡，那就要注意了。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如何得的？什么可以让他感到好受点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外表的疾病恰恰反映出人物内心的世界。

（芊 芊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文学课：如何轻松理解伟大作品》一书）

在拿到第38388分之前

◉硬　币



2023年2月8日，湖人队与雷霆队的比赛战至第三节还剩10秒，詹姆斯撤步后仰中投打进。这个进球，击破了尘封39年的纪录，詹姆斯NBA生涯总得分达到38388，在NBA历史总得分榜上超过贾巴尔的38387分。

詹姆斯的20年征途如一条条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波涛，奔涌至前所未见的得分灯塔，然后继续向前。

我是一个梦想家

詹姆斯幼年的成长环境，与“梦想”这个词很矛盾。母亲格洛丽亚生下他时才16岁，而父亲不知所终。母子原本在詹姆斯的外婆家居住，但在外婆去世后，当地政府将老屋判定为危房，格洛丽亚没钱修缮，被赶出家门。

詹姆斯跟着母亲四处投亲靠友，5岁到8岁这段时间，他们搬了大概12次家。寄人篱下的岁月，詹姆斯连睡在床上的资格都没有，只能选择沙发或者地板。上中学之前的詹姆斯，没有朋友，因为他刚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就要再次搬家。

在那段贫寒且孤独的日子里，一个小篮筐一直陪伴着詹姆斯，那是在他3岁那年的圣诞节，外婆送的礼物。就在詹姆斯拆开礼物包装的时候，妈妈将外婆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那个小篮筐是外婆提前准备好的，凝结着她对詹姆斯的期待。

篮球成为詹姆斯的避风港，也是他与梦想的距离从遥不可及，到渐渐拉近的桥梁。在圣文森特-圣玛丽高中效力期间，詹姆斯以炫酷的方式展露出自己的天赋。当他在2001年阿迪达斯ABCD训练营完胜当时的全美第一高中生兰尼·库克时，篮球世界开始为这个来自阿克隆的少年震惊。

20年，推向极限

詹姆斯坐在自己的更衣柜前，头深深地垂下，一条毛巾从脖子环绕而下，毛巾的两头被他紧紧握在手中。整整一个小时，詹姆斯都没有起身，他太累了，也太沮丧了。2015年总决赛，詹姆斯场均贡献35.8分13.3篮板8.8助攻，在乐福和欧文先后伤停的情况下，挑战着自己体力与技能的极限，但还是输给了勇士队。

失败，是詹姆斯在NBA生涯中一次次触碰到的苦痛。在骑士队时前两年他们没进季后赛，首次入围总决赛便被马刺

队横扫，后又被波士顿三巨头围猎，接着在总决赛遭诺维茨基点对点击杀，然后勇士队的崛起又形成新的壁垒，阻挡在詹姆斯与胜利之间。

一面是岁月的洗礼，一面是新老不停交替的对手。

“我要做的是努力将自己推向极限。”詹姆斯说。

2016年的总决赛就是一次极限之战，骑士队前四场战罢总比分以1∶3落后。第四场结束的那个夜晚，詹姆斯几乎一夜没睡，他在凌晨给队友们群发了短信：“我们不得不去客场打第五场，请大家跟随我，我保证会将系列赛带回来。”

第五场，詹姆斯拿到41分16篮板。第六场，詹姆斯获41分11助攻。詹姆斯带着骑士队，在绝境中杀出“血色黎明”，抢七战的那记“The Block（盖帽）”，结束了克利夫兰对冠军长达半个世纪的等待。

支撑起一支球队，是要付出代价的。2018年季后赛，是詹姆斯在骑士队2.0时期的收尾之战，他的身体在常年的高负荷运转下，已经拉响警报。现场记者发现詹姆斯在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结束采访立刻起身，他要缓缓地站起来，好像需要有人拉他一把；下台阶的时候步伐同样缓慢，疲惫清晰地写在他的身上。

但是，即便如此，詹姆斯迈向极限的脚步没有停下来。2018年“东决抢七”，骑士队来到波士顿，詹姆斯一大早就赶到花园球馆训练，球馆工作人员不得不早起配合他。

“我本来想睡个好觉，然后起床准备晚上的比赛，但勒布朗天还没怎么亮就来了，我只能爬起来，为他开放球馆。”工作人员抱怨道。

但是，他随后语气一转：“我讨厌早起，但我佩服这家伙，虽然他是我们的敌人，却也是孩子们的榜样。”

时间很无情，也很公平。任何人都会变老，詹姆斯也不例外，他在湖人队时遭遇的腹股沟和脚踝伤势，是年龄增长给身体耐用性打下的折扣。

詹姆斯无法逆转时光，但他竭尽全力让输给时间老人的那一刻慢一些到来。巧克力曲奇曾是詹姆斯最爱的零食，他在骑士队和热火队打球期间对饮食的控制已经相当严格，唯独巧克力曲奇例外。然而，在来到湖人队后，詹姆斯戒掉了这个心头好。

“朋友们说我肯定不行，因为我太爱吃曲奇了，但我知道，如果我还想打出精彩的比赛，就必须和它说再见。”詹姆斯说。

戒掉曲奇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詹姆斯20年的职业生涯画卷。他的成功有天赋的因素，但绝不仅限于天赋。

故事，未完待续

1984年4月5日，贾巴尔在湖人队对爵士队的比赛中，以一记“天勾”实现了对威尔特·张伯伦的超越，登顶NBA历史总得分榜。在那个里程碑到来时，乔丹还没有进入NBA，科比才6岁，而詹姆斯还未出生。在NBA的历史长河中，球星灿若星河，但总得分拿到38000以上的只有贾巴尔与詹姆斯。我们可以给出一些假设，比如乔丹如果没有两次退役，科比没有那次跟腱重伤，他们会不会也是“38000+俱乐部”的成员？

詹姆斯对贾巴尔的超越不是简单的日积月累，他的参赛场次只不过是历史第九，但总得分第一，总助攻第四，双榜前五的成就独一无二。

詹姆斯以跨越20年的持久全能输出一次次刷新历史，从18岁到38岁，从各类最年轻纪录到最年长纪录，詹姆斯颠覆着人们对篮球运动“少年老成”与“宝刀不老”的认知。

詹姆斯的极限究竟是什么样子，答案还没有揭晓。

从詹姆斯踏入NBA开始，各种各样的疑问围绕着他，一个高中生能成为全明星吗？他懂得如何带领球队吗？他可以拿到MVP吗？如果这些都可以，那拿到总冠军要等到什么时候？当这些疑问尘埃落定，又有新的出现，他的总得分会达到多少？贾巴尔牢不可破的纪录真的会被他刷新吗？

现在，詹姆斯再次给出了答案，但关于4万分的疑问又出现在他面前——这是一个在篮球世界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如今有了成真的可能。

你也许还会将信将疑，但至少会怀有期待。

（**安　藤**摘自微信公众号“界外编辑部”）



让林黛玉穿什么

◉陈艳涛

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曾说：“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张爱玲自己就是她那个时代衣着大胆、出门艳惊四座的女人。同时代的钱锺书不能容忍她在衣饰上的古怪出奇，提起张爱玲，他“很不以为然，说张爱玲近视，又不肯戴眼镜，总是眯着眼，又喜欢穿怪里怪气的衣服，倒不如苏青朴实些……”。即便是张爱玲，旁人评价起来，着眼点也不是她的成就，而是她的面相和打扮。

其实在今天看来，张爱玲有点冤枉。虽然她的文字特立独行，至今仍散发着传奇的光芒，但在衣着方面，以今人的眼光看来，作为实在有限，因为她不过是把旗袍改长改短，人家是细细绲边，而她用辫子粗的织物绲边，花色大胆些而已。比起今天很多与你擦肩而过的时髦女子，那其实算是保守的改造。

在服装上，时代就是如来佛，任凭你再大胆、再有想象力，终究跳不出他的手掌心。

《西游记》里“雨润红姿娇且嫩”的杏仙色诱唐僧时，应该是把自己最好的行头穿上身的，却不料作者受时代所限，对女人衣裳的见识也有限，不过让仙女“下衬一条五色梅浅红裙子，上穿一件烟里火比甲轻衣”，倒是没忘了杏树的根本。

很少有小说家能够脱逃时代的印记去想象笔下女主角的衣裳，若让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写杏仙，也许就会让她穿上粉红软缎的旗袍了。

这方面还是曹雪芹聪明。黛玉是有《红楼梦》近三百年以来，中国文人心目中的世外仙姝。这样一个诗意的灵魂，给她套上怎样的衣衫才不至于毁了文人们的绮梦？

《红楼梦》里写凤姐，每一次都不厌其烦地写衣着，穿什么戴什么，里面怎样外面如何，极尽铺张。其他如宝钗、探春、湘云，甚至袭人、鸳鸯、莺儿等人，也都写过她们的衣着。唯有黛玉，自出场开始，写她就只有“弱柳扶风”的天然意态与神情风度。全身无一细节，穿什么更不着笔，黛玉所有的，是让人恍惚又钦慕的一种姿态，飘然而超脱。

唯一一次写到的，不过是那次为衬托邢岫烟姑娘的寒酸，给她穿上了雪天的华丽保暖的装束，但也是作为“群众演员”出现。过生日也只说她“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嫦娥下界”究竟该穿什么，还得借助想象才能完成，她的美，原本

就不是家常的、可以细细描摹的。“世外仙姝寂寞林”应该有怎样的衣着呢？

想来曹雪芹最终没有这个自信下笔，他选择了让林妹妹的服饰空缺。于是，宝钗有家常的不新不旧的衣裳，湘云有穿上更显身段的男装，香菱有弄脏了的花裙子，尤三姐有性感的葱绿抹胸……唯有林妹妹，只有风露清愁，不见红装绿袖。

只是后四十回里，高鹗就不信这个邪，也不能体会曹雪芹的一片苦心，硬生生给林妹妹穿上了他中意的衣服。第八十九回里黛玉穿上了“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还戴上了“赤金扁簪”——黛玉被改造成坐在炕头做针线活的家常美女，仙气全无。

当然，你不能怪高鹗品位不佳。若林黛玉活在施耐庵笔下，想必她会穿上葱绿裙子，与潘金莲们浑无二致；若黛玉活在琼瑶笔下，她会一身纯白，裙子上镶了点儿小小的水钻；若她活在亦舒笔下，她会穿上阿玛尼的黑白洋装……每个时代的女人都有相同的苦恼，那就是更衣。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有相同的难题，那就是刻画笔下人物的面貌和衣着。在这小小的问题背后，是一个人的见识、思想和理解力，是时代的大网，也是空间的距离。

（**秋　水**摘自新世界出版社《花非花，梦非梦》一书）

相爱是存量，相杀是增量

◉梁永安

在这个世界上，相爱有一个基本规律——互相说真话。还有个规律，凡是赞扬你的话，一百句有九十九句是虚的，而在批判你的话里，一百句往往有八十句是真的。亲密的、相爱的关系，彼此之间百分之百敞开，如果其中一方说出“相杀”的话，这种心意其实是很珍贵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爱来体会，它是对你生命的创造。一份爱情里两个不同的生命，能体会彼此的成长性、价值点，这种所谓的“相杀”，是一种对生命特别的珍惜。

美国作家霍桑明明是当作家的材料，但他年轻的时候偏偏热衷于政治，去当了公务员，还去参加竞选。后来美国新总统上台，行政系统换人，他被赶回家了，垂头丧气。妻子看着他，笑眯眯地说，回来了，太好了！霍桑说，好什么好，以后靠什么生活呢？妻子说，你早该回来了，我早知道你是个当作家的料，你还在那里折腾，回来就好好写作吧。霍桑说，生活怎么办？没钱。妻子说，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落魄地回来，以前挣来的钱我都攒着，下面几年你只管写作，钱够用，但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己不明白自己。霍桑觉得妻子的所言所行真不简单，于是回归写作，写了半年。一个原来认识的出版商路过他们家，问他回来后在做什么，霍桑说在写东西，这就是后来霍桑的代表作《红字》。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互相增加能量、互相增值，而不是为了跟社会比功利的。两个人的合力能长出一种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温暖、信任，已经在精神上合成一个共同体。

人与人交往最大的价值是差异互补。传统社会是由集体、家族构建的，一个人能合群，能遵守普遍规则，就是优秀的，那个时代讲究模范标本，人要像螺丝钉，放到哪里都要符合标准。今天的社会不一样，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跟别人不同，不同才有交换性，不同才凸显人的独特价值。一个人就开出一朵不一样的花来。

（**世　全**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一书）



传 说

我刚和媳妇结婚的时候，在丈母娘家住了几天。为了表现得好一点，我什么活都抢着干，扫地、做饭、洗碗、喂鸡。5 年过去了，在媳妇他们村至今都有一个传说：女婿在丈母娘家，给鸡舍里的鸡喂食，摔了一跤，压死 3 只鸡……

健 身

读大学时忍痛花 3000 元办了张健身年卡，虽然一次都没去，但因为没钱吃饭，一个月竟然瘦了 10 斤。

对 话

我：请问我会被 ChatGPT 代替吗？

ChatGPT：不会的。

我：哇，真的吗？！为什么？

ChatGPT：因为您的工资还没有 ChatGPT 的运维成本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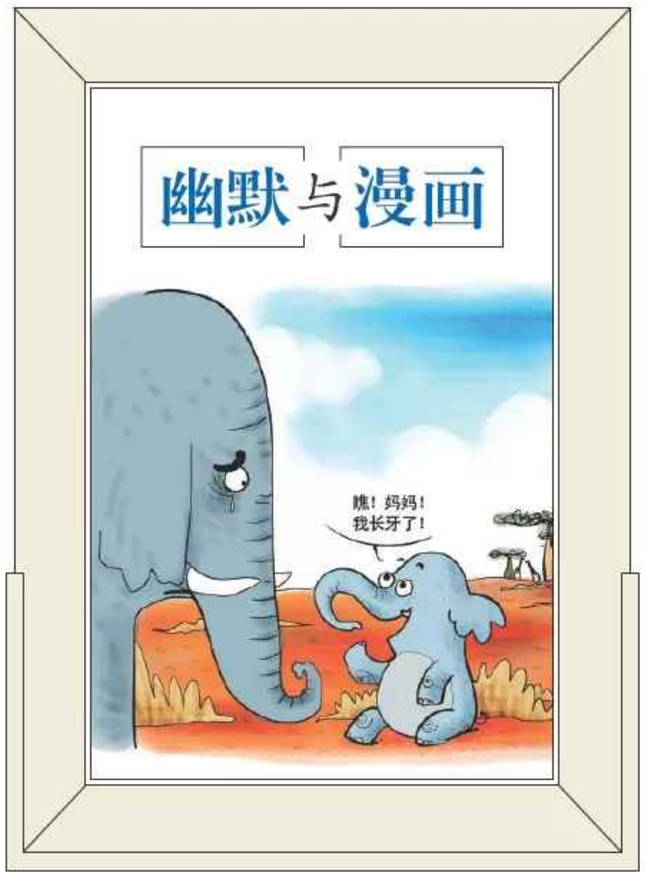
相 亲

和一女孩相亲，坐了一会儿实在无聊，去洗手间接了个电话，回来告诉她自己有急事，得先走了。女孩说：“你是不是在厕所照了照镜子，觉得配不上我啊？”

漂亮的衣服

我在自己房间隐约听到我妈说买了一件大衣，我爸嫌弃地说不好看，胖子才穿这种衣服。

过了一会儿我爸过来敲门，开心地说：“你妈给你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快来试试吧。”



热 情

当年去平顶山参加表哥的婚礼，他们一家人我都没见过，但是舅妈一看到我就热情地过来握手，叫着我爸的名字说：“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儿不显老。”

具体分析

我问弟弟：“对借钱给别人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我弟：“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且对方的信用度最重要，信用度不高者，免谈。”

我：“你觉得姐姐平时为人咋样？”

我弟：“免谈。”

真实水平

问：你是通过什么才知道自己长相的真实水平的？

答：见到朋友介绍的据说跟我很般配的相亲对象时。

评评理

跟一个学生视频连麦，他爸妈在吵架。他就喊：“你们别吵了，老师在呢。”只见他爸凑到镜头前面，说：“来，我们让老师评评理。”

别抱怨

别再抱怨人海茫茫你找不到一个对的人了，选择题的答案就 4 个选项，你不也找不到那个对的吗？

卷

瑜伽垫和人不一样，它卷的时候是在休息。

东北话

家长会上，班主任问一位家长：“请问您家孩子的东北话是谁教的？”

家长有些纳闷儿：“不用教啊，我老家就是东北的。”

老师笑着说：“我说呢，在翻译‘see you’时，其他同学都翻译成‘再见’，只有你家孩子翻译成‘瞅瞅你’。”

情侣套餐

我正在餐厅用餐，忽听到邻桌的小伙子在小声抱怨：“唉，今年又没能脱单，什么时候我才能吃上这里的情侣套餐啊。”我侧过身安慰他：“别灰心，只要有钱，像我这样一个人也能吃情侣套餐。”

无 题

西西弗斯为什么是快乐的？因为他生活规律，每天在大自然里做有氧＋无氧运动（推石头上山），根本没时间内耗。几年之后一身腱子肉，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好。

科学好有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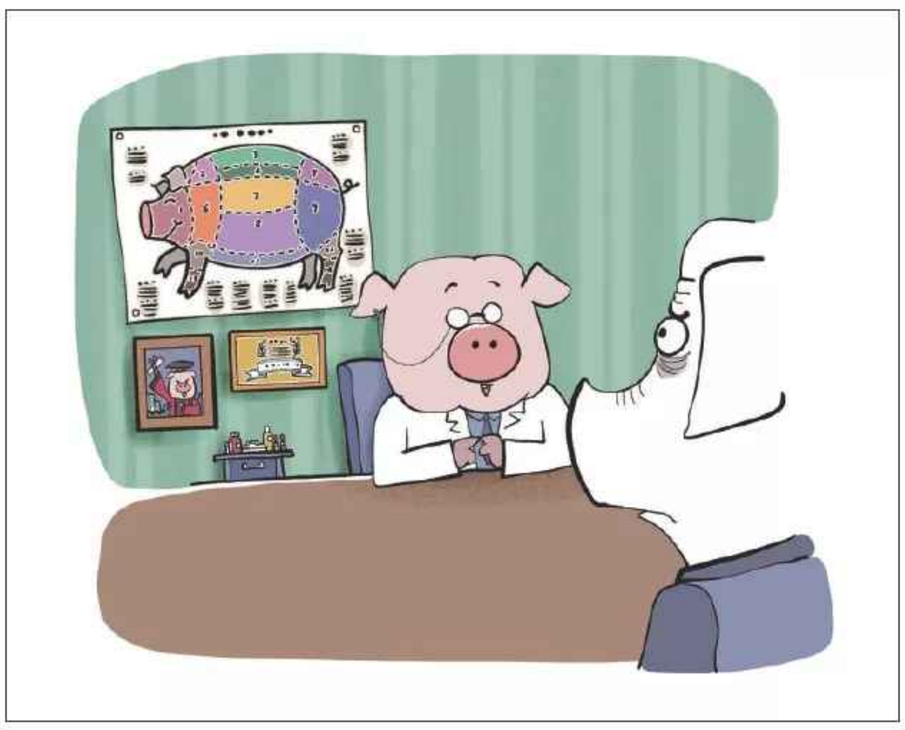
SCIENCE . HOW & YOU & I .

By:CHILDREN

◉邱 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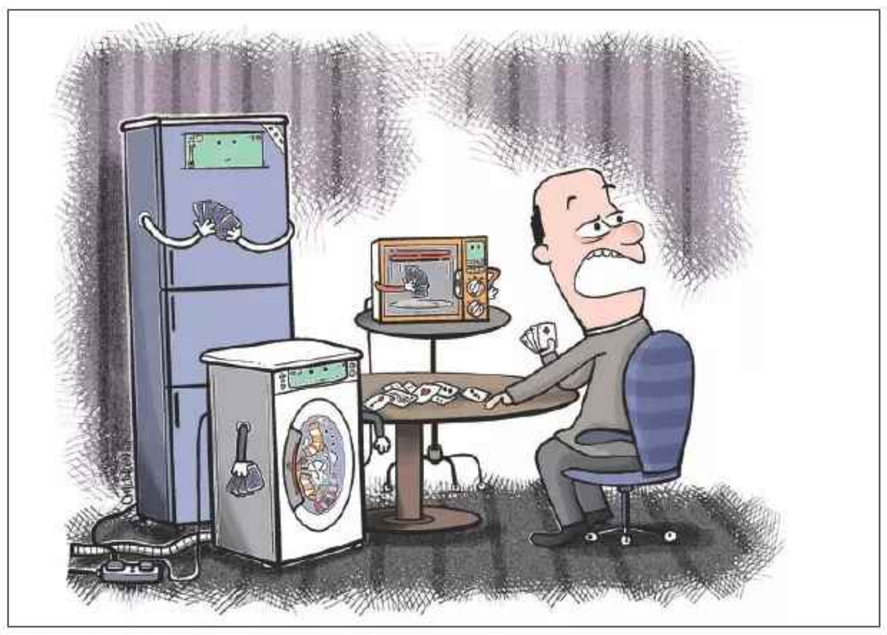
自从听到来这里的导游说这里曾经是海洋，它就开始焦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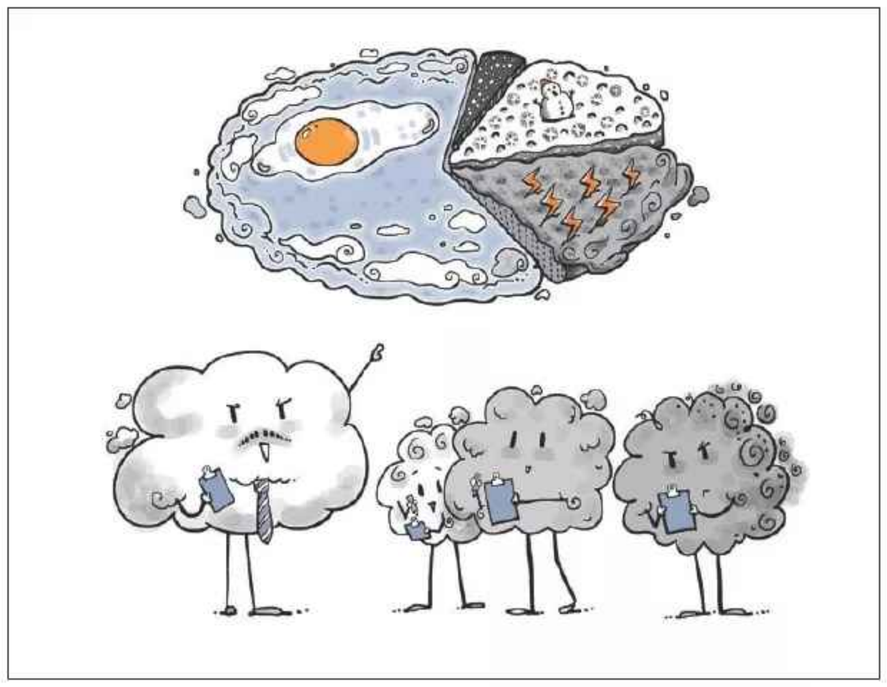
您哪块不舒服啊



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老婆，帮洗衣机把衣服晾一下，它现在走不开



这是今年的天气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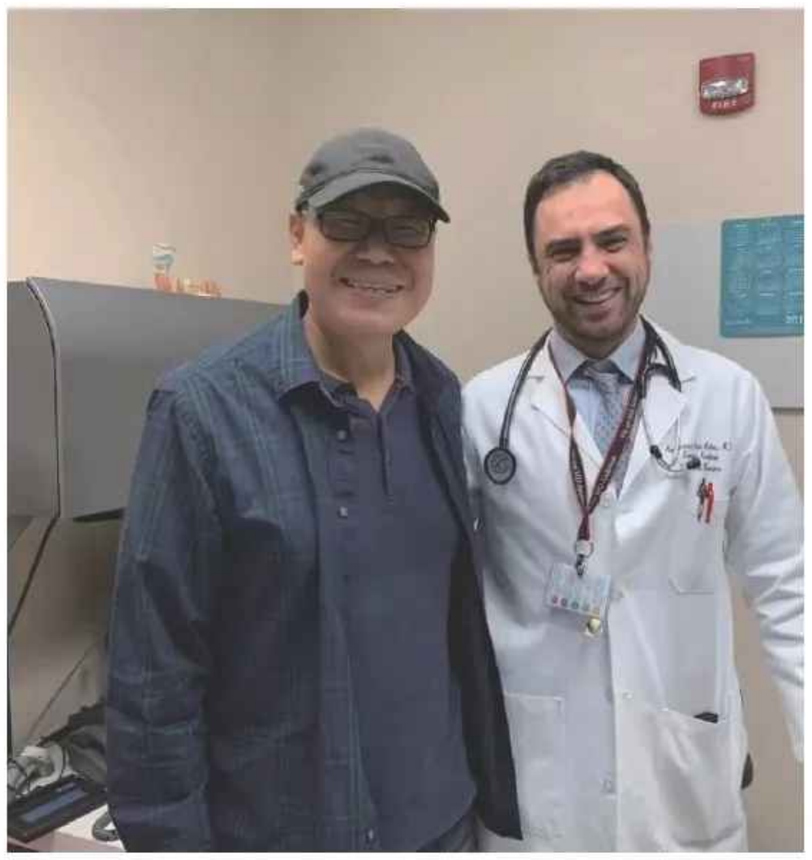
如何正大光明地上班摸鱼



传统行业面临的挑战



生病前，师永刚是《凤凰周刊》的主编



师永刚和美国主治医生哈勃

抗癌10年，他记下自救实录

◉张雅兰

11年前，37岁的师永刚确诊患肾上腺皮质癌，一种100万人中才有一两个人罹患的罕见病，被断定活不过一年。在国内寻医问药无果后，他远赴美国治病。在10年的治疗过程中，他历经2次手术、5次复发转移、4次急诊、6个周期的放疗。目前，他已有将近4年病情稳定，再过一年，他便能实现临床治愈，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师永刚是作家、资深媒体人，2022年7月，他写成《无国界病人》一书，不仅包含他本人抗癌的所有故事，也是一本关于无国界癌症治疗的指南。国内的医生，更视他的经历为“罕见病治疗样本”。他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帮到更多人。

百万分之一的厄运

自《无国界病人》这本书出版后，师永刚已经陆续收到了几十个人的微博私信、电话问询。

他仿佛一夜间成为很多绝望的癌症病人的救命稻草。

求救的人已经没有别的出路，只一心觉得，既然一个被医生判定活不过一年的人已经存活11年，那他一定可以帮到自己。

11年前，师永刚确诊患肾上腺皮质癌时，还在《凤凰周刊》做主编，在一次普通的体检中，他得知了这个噩耗。

确诊癌症后，师永刚一度感到困惑。他曾经是军人，十几岁入伍。即使后来参加工作，师永刚也坚持每天6点准时起床，十几年如一日地每天游泳一小时，没有不良嗜好，身体怎么会出状况？

但作为杂志主编，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模糊，找选题、改稿、校对，熬夜成了他的生活常态。如果赶上杂志进印厂前的一晚，他甚至要守到凌晨5点。

“就像上了高速公路，根本停不下来。”直到癌症找上了他。

确诊后，他很快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手术，3个月后去复查，得知原发病灶切得很干净，没有任何复发，但双侧肺、L4椎体和左腰大肌、肝部分别有发散性转移。

转移意味着已经失去了手术条件，下一步怎么办？当时肾上腺皮质癌只有一种药物——米托坦被批准使用。但由于国内没有进口，找药，一度成了最大的难题。师永刚后来得知，肾上腺皮质癌这种超级罕见病，每年累计确诊人数也就1万人。但米托坦在中国上市需要24个月的申请期，并且要重新进行临床试验，这个过程需要5到6年。被纳入医保，可能需要更久。即使所有病人都用这个药，也无法收回前期成本，自然也就没有药厂愿意进口。因此，大多数罕见病患者就像孤儿，走到这一

步已是绝境，只能放弃。

师永刚萌生了去美国看病的想法。他咨询了医疗中介和在纽约的朋友，最终选择了位于美国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那里几乎拥有全美种类最多的新药临床试验，可以用到最新的药品。师永刚卖掉深圳的一套房子，忍痛将刚刚1岁的女儿留在国内，和妻子两个人远赴他乡。他也没想到，这场艰辛的抗癌战役，足足打了10年。

艰难的10年抗癌路

去美国治疗是一场赌博。不仅无法预知结果，还需要一大笔资金。

即便有所准备，在美国看病的花费之高还是超出了师永刚的想象。在美国药店买到的米托坦，比从国内代购那里买到的贵几十倍。每次见医生，一个多小时的诊费是600美元，抽血化验要1000多美元。

与癌症的对抗是场持久战，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随时面临性命攸关的选择。医生会安排好治疗方案，但决定权依然在病人手里。师永刚注意到，因为中国人相对讳疾忌医，很多人也缺乏学习研究的能力，身患癌症后陷入恐慌，会将治疗决定权拱手交给医生。

或许是媒体从业经历帮了他，师永刚是个“学习型病人”，他会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资料，了解病理，也会在每次见医生前有针对性地学习。他甚至成了医院里大家都知道的“焦虑先生”。每次去见医生，他都会将问题一一罗列在本子上带过去。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往往是正确的。

2014年年底的化疗，是令师永刚最痛苦的。那时一共需要化疗6个周期，每个周期44天，一次化疗8小时。

有一天排队排得比较久。开始化疗时已是下午4点。五六个6000毫升左右的液体袋挂在一边，师永刚近乎麻木地坐在里面，那些液体一滴一滴地流进他的身体，时间也一分一秒地过去。结束时已经是凌晨4点，他没忍住，呕吐物喷涌而出，整件衣服都被弄脏了。美国的医院不允许门诊病人留宿，护士给了他一件病号服，妻子扶着他走出医院。秋天的休斯敦常常下雨，街上早已空无一人，漆黑的天像被捅了个窟窿，暴雨和飓风让师永刚发抖。妻子和医院门卫沟通后叫了一辆车。半小时后，那辆车才来。

车开得很慢，师永刚又累又饿又困，化疗药物的铁锈味混杂着身上呕吐物的酸腐味，让他觉得自己像一条腐臭的鱼。下车时，不知是腿脚发软还是地面湿滑，他一个趔趄，倒在水里。他突然不想站起来了，只想在那一刻彻底失去意识。他质疑这样坚持下去的意义，“不想治了”。这是时隔8年后，他唯一清晰记得的事。在开始治疗后，“活下去”是拖拽着他向前的唯一动力，没想到，只是一个普通的雨夜，就将他最后的防线击穿。

妻子将他拖起来，什么也没说。师永刚自己也不知道，脸上挂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两个人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继续治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病人家属，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多数情况下，一人患癌，约等于一个家庭陷入困境，而癌症病人家属的数量是远多于癌症病人的。这个群体默默承受着各种压力，却往往被忽视。

在休斯敦，除了极少数情况，大部分患者都有家属陪同。师永刚也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父母生病，女儿陪伴的多，儿子陪伴的较少；孩子生病，父母都会出动。还有一个现象，丈夫生病，妻子陪同的多；妻子生病，丈夫陪同的少。

很多事业有成的家属陪着爱人到美国治病，也切断了自己往日的生活和社交，每天只重复着做饭、陪诊等事务，终日往返于医院和住所。

2016年，师永刚在等待K药——一种还没上市的试验药物。那一年里，他陷入巨大的焦虑。

他时常对妻子发脾气，大吼大叫，甚至歇斯底里。“癌症病人就是抑郁、愤怒、悲伤等所有坏情绪的集合体。”而这些坏情绪会聚积成一个重重的铁球，拼命砸向自己最亲近的人。

师永刚的妻子是北京某舞蹈学院教舞蹈的老师，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她对自己的父母说自己是去美国进修。

师永刚还记得，一次化疗

后，他浑身瘫软，头都抬不起来，几乎失去意识。卧室在二楼，妻子将体重80公斤的他从二楼背下来，开车去了医院。

后来妻子因故回国后，师永刚才逐渐意识到，他只哀叹自己的命运，却忘记了命运同样对妻子不公。

“病人村”里的悲欢

中国人是喜欢扎堆抱团的，身在异乡的癌症病人们也有“组织”。在休斯敦，师永刚住在一个名为8181的社区里。因为距离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只有2英里，这里住着很多来看病的中国人，师永刚称之为“中国癌症病人村”。

社区很大，有500多个房间，两个游泳池，房子大多是3层，木质结构。

治病的生活充满重复和寂寞。大部分时间，师永刚都会消磨在游泳池旁边。除了定期去医院，他总是和老王在一起。老王在2010年确诊肺癌晚期，2012年来到美国治疗。每天吃完早餐，两个人就带一壶茶去游泳池边聊天。偶有其他病人散步路过，就会停下来加入讨论。

这里是各种信息的集聚地，大家可以聊养生食谱、购药渠道，或者是以前的生活工作经历。过往的一切都能拿来调侃一番，唯一严肃的议题只有治病。

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有故事。“大家多喜欢吹牛，回顾辉煌的历史，憧憬美好的未来。”每个人依然可以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

比如王总，他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工程师，大家眼中见多识广的精英人士，病人里少数会说英语的人。

在治病这件事上，他也显示出工程师的严谨和钻研能力。王总曾制作了两个表，一个是血液曲线表，一个是CT检查对照表。他可以通过数据的变化，提前检测自己是否出现耐药和复发反应。

每天闲下来，王总就坐在泳池边上，帮刚检查完或者新来的病人们“看病”。师永刚觉得王总很享受，“他重新找到了价值感”。在“病人村”，也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日子久了，大家逐渐亲近起来。

后来，随着群里的一些人去世，群主将他们从群里删除。有些熟悉的面孔再也不会出现。第二天再去泳池边，活着的人们相顾无言。

在“病人村”里，有许多家境普通的病人。他们大部分都有卖房的经历。

师永刚还记得，有一个20岁肺癌晚期的广西男孩，被母亲带着来美国看病。他是家中独子，虽然家境一般，但家人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卖掉了家里唯一的房子远赴美国。男孩的母亲是个农村妇女，不懂英文。“病人村”成立了一个互助小组，哪家临时有事，有车的人家就赶去帮忙。凭借病人之间的这种同情心，大家轮流帮了男孩很久。可是在美国看病花销很大，到后期，他们已经身无分文，无法继续治疗，男孩最终在美国租的房子里去世。

师永刚最后一次见到男孩的母亲时，发现她竟在几天内白了头。“腰似乎已经弯到了地上”，师永刚甚至不敢看她。最后大家凑了些钱，为她买了回国的机票，送她去了机场。

有一阵子，师永刚和老王爱上了“摸奖”。对他们来说，自己生病的概率已然堪比中了彩票，那不如去买彩票碰碰运气。买到彩票后，两个身患绝症的中年男人就会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幻想：如果中了100万元怎么花。老王要建一个中国病人接待中心，有茶馆，有棋牌室。师永刚想建一个超级食堂，里面有各种中国美食。结果，运气似乎没那么好。老王中过20元，师永刚只中过5元。“不过那时候我们好像放下了一切，回归赤子之心，变得特别单纯。”

后来，老王也不在了。师永刚觉得很遗憾，两个人曾经天天在一起，却连一张合照都没有。

10年，一本40万字的书

6年前，就有人劝师永刚，这样跌宕起伏的抗癌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了。但他没有任何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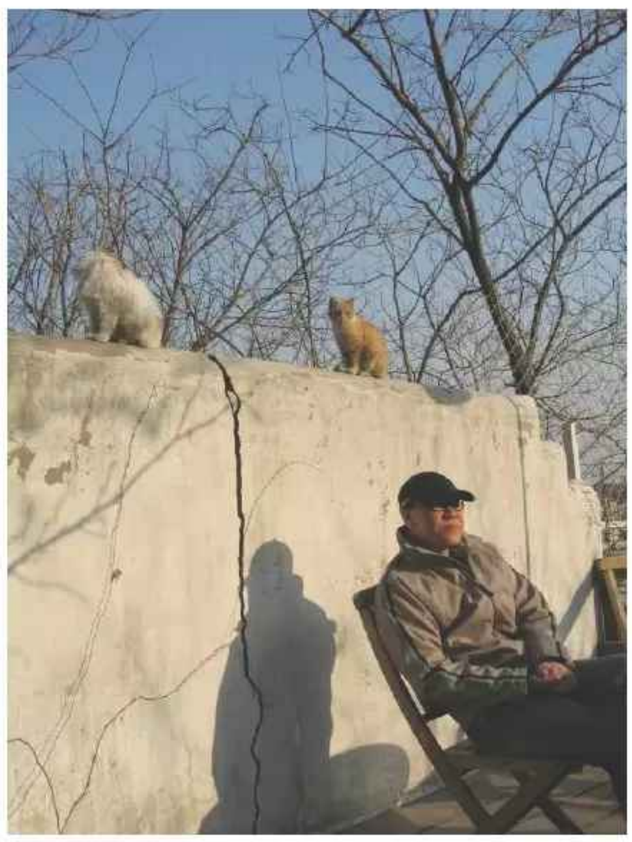
写作，曾是他最热爱的事。师永刚还曾在心底喊过一个口号：“写新闻是为了活下去，写诗是为了拯救自己。”没想到，那个曾经的少年，早已变成一个每天和病魔缠斗的失落的中年人。文学曾经带给他畅快和安慰，如今他只觉得文学无用。

癌症病人，似乎成了他剥离不掉的标签和身份。正如苏

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的：“癌症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和政治范畴的疾病，一种充满惩罚意味的疾病。”

他下定决心动笔是因为一段经历。2019年，师永刚经过两年K药免疫治疗后，身上的绝大部分结节被消除，做完放疗后，他回到北京进行K药的三剂增强治疗。因为师永刚是国内医生碰到的唯一一个打过两年K药的肿瘤病人，并且经历了手术、米托坦药物治疗、化疗、免疫治疗、放疗等各种手段，医生觉得，师永刚的经历对其他肾上腺皮质癌患者有借鉴意义，希望能复制一份他的病历。那也是师永刚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经历或许可以帮到别人。

那之后，师永刚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广西的一个病人，才18岁，身患肾上腺皮质癌，已经失去手术指征。医生把师永刚的电话给了他。师永刚将赴美治疗的方法、需要的费用，列了详细的清单给对方。但两周后，对方就失联了。又过了两周，男孩的母亲打电话来，说师永刚第二周打去电话时，他已经昏迷进了ICU，几天后就去世了。那是师永刚第一次接触到跟自己患有同样疾病的人。一个有姓名、有来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除了自己，师永刚对这种疾病背后的人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去郊区发发呆是师永刚解压的方式

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给师永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每次想起来就觉得惋惜，如果自己的治疗经历可以早点被大家知道，或许结果会不一样。

也是在这件事之后，师永刚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治疗经历写下来。虽然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治疗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参考。

他找医生复制了自己所有的电子病历，又恢复了十几年前的写作状态。每一张病历、CT片子、处方，都像一把钥匙，帮他穿越回当时的景况。

在书中，他将那些曾经汹涌的情绪一笔带过，“读者最好觉得我是在写别人，讲述痛苦没有意义，我希望大家真的有收获”。

从2019年到现在，师永刚已经没有再进行治疗，也没有再用过药。再过一年就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

现在，这辆之前在高速公路上停不下来的“车”似乎慢了下来。他已经学会宽慰自己，让自己平和冷静，不过分焦虑。我问他回国后想干什么，他说想去吃碗兰州牛肉面。在国外治病，常常挂念的也只是一口吃的罢了。

最近，他有了新目标：写一本医学类的书，“尽力而为，帮帮别人”。

（**小猴子**摘自微信公众号“一条”）

惊蛰

◉苇 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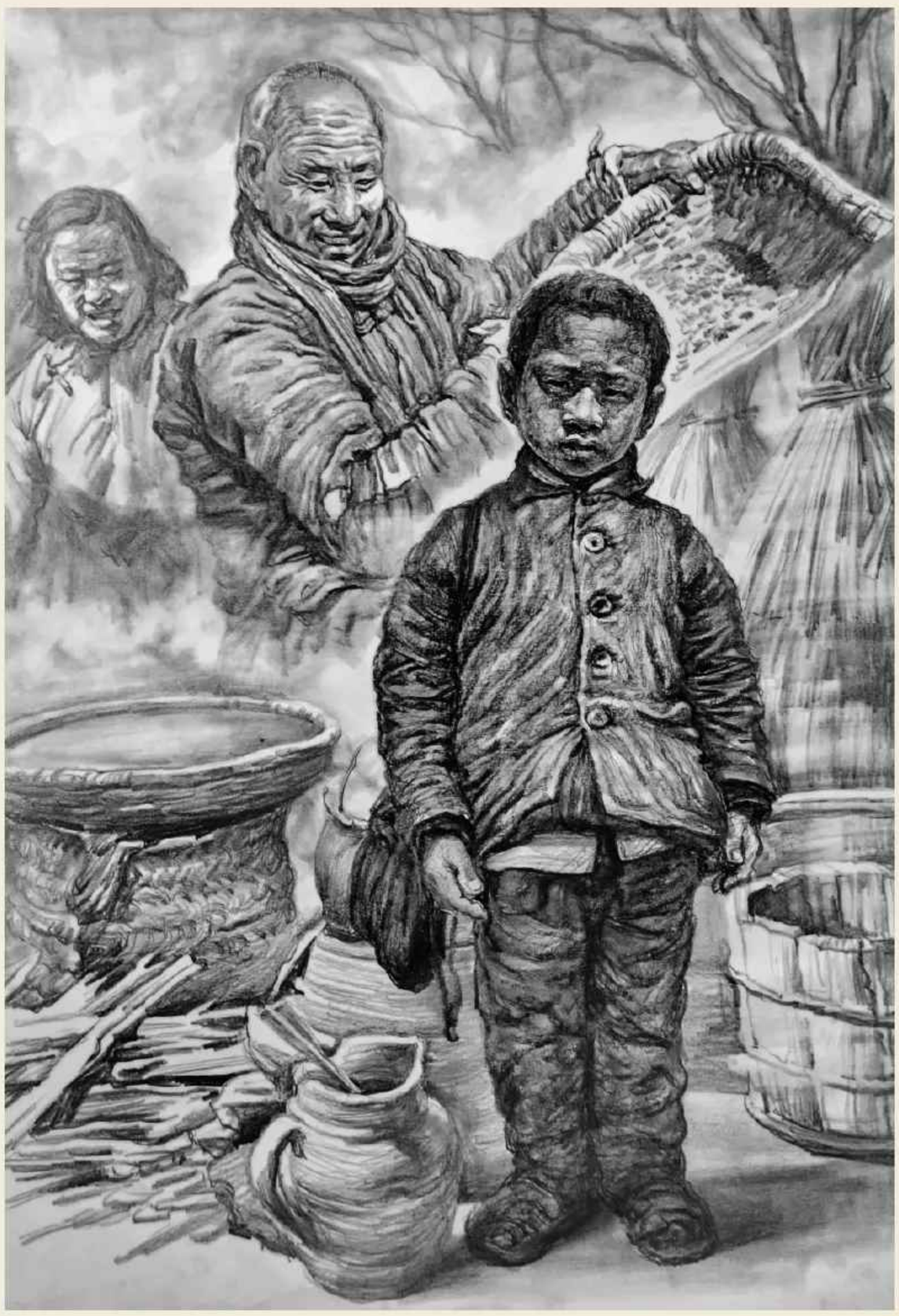
整面天空像一个深隐林中的蓝色湖泊或池塘，从中央到岸边，依其深浅，水体色彩逐渐减淡。小麦已经返青，在朝阳的映照下，望着满眼清晰伸展的茸茸新绿，你会感到，不光婴儿般的麦苗，绿色自身也有生命。在沟壑和道路两旁，青草破土而出，连片的草色已似报纸头条一样醒目。柳树伸出了鸟舌状的叶芽，杨树拱出的花蕾则让你想到幼鹿初萌的角。在田里，我注意到有十几只集群无规则地疾飞鸣叫的小鸟。它们如精灵，敏感、多动，忽上忽下；它们的羽色近似泥土，落下来便会无影无踪。一个穿红色上衣的少女手捧一本书，由北至南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可爱的稚态、新生的活力、上升的气息以及地平线处的栅栏，此时整个田野很像一座太阳照看下的幼儿园。

“惊蛰过，暖和和。”到了惊蛰，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

（**陈　皮**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地上的事情》一书）

录取通知书

◉廖天锡



我小学毕业那年，统考前学校组织我们住校补课。一天，我丢了15张饭票，合计3斤12两（旧制16两为1斤），是5天的定量口粮。

我哭着跑回家，母亲一听慌了：“怎么得了！这5天吃什么？”

我沮丧地说：“不读了！”

父亲说：“虽然饭票丢了，但书还是要往上读！”他立即从队上的食堂称来3斤12两米。这是父母亲两天多的口粮，给了我。他们吃什么？我没要，咕哝道：“反正考上了，也供不起！”

“谁说的？我肩膀顶不起脊背顶！丢了几张饭票就不读书了？以后不知还要碰到多少难事呢！”60岁的父亲着了魔似的把我拖到学校，把米交给学校食堂。

我担心父母亲饿肚子，中午又往家里跑，却看见他们在稻草树下忙碌。生产队的稻草扎在树腰上，下面悬空，两头小中间大，呈漂亮的弧形，像一个巨大的球，雨再大都淋不进。时令已是盛夏，树腰上只剩松松垮垮的稻草帽。父亲见了我，十分尴尬地说：“捶点谷子！”说着，解开两只稻草活结，把稻草横摆在簸箕里，他们一个一个翻找。母亲用拇指指甲小心翼翼地把夹杂在稻草中的谷穗掐断，放到身边的铜脸盆里，又继续翻找。然后是捶，接着，母亲端起簸箕颠簸——扬弃禾叶、灰尘和瘪谷，留在簸箕里的是一点点二皮谷。母亲把二皮谷颠进铜脸盆里——我掉了15张饭票，两位老人要从稻草堆里找补，渡过难关。

我鼻子发酸，暗暗发誓努力学习。

全校只我一人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书本费、住宿费、伙食费全部在内，要42元，但父母亲翻箱倒柜，只凑了10块钱。

幸好凭录取通知从生产队仓库过了360斤口粮谷卖到粮站转户口，拿到20.88元；加上通知说一学期的学费可分两次交，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

开学那天，父亲挑着被子和木箱步行70里，把我送到老城区的永兴二中。次日早饭后，全班同学坐船过便江去新二中的建校工地劳动，父亲又送我到码头。上船后，父亲突然喊：“站里一点！木箱挨着水面了！”说着，揸开五指擦眼睛。我心头一热，也泪流满面。老人家目送我过了江、上了岸才转身离开渡口。

期末考试前，找我搭铺的同乡同学让他父亲偷走了我的被子。等我把情况告诉班主任时，他已经跑了。

放假那天，到家已是傍晚，两位老人还在禾场上剁金刚刺柴蔸。父亲说剁成片晒干卖给供销社，5分钱一斤，用来凑下学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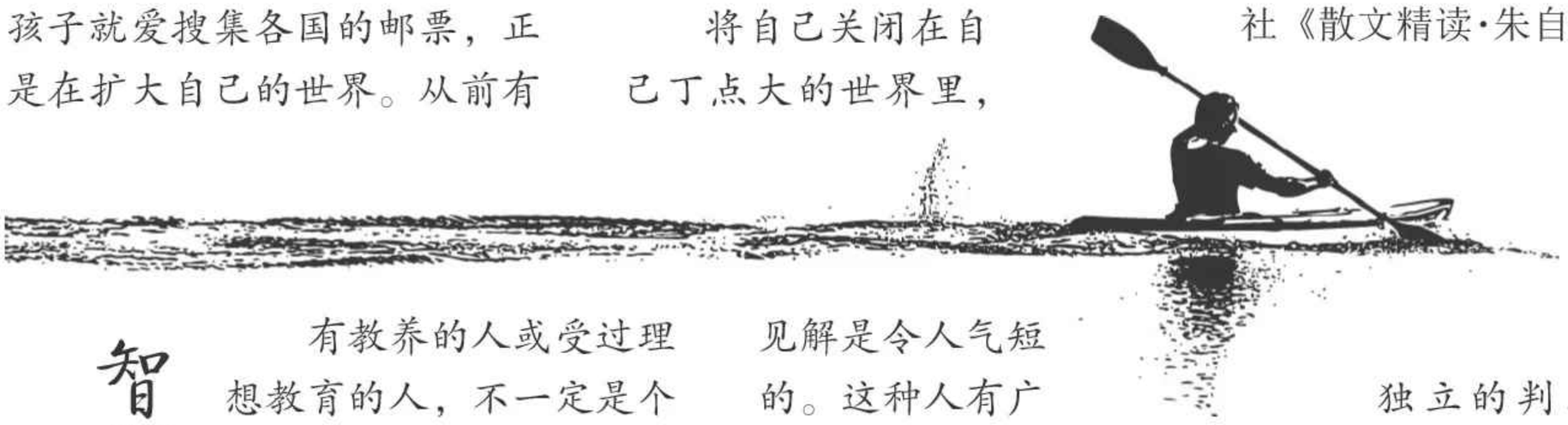
论自己

◉朱自清

大丈夫也罢，小丈夫也罢，自己其实是渺乎其小的，整个儿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的一些碳水化合物，庄子所谓马体一毛，其实还是放大了看的。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也是自己。再说自己的扩大，在一个寻常人的生活里也可见出。且先从小处看。小孩子就爱搜集各国的邮票，正是在扩大自己的世界。从前有人劝学世界语，说是可以和各国人通信。你觉得这话幼稚可笑？可这未尝不是扩大自己的一个方向——这样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对自己而言都是好的。

将自己关闭在自己丁点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所以非扩大自己不可。但是扩大自己得一圈儿一圈儿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儿，一大就裂。力量怎样微弱，却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力往最好里去做，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

（**小　双**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散文精读·朱自清》一书）



林语堂

智识上的鉴别力

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个博学的人，而是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一个人能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便是尝到了知识的滋味。

我碰见过这种人，谈话中无论讲到什么话题，他们总有一些事实或数字可以提出来，可是他们的见解是令人气短的。这种人有广博的学问，可是缺乏见识或鉴赏力。博学仅是塞满一些事实或见闻而已，可鉴赏力或见识却是基于艺术的判断力。

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

（**从　容**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人生的盛宴》一书）

学费。父亲的手被金刚刺的倒钩划开一道道口子，结满紫黑的血痂。我心头一酸放声大哭，说书没法读了。父亲惊问我犯了什么事，我抽泣着诉说了被子被偷的情况。父亲如释重负，说世上只有做贼眼，没有防贼眼；被子没了，书也要往上读。过后补了一句：“你那同学太没良心！”

次日早饭后，我要去找那个同学。父亲说被子是要不回的，练练胆量也好。我跑了15里路打听着找到那个同学的家，但门已上锁，直到太阳快落山也没开门。被子没要回，那个同学也因此没再去读书。

春节后，我带着舅舅给的一床被子和父亲卖金刚刺柴蔸的钱回校。此后4个学期，我们那一带方圆几里山上的金刚刺柴蔸几乎让老父一锄一锄挖光了。

初中最后一学期实在没钱入学，父亲决定卖家具。买主是父亲的远房表侄，姓胡，在煤矿下井。原先讲好是30块钱买三屉桌，吃过饭后快要搬时，他提出要小衣柜。父亲说，小衣柜是三屉桌两倍的价，但还是让他抬走了。

父亲目送表侄抬着贱卖的小衣柜远去，怔怔地收回视线，将15张2元面额的人民币一张一张递给我。

“攒劲读书！”老父低声叮嘱。

我心头如有春雷滚过。

初秋的一个下午，正在破篾的父亲接过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没看，额头上的皱纹叠作一堆，苦笑着把通知书还给我，轻轻地吐出含混的两个字：“收好！”

我把通知书收好，一收，收到现在。

（**忘　川**摘自《海外文摘·文学版》，**刘德山**图）

一场道听途说的往事

◉林特特

我在天通苑西打车，来的是个女司机，皮肤黑，细眉细眼，烫过的头发绑成马尾，非常健谈。堵车时，她已和我聊完三代的家事。

车行至龙德广场，我们在红灯前停住，的姐忽然不说话了。她摇下车窗，脸冲马路那边发愣。后面的司机按着喇叭，对她喊："干吗呢！"过了一会儿，她冲刚才发愣的方向努努嘴，又对我打开话匣子："红灯那儿过去一个人，我还以为是我妹的前男友。"



"你妹的前男友？"我很惊讶，上上下下打量她，"瞅年纪，您有四十五岁？"我故意说小几岁。

"哪里，五十多喽。"的姐如实答。

"那你妹妹想必小不了几岁，是她三十年前的前男友吧？你还认得出？"我表示疑惑。

"怎么会认不出呢？"的姐紧握方向盘，目光聚焦前方，"说个故事给你听。"

三十年前的"前男友"，姓马，人唤"小马"。三十年前，小马二十岁，和的姐的妹妹同龄。两个人是发小，在一条胡同长大，一直同班，成绩烂成一条水平线，中学毕业后，分别招工进了纺织厂和钢厂。他们二十岁时，的姐二十三岁。遮遮掩掩地早恋若干年，正式出双入对整一年时，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我按常理猜，"怀孕？"

"宫外孕。"的姐叹口气。

二十一岁的妹妹昏倒在纺织厂车间，大出血，她的工服，红了两条裤管。等小马跪在病床前，妹妹还在昏迷中，他握着妹妹的手忏悔，的姐哭着拦住大哥雨点般落向小马的拳头。隔了三十年，的姐仍咋舌："就这样，我哥也把他揍成了'猪头'！"

那天，小马就顶着一颗"猪头"，对妹妹的亲人们，包括的姐，磕头如捣蒜，发誓会一辈子对妹妹好，非她不娶。

妹妹醒来，张口第一句话："你们别怪小马。"事已至此，只能顺其自然。出院后，小马的妈妈伺候妹妹的小月子。小马不上班时，都在妹妹那儿。

"后来呢？"我着急听结局。

"后来，我妹的身体好了，又过了一年，两家人开始给他们筹备婚礼。众人齐心合力，将摆在院子里的新家具挪进房间，小屋满满当当，只差带电的。"

"带电的？"

"对，彩电、冰箱、洗衣机，还有录音机。"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钢厂的青年工人，靠工资，按市价集齐它们，可望而不可即。

就在小马抓耳挠腮之际，帮打家具的一个哥们儿带来"好消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批货便宜出。小马将四大件拉回家时，妹妹去胡同口接，两个人亲亲热热。遇见街坊邻居，他们就边推着四大件，边喊："婚礼那天全来啊！"

"他们结婚了？"我也感染了喜气。

"那就不是前男友，是前夫喽！"的姐幽幽地拖长了话音。

那批货，四大件只要一大件的钱。事后证明，那是一批赃物，团伙作案，负责销赃的，正是小马的哥们儿。小马没参与作案，可购买赃物的事实在，小马没法儿自证清白，他和四

越刺激，越无聊

◉刘小川

海德格尔再三强调：“人类不可失掉与朴素事物打交道的能力。”失掉这种能力，人就会落入无边的无聊中。越刺激，越无聊。这是铁律。

技术围堵生活、圈闭生活，强刺激迫使人追求更强的刺激，迅速推高人的兴奋点，催生无根性。

是的，无根性。人的主动性动态地收缩。人被摆置，人被设计。而主动性、差异性乃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主动性是一切生命享受的最大前提。动物园里懒洋洋的老虎能叫万兽之王吗？

主动性丢了，浑浑噩噩就来了。人的整齐划一、千人一面，解构人的独立性。

（**晓晓竹**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书）



大件被一起带走，警笛呼啸，胡同口围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一判就是十五年，婚礼没有举行，连结婚证都没来得及领。

“幸好没领。”

“你妹呢？”

“我妹等了几年，小马的妈去世了，是我妹料理的后事。后来，我妹年纪大了，我们都说，别等了。再后来，我妈生病，医院下病危通知书。手术前，我哥签字，对我妹说，你要是孝顺，就该干吗干吗，让妈能活着看到你成家立业……我妹三十岁才结婚，做了三次试管，才要上孩子，宫外孕的后遗症。”

“小马呢？”

“表现好，没到十五年就放出来了，他没回胡同，听说去南边跟人做服装生意，又说去国外打过工，消息都是老街坊给的。”

“你妹就再没见过小马？”

“到了，请带好随身物品。”的姐靠路边停车。

“你妹就再也没见过小马？”我不想下车。

她深吸一口气：“上个月，我在今天你打车的地方附近下车，去超市买水果。路过肉摊，想起晚上要给儿子包饺子。那师傅挺胖的，也不作声，默默剁好肉，装进袋子，把袋子递给我时，喊了我一声‘大姐’。我一看，这不是小马吗？”

“你和他相认没？”我问。

“认了。他问，都挺好的？我说，挺好。他说，丽丽也挺好？我说，好着呢，结婚了，有两套房，孩子读高二。他说，那就好。”

“你妹知道吗？”

“知道，我回去就告诉我妹了。第二天我和她一起再去那个超市，经理说，马师傅昨天已经辞职了。”

“什么？”我惊诧，继而叹息，“也许他不想你妹见到他现在的样子。”

“从超市出来，我妹坐在马路牙子上捧着脑袋哭。她说，是她害了小马，她该等他的，她就想当面告诉他这句话。”的姐说。

我蓦地想起什么：“所以，你最近都在那条路载客？想为你妹找到她前男友？”

的姐没回答，阳光刺眼，从车前窗直射到我们脸上。她掰下遮阳板想挡住阳光，收手时，却忽然抽泣起来。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她戴上墨镜，遮住红肿的眼睛，声音哽咽，极力保持镇定：“请带好随身物品。”

“谢谢。”我说道。

我缓缓解开安全带，特意看了一眼前排的司机证件，是的姐的照片，她姓“梁”，名“小丽”。

我下车了，走出一百米，回头看，那辆车还在，路况良好，完全不堵，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前行。

也许，只是她们姐妹的名字相近。

（**从　容**摘自《啄木鸟》2021年第8期，**王　赟**图）

旅游怎样“有意思”

◉骆玉明

在远方，在异地，观览未曾见过的风景，了解陌生的习俗与人情，这使我们的生活获得新的展开，从而令人兴致勃勃，饶有趣味。

但万事皆因人而异。在某种情形下，旅游也有可能显得颇为无聊。常见游玩的人群到了某个景点，争相围绕一些标志性的建筑、雕塑、题字拍照留念，觉得这样就不负此行了。而不肯下功夫的导游则胡编乱造一堆粗滥的“掌故”，逗得游人哄堂大笑，于是皆大欢喜。这么一圈回来，你问他玩得怎么样，回答常常是“没什么意思”。

那么，怎么才叫“有意思”呢？

我们来说一个中国古人常用的非常有趣的概念，叫“造化”。它是一种创造和化育万物的力量，却不是神，不是上帝。它是否有意志呢？古人也不愿深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天地宇宙内在的生命力，它是永恒和无限的。

作为个体存在的生命短暂而渺小，这给人带来许多焦虑。当人们面对自然的时候，感受到万象森然，宏大、壮丽而精妙，喻示着“造化”的神奇与活跃。人在自然中，会感受到自身与永恒之间的联系，体会到正是“造化”源源不绝地将一种智慧注入我们的生命之中。

王羲之的《兰亭诗》：“寥阆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用白话来说就是，辽阔而明朗的世界无边无际，当人们注视它的时候，世界的真理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伟大啊，造化的业绩，一切存在之物都蒙受它的恩惠。

所以说，自然就是最显著的“神迹”，也是创造者存在的直接证明。杜甫写泰山的诗句“造化钟神秀”，隐含着这样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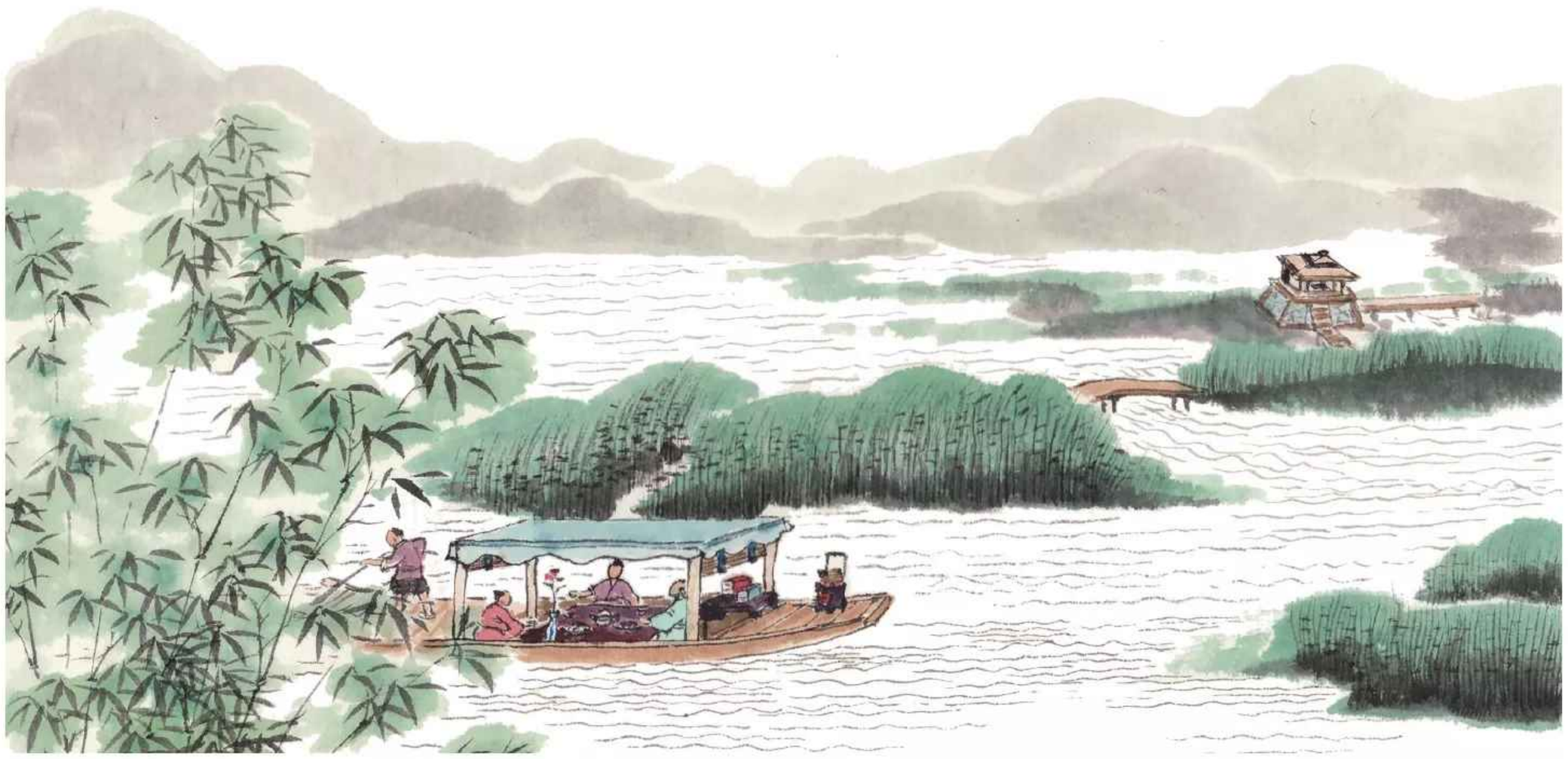
中国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天人合一”。它可以从多个层面来阐释，其中之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并由此达成人与天道的一致。

从这里引发出一种思考：相对于天道的永恒而言，从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中产生的规则和价值是不稳定的，根据这种不稳定的规则和价值来确认的成功与荣耀是不真实的；当人们在世俗社会中追求成功与荣耀时，他们背离了生命的真实，他们的生命变得轻浮而虚妄。

我曾经特地去浙江桐庐的印渚——这是很少有游人到的小地方——就为了体会《世说新语》所记载的那句十分漂亮的话：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王司州指东晋时曾任司州刺史的王胡之。他在赞美印渚的水。清洁之水可以洗涤污物，这是日常经验范围里的事



情，但说它可以使人情“开涤”——由壅塞而致通达，由污秽而致清爽，就有一种玄妙的意味。简单地说，这就是因为人情融合于自然而获得它的超越性，从而使生命状态转化为宽广从容，成为美丽的生命。有“人情开涤”，进而便有“日月清朗”，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这里“日月”犹如天地、世界。用晦暗的心看到的世界只能是晦暗的，而明朗的心则使整个世界呈现明朗。在这个短小的故事里，人与自然的一种精神性关联得到非常生动的呈现。

安徽宣城的敬亭山是一座平常的小山，它因为李白的诗而成名：“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静默中的对话。山告诉了李白什么呢？山如何让一个诗人不再寂寞？

山水诗、山水画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自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人在大地上、在山川间生存，繁衍；人和人竞逐、融合，生出种种爱恨情仇。人也因此为自然刻上人文的印记。

譬如说“五岳”。在地理学的意义上它们不相关联，在人文意义上它们划定了华夏文化的核心范围，同时也是帝王通过祭祀礼仪阐述皇权神圣性与人间秩序合理性的场所。山高多云，云天相连，而“天”又象征着一种超越性的意志。虽然，所谓君权“受命于天”，所谓“奉天承运”，你要说它带有欺骗性未尝不可，但山的雄伟与礼仪的隆重，多少显示了权力与秩序的庄肃性。无论如何，“天”的意志作为权力的根源，它要求权力满足道义。

五岳又以东岳泰山为尊。泰山多刻石。现存最早的泰山刻石，为李斯碑，由秦丞相李斯撰文并书写。碑文的两个部分，先后作于秦始皇与秦二世两代。李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建构中央集权制度时代的丞相，称他为“中国第一丞相”也不为过。而这个李斯在始皇帝突然去世后，与宦官赵高结成肮脏的联盟，最终又屈辱地死于赵高的阴谋。你今天在泰山的岱庙里看到两千二百多年前刻石的残件，通过那些字迹揣摩李斯当年的心态，又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说旅游“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过程能够使我们从习惯与庸常中摆脱出来，面向长天大地、高山流水，踏入古往今来，与世上豪杰谈论生与死，谈论高贵与卑怯……我们的生命每尝试一种可能，前面就是更广阔、更超脱、更丰富的境界。

旅游宜于诗。《文选》中有“行旅诗”和“游览诗”两个分类，可以算是中国旅游类诗的滥觞，其中多有佳作。至于唐宋，流脉愈加错综而广大，两涯风光，目不暇接。

我写《〈世说新语〉精读》的时候，曾经把书中涉及的主要地域走过一遍。建业（今南京）犹有乌衣巷，但刘禹锡所写的“旧时王谢堂前燕”了无踪迹。魏晋名士聚居的剡溪，有一大片建成了水库。当地人怜惜风流，在水库岸边重建了一座支道林故居。拿着古书寻访旧迹，好像隔着时空与古人对谈。

我也曾经想带着杜甫的诗集走一遍他的人生道路。寻访他浪游齐赵的轻狂，看一看《垂老别》中送老翁从军的老妇人倒地哀泣之处，如今是何模样；还有《旅夜书怀》，哪里还能看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游读诗，犹如与古人做伴，寻山问水，讲古论今。时空在我们的想象中切换，历史的根底，生命的根底，在此中时隐时露。

（**罗　勒**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一书）

文艺的人

◉宁　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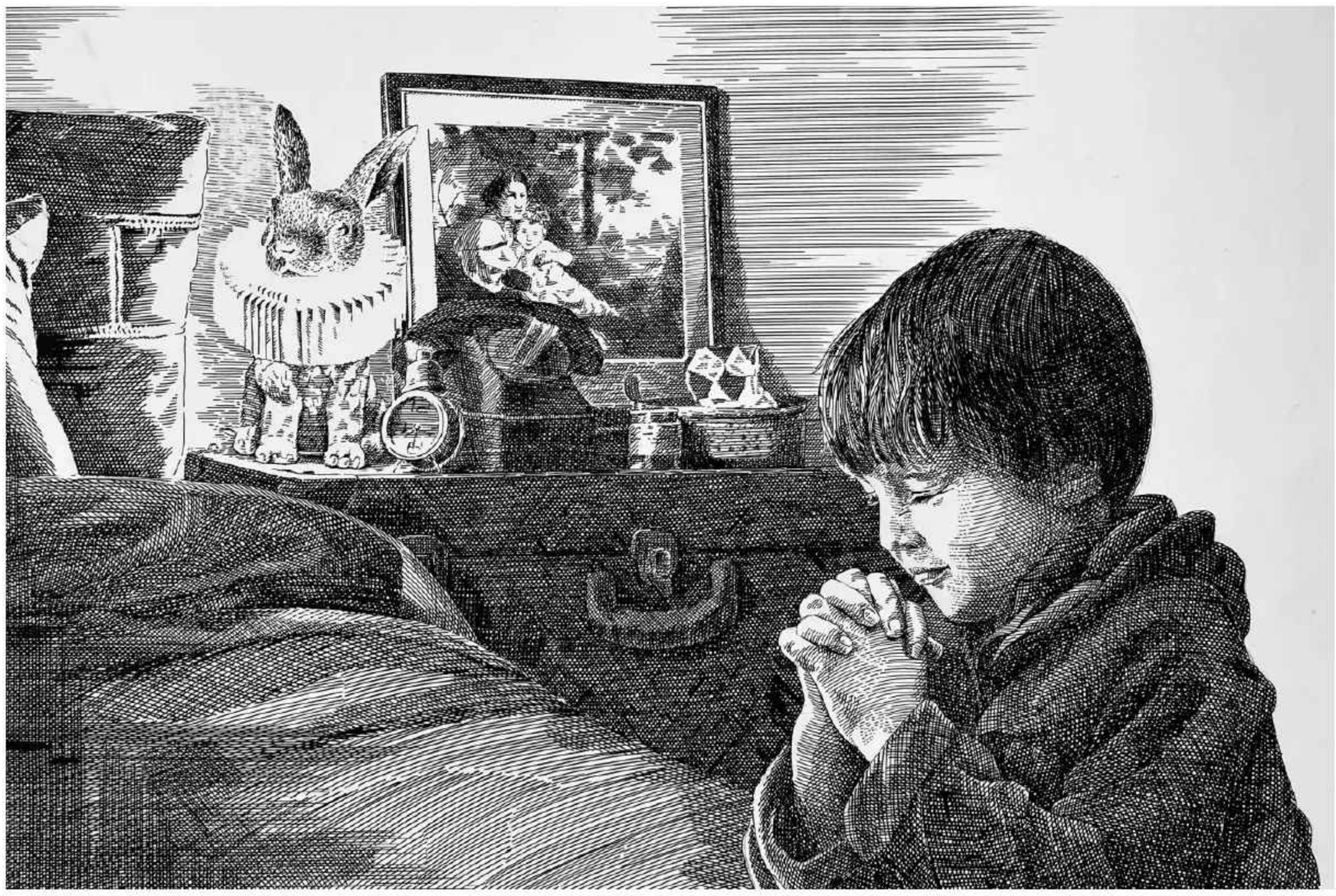
我所理解的文艺，是脚踏实地走在路上的时候不忘抬头仰望天空，是能发现微小细节里那些美的瞬间，是不与庸常生活妥协的离地一厘米的飞翔。文艺青年，是时常保有一颗敏感而好奇的心，对看起来无用的东西保持热爱，在物质世界里努力寻找精神意义的人。

这样的人，哪怕卑微如尘，也怀抱理想孤独闪光。我欣赏那些活得精彩，还能看见美的人，尊敬那些在养活自己的前提下依旧尽情浪漫的人。

（**余　娟**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本事文艺一辈子》一书）

失物之书

〔爱尔兰〕约翰·康诺利 ◎安 之译



从前——故事都这么开头——有一个孩子，他失去了妈妈。

其实，很久以前他就开始失去她了。夺去她生命的疾病，那个偷偷摸摸的坏东西，在身体里面逐渐侵蚀她，她眼里的光越来越黯淡，皮肤越来越苍白。当她这么一丁点一丁点被偷走的时候，男孩渐渐害怕了，怕最终失去整个的她。

这个叫戴维的男孩，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好让他的妈妈活下来。他祈祷。他尽量表现得好一点，那样她就不用为他犯的错而受到惩罚。他发明了一套程序，因为他相信，妈妈的命运和他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起床的时候，他总会让左脚先落地，然后才是右脚。刷牙的时候，他总是数到二十，数完马上停止。浴室里的龙头和门上的把手，他都只接触自己规定的次数：单数糟，双数好，二、四、八特别棒，不过他对六不感兴趣，因为六是三的两倍，三是十三的个位数，而十三实在很差劲。整整一年，也就是在妈妈病情最严重的日子里，从早上在卧室或厨房的第一件事，到晚上的最后一件事，他都遵守着不变的程序。就这样，戴维为使妈妈活下来贡献着他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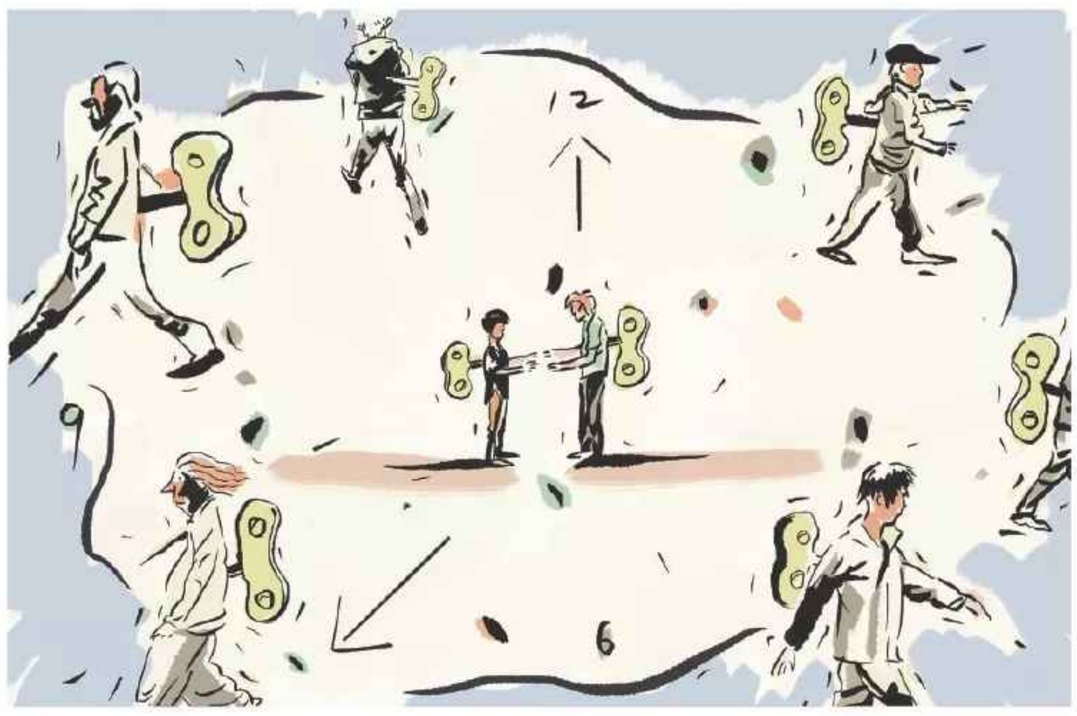
每天放学回家，他就站在她身旁，如果她感觉有劲儿，就跟她说说话。他常常会带一本书来，如果妈妈醒着，头还不算很难受，她会叫他大声念给她听。妈妈生病以前常常告诉他，故事是活的。它们和人，和猫、狗活着的方式不一样。它们活在讲述中。假如没有被人类的声音大声朗读过，没有被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在毯子下面随着手电筒的光追寻过，它们在我们这个世界就不算真正地活过。它们像鸟嘴里的种子，只等掉落土中，或像写在纸上的歌谱，渴望乐器将它们变为音乐。它们静悄悄的，希望有机会露面。一旦有人开始读它们，它们就能带来变化。它们能在想象中生根，能改变读它们的人。

这就是戴维的妈妈被疾病带走以前告诉他的事情。她说话的时候手里常常拿着一本书，手指在封面上深情地划过，就像有的时候戴维和爸爸说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让她想到自己多么在意他们时，她用手指抚摸他们的脸颊那样。妈妈的声音对戴维来说像一首歌，一首不断展现出即兴的灵感和闻所未闻的精妙技巧的歌。当他渐渐长大，音乐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他觉得妈妈的声音不只是一首歌，更像一种交响乐，能够在那些熟悉的主题和旋律中，随着她心情的不同或忽然兴起的念头而产生无穷的变化。

戴维永远记得妈妈死的那一天。当时他在学校，校长推

成年人的友谊

◉南 木



周末重温了根据斯蒂芬·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伴我同行》。影片讲述了四个十二三岁的小镇少年在偶然得知距离小镇几十里远的树林中藏着一具男孩的尸体后，结伴而行，开启一段寻找尸体的冒险旅程的故事。

他们在这段两天一夜的旅途中翻山越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险阻：被呼啸而来的火车追赶着被迫跳下山坡，在夜晚漆黑一片的树林里燃起篝火轮番守夜，哪怕在到达目的地见到尸体之后，还受到一群比他们年长的、同样来找尸体的不良少年的威胁。

四位少年在这段难忘的冒险中可以说是患难与共，然而他们绝不会想到，当他们回到小镇，在乡间小路的十字路口处互相告别后，面临的是小学毕业以及这段友情的无疾而终。

电影的最后，已成为作家的男主角在回忆起那段夏日探险时光后，铿锵有力地敲打键盘，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后来再也没交到，像十二岁时遇到的玩伴那样好的朋友。”影片获赞最多的一条短评这样写道：“十二岁时没有朋友，这辈子也就不会有了。”当我们开始怀念昔日的玩伴时，恰恰昭示着如今想要结交到一个心灵契合而又情感真挚的朋友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同样揭示出成年人的友谊面临着两大难题：老朋友渐行渐远，新朋友难以深交。

就像《红楼梦》里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

在各自打拼的城市里，每天一两个小时的通勤早已耗尽了精力，下班后每一声微信的提示音和电话铃响除了造成一次心脏的悸动外，也让人丧失了想要去联系老友的欲望。

我们连过去的友谊都难以维系，又如何发展新的友谊呢？

成年人的友情就是如此艰难，艰难到鲁迅都不得不在《社戏》的最后感叹：“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

当真是怀念豆子的味道吗？想必更多是怀念那群同伴吧。长大后，我们再难召集齐那帮一起去偷豆子的老友，再难寻觅到新的去偷豆子的朋友，最重要的是，长大后，我们再也不会去偷豆子了。

（**永 年**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连培伟**图）

开教室的门，走到英语老师本雅明身边。校长跟本雅明老师悄声说了些什么，本雅明老师严肃地点了点头，他回过头面对全班，目光搜寻到戴维的眼睛，同时声音也变得比平常温和。他点了戴维的名字，给他准假，并让他收拾书包跟校长走。这时戴维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校长将他带到校医室以前，在校医给他端来茶以前；在校长伫立在他面前，看起来仍很严厉，可显然是想对他这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温柔一点以前；在他一边把茶送到唇边一边想要说话，结果烫了嘴唇，使他顿时想起自己仍活着，可是没有妈妈了……在所有这些以前，他已经明白了。

他后来一直在想，是不是哪个程序出错了？他应该待在家里的。上学去的时候，他总是很担心，因为如果他离开妈妈，就无法掌握她是不是能活着。那些程序在学校不管用，因为很难执行，学校有学校的纪律和程序。戴维尝试过用学校的程序来代替，可是它们终究不同。现在，妈妈为此付出了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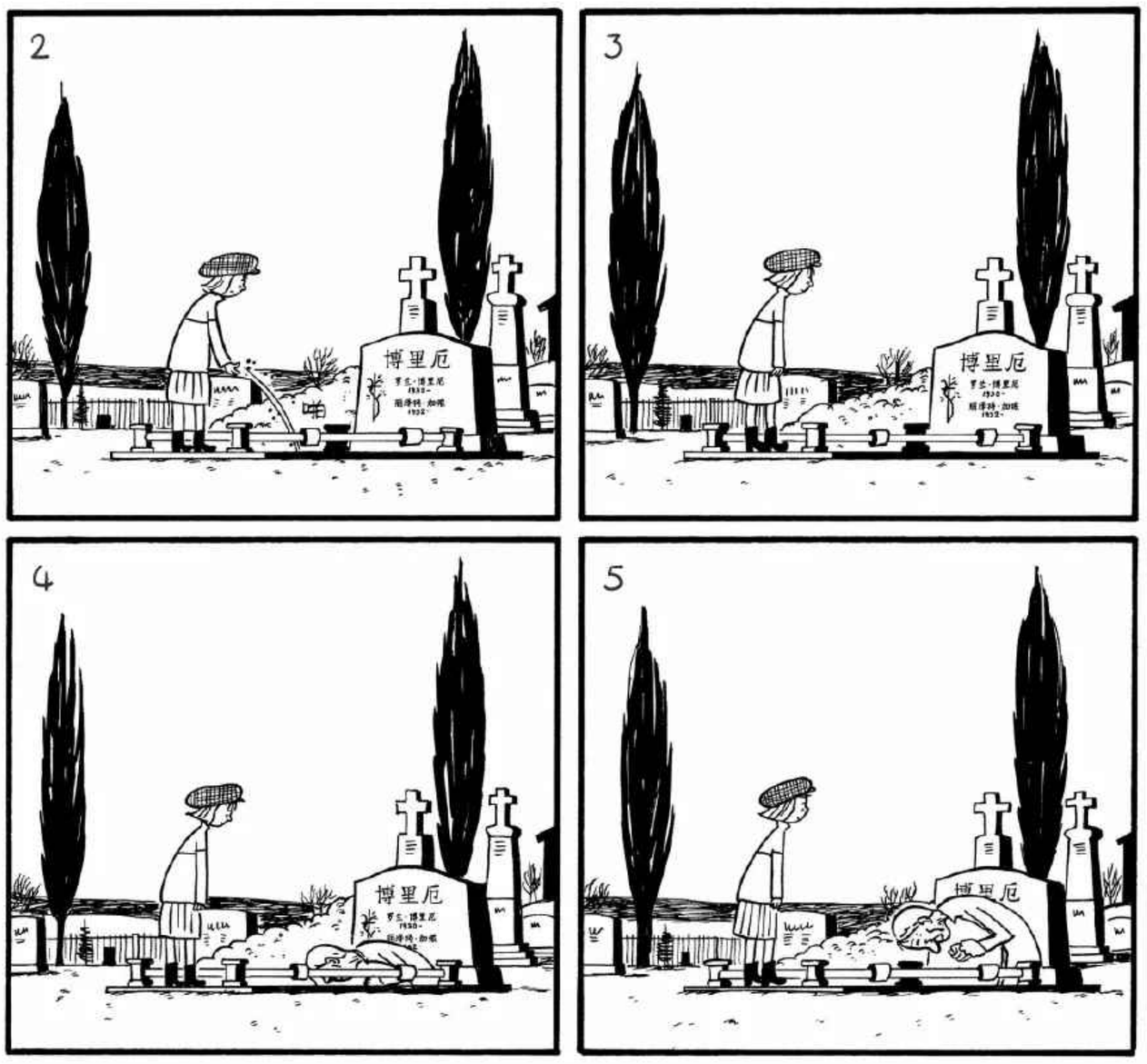
直到这会儿，戴维才哭了起来。他为自己的失误感到羞愧。

（**若 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失物之书》一书，本刊节选，**王 娓**图）



当尘埃落尽

◉〔加〕米歇尔·拉巴利亚蒂　绘/著



保罗是一位漫画家，每年夏天，他都会和妻子以及女儿萝丝前往岳父罗兰·博里厄在魁北克郊外的小木屋，与亲人们一起欢度假期。罗兰有三个女儿，都已各自成家。他是女儿们眼中的慈父，对孙辈也有着无限的包容，一家人其乐融融，小屋里充满欢声笑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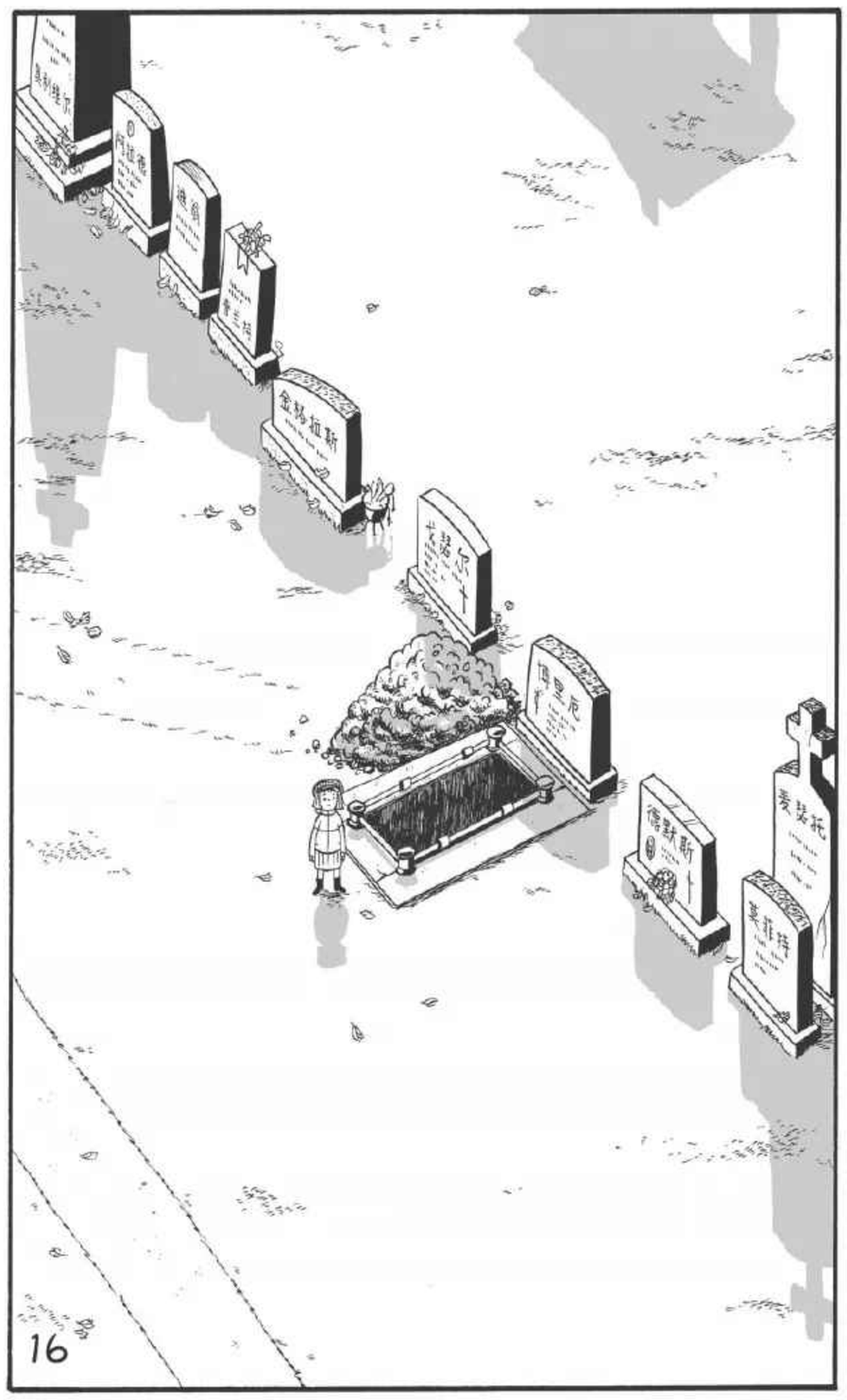
然而，家人们并不知道罗兰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当癌症发展至晚期，药物治疗已经不起作用，他们才知晓罗兰一直在和病魔做斗争，于是他们放下手中的事情，在疗养院陪伴罗兰走完最后一程。

故事的最后，当葬礼结束，其他人都在屋内吃饭，只有萝丝独自留在墓碑旁。她对外公的灵魂说："是三英尺九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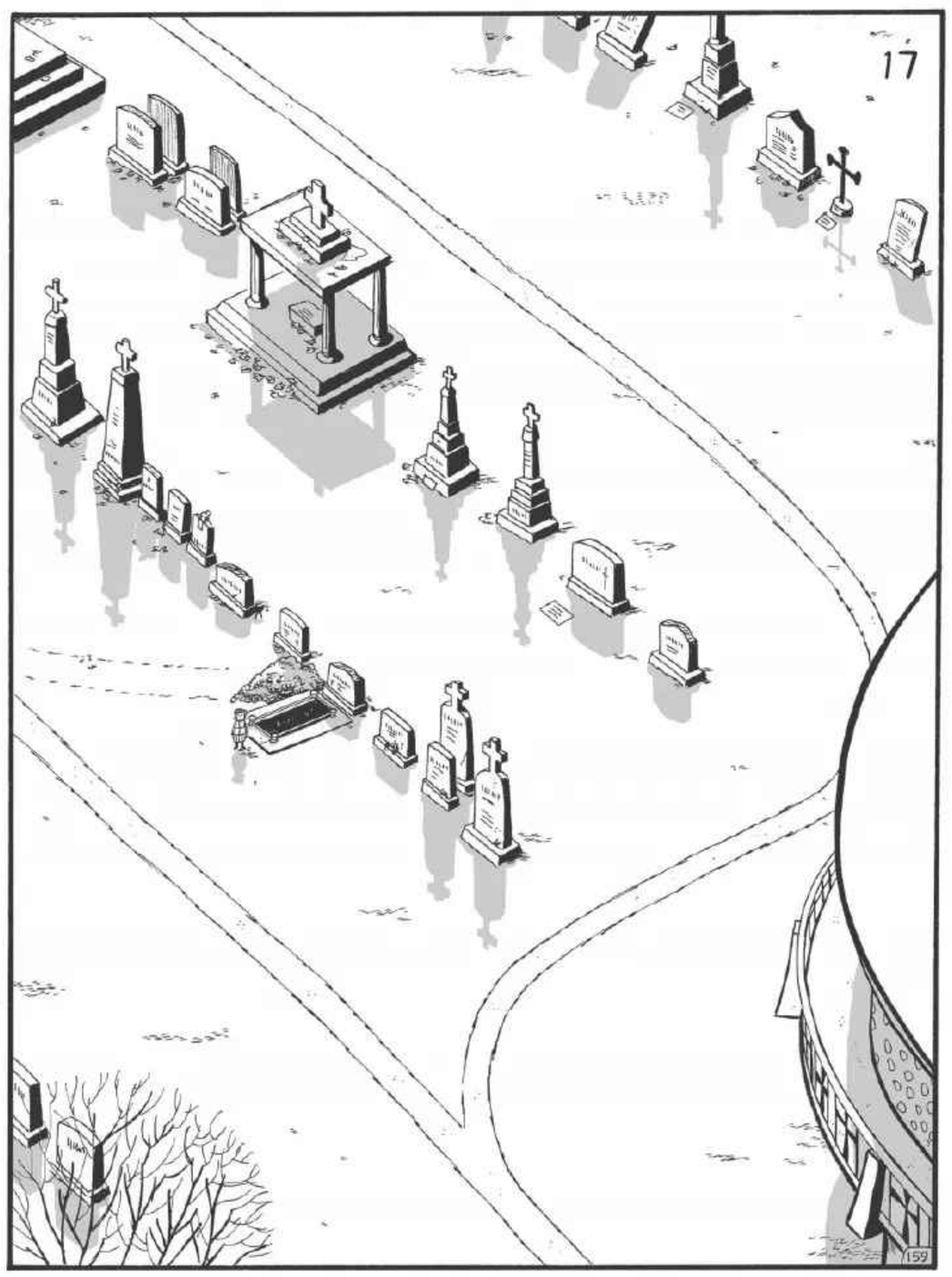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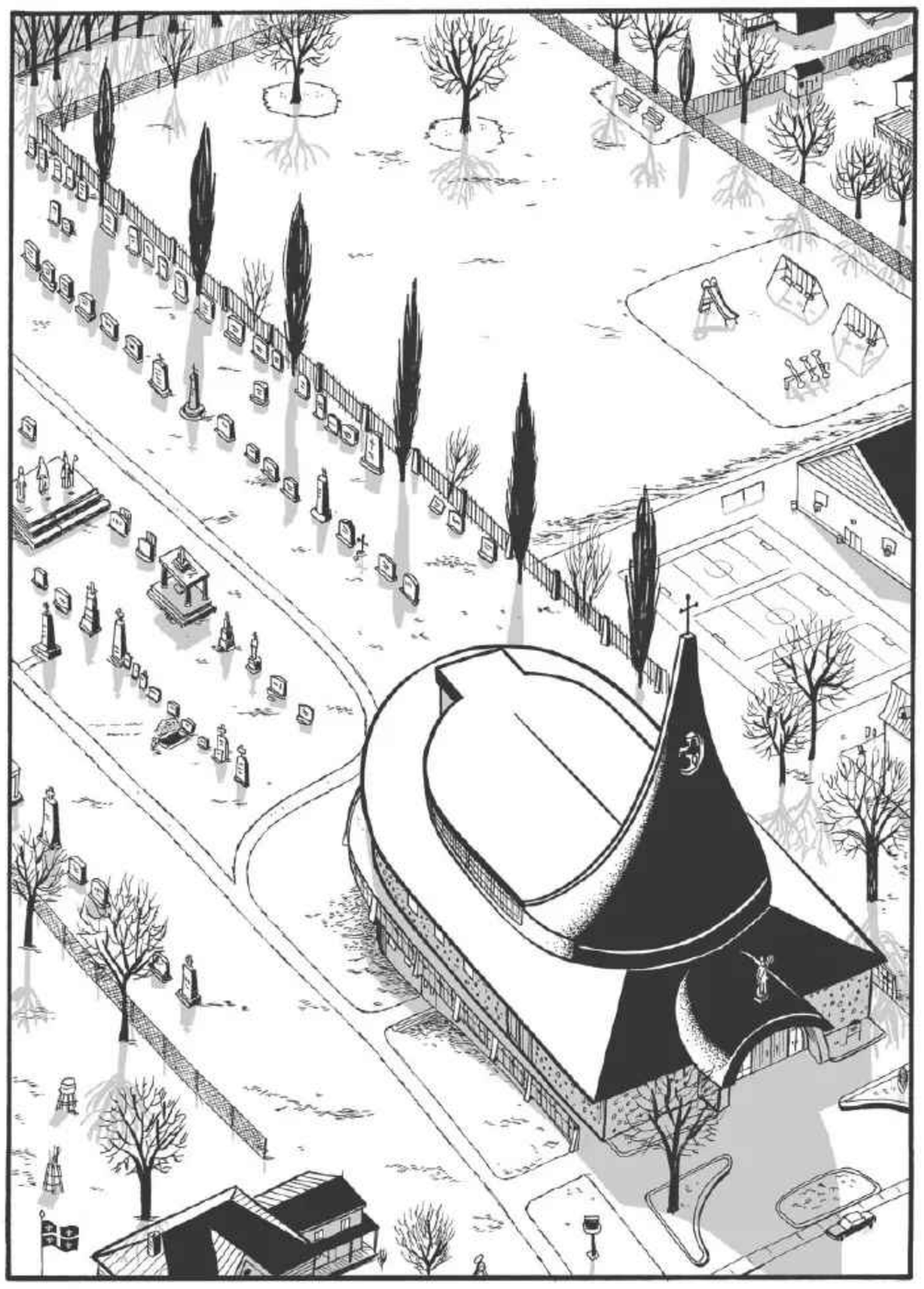




原来外公在世时问过萝丝的身高，萝丝当时的回答是“我已经一米一五了！”罗兰又问她那是多少英尺，但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在最后，小女孩依然记得这件小事，专门在墓碑旁等待罗兰的灵魂，告诉他是多少英尺。

当尘埃落尽，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和该说再见的那个人告别。





（选自四川美术出版社《当尘埃落尽》一书）

大媒体公司包办所有文化

◉胡　泳

过去，美国的媒体环境相对简单清晰。制片厂等内容公司制作电视节目和电影，并将其出售给付费电视发行商，后者再将其出售给消费者。

现在，一切都在争夺中，既有的规矩全部被打破。网飞公司（Netflix）从电影公司买内容，但它也在制作自己的内容，并直接卖给消费者。这促成了老牌媒体公司试图通过整合，进行竞争。例如，2018年迪士尼收购了21世纪福克斯的大部分股份，这也标志着自20世纪80年代米高梅公司衰落以来，第一次有大型电影公司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存在。



谷歌、亚马逊和苹果这样的巨型科技公司过去一直在观望，现在则跃跃欲试——亚马逊已经率先双脚跳入，2021年亚马逊宣布以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米高梅公司，为已经火爆的互联网流媒体大战新添了热度。显然，亚马逊试图加强其知识产权储备，以对抗迪士尼和华纳传媒，以及其他拥有深厚积累的视频游戏、电影和电视目录的流媒体服务平台。

围绕着争夺新的入口，美国的媒体行业近年来进行了大量整合，只剩下少数大媒体公司负责大部分的大众媒体消费和传播。据估计，美国90%的媒体被6家公司控制，分别是迪士尼/21世纪福克斯、康卡斯特、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派拉蒙全球、索尼和福克斯。

依据不同的判定标准，六大公司的名单也不一样。这是因为，媒体行业涵盖广泛的领域——广告、广播、新闻、印刷和出版、数字媒介、音乐和电影——而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相关的基础设施产业。媒体公司在这些领域内运作，向包括个人到大型组织在内的终端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另外一项排名认定的最大媒体公司依次是：苹果、迪士尼、康卡斯特、网飞、AT&T和索尼。而不管如何排列，排名前十的媒体公司中，每家都享有200亿美元以上的市值。

就在大约40年前，还有50家公司掌管着大多数美国媒体。现在，美国的大媒体公司用两只手差不多就能数过来。这意味着只有数百名媒体高管在对向人们提供的绝大多数信息和娱乐内容发号施令，其控制范围在媒体行业的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

换言之，人们在报摊上、游乐园里、有线电视或网络上看到的大多数产品背后都只有少数所有者。无论你到哪里，都是少数所有者和同样的商业需求在发挥作用。无论报纸、杂志、电影、电视、音乐、游戏、运动队，还是最新的流媒体，全都一样，都是为了疯狂地争夺尽可能多的货架空间和大脑空间，以尽快赚取尽可能多的钞票。

为此，大媒体公司使出浑身解数让你立即观看并购买产品，并使用所有最出色的监测手段来弄清受众的情况。他们用一百万种方式对所有情形进行重点盘查，更把青少年市场看成他们正在“殖民”的巨大帝国的一部分。

亨利的金种子

◉〔美〕亨利·比特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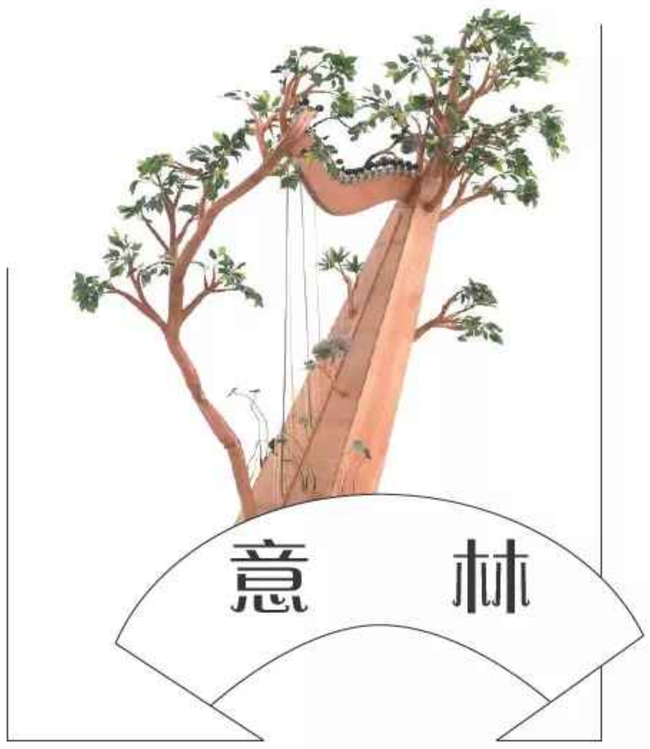
◎乔凯凯　译

“亨利得到了一颗金种子！”小镇上的人都这样说。这不是谣言，尽管大家可能描述得不太准确。

亨利确实得到了一颗种子，但它不是黄金的。这并不是说这颗种子不够宝贵，相反，它可能比金种子更加难得。它是一颗神奇的种子，据说只要种下一颗，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足够小镇上所有的人吃好几年。

亨利花高价做了一个精美的胡桃木盒子，小心翼翼地把金种子放进去，并锁在一个隐秘又牢固的地方。除了亨利，没有人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包括亨利的妻子。亨利得意地说：“我敢保证，没有人能找到它，即使找到，也绝对没有人能打开它。”

亨利说得没错，后来有很多人试图找到被藏起来的金种子，甚至想要把它偷走，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这颗种子像是没有被亨利找到过一样，消



失不见了。

（**活　字**摘自《东方文化周刊》2023年第3期）

美是危险的

◉〔印度〕克里希那穆提

◎王晓霞　译

美是危险的。站在那座山上，你看到绵延2450千米的喜马拉雅山脉，一眼望不到头的幽深峡谷，一座接一座长年积雪的山峰，放眼望去没有任何一栋房子、一座村庄或者一间草房。

阳光刚刚照耀到最高的雪峰，就在刹那间，绵延不绝的整个山脉都炽红如火。就好像它们从内部燃烧了起来，闪着一种令人无法置信的强烈光辉。

山谷变得更加幽暗，而那寂静是如此纯粹。大地一片辉煌，令人屏息凝视。当太阳从遥远的东方升起，那庄严山脉的无限和彻底的纯净，看起来是如此近，仿佛触手可及，但它们其实远在千里之外。

对一个心怀欲望的人来说，美是危险的。

（**赵春辉**摘自九州出版社《与生活相遇》一书）

佛　鼠

◉黄永玉

鼠营巢于佛像背方孔内，终日得善男信女香火供奉，荣如己受。偶听来经诵三二句，朗吟辗转，顿觉佛法满肚，喷薄欲出。乃爬至佛顶宣而讲之。

时钟鼓轰鸣，香烟缭绕，众生正虔于修行，忽见佛头立一老鼠，叽啾有声。群起大叫：“老鼠！老鼠！”几忘庄严法界矣！

鼠颓然返洞，不作他想。

（**若　子**摘自中信出版集团《给孩子的动物寓言》一书）

这些媒体公司是高度非竞争性的，不必担心有新来者进入。正如经济学家谈到的，进入壁垒如此之高，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私家俱乐部，俱乐部成员正变得大而不倒。康卡斯特、迪士尼和它们的同行似乎不可能破产。它们需要一连串的愚蠢决定才会倒闭，即使倒闭真的发生了，它们的子公司也会被其他大公司收购。由于它们几乎拥有一切，所以可以利用自身的巨大力量将内容过度商业化，而不用担心竞争性的报复。而又由于它们旗下的渠道无所不包，所以它们拥有有力的杠杆，可以做更多的商业化改变。

随着流媒体战争的继续，程度如此之深的垄断最终会意味着消费者的选择减少、价格提高。消费者可能会大量接触到基于他们所喜爱的故事和人物的衍生品，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将有所损失。独特的故事会减少，新的想法更难闪现出来。同时，随着人们每天消费媒体内容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这些公司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去影响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金莎拉**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8期，**王　原**图）

对意外保持弹性

◉李筱懿

2007年我第一次去埃及，因为担心治安，报了旅行团，而旺季房间有限，我必须和团里一位陌生的女游客拼房，由于太想去，我答应了。

机场集合时，第一次见到我的室友。

她比我年长，穿着随意而闲适，妆容淡雅，话很少，和气地向我打招呼。

我们把登机牌放在一起，落座后，不约而同各自拿出一本书：她带的是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埃及艳后》，我带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我们俩都很惊喜，准备看完后和对方交换。

经历转机到达开罗的酒店，已是十几个小时后。旅友们疲惫不堪地拿到房卡，迫不及待回房间休息，可是打开门，我们俩愣住了：客房里堆满各种家具，显然久未使用。

长途奔波后遇到意外，我心里无名火起，立刻找导游交涉，导游在前台协调很久没有结果，于是先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们。他房里是单人床，意味着我们两个陌生的女人要在陌生的国家同床共枕，盖一床被子。我有点接受障碍，看看室友，她虽然满脸疲惫，却微笑着说：“小姑娘，我睡觉很老实，没有乱翻身打呼噜的习惯，能委屈你和我挤一张床睡一晚吗?”

我也笑了：“荣幸啊。”

回到房间，她让我先洗漱，自己整理行李，当我走出浴室，吃了一惊。

房间里弥漫着薰衣草的气息。她的行李只占用了一个角落，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处处为我留足空间，床上放着她的丝质睡袍、枕垫和眼罩。

然后，她轻手轻脚去洗漱，生怕惊动准备入睡的我。

那一晚，我睡得并不踏实，我们俩都努力给对方留空间和被子，也让自己保持心理安全距离。



坦率地说，这次旅行并不顺利。当时的埃及经济落后，治安也混乱，我们穿越沙漠到西奈半岛度假，由政府军队一路护送游客大巴车队。酒店条件时好时坏，客车也常出状况，餐饮完全不习惯，旅行团里的人经常抱怨。

每当这时，我的室友就帮导游打圆场：“他已经尽力啦，大家出来是看风景和寻高兴的，旅行本来就是一件有弹性的事情，身体吃点苦，眼睛没吃亏就好。”

奇怪的是，她并不凶悍，却自带气场，每次打圆场都很有效。

室友的睡衣和日用品都很精致，外衣讲究却找不到一个明显的商标。她一点也不娇气，同吃同住12天，她总照顾我，在女王神殿给我拍照，在金字塔下帮我背包，出门还会多带一瓶水给我们做储备。

我也知趣地反馈，分享有意思的埃及历史，著名法老的绯闻、正史和宫斗逸闻，一路上我们都乐呵呵的，即便吃坏了肚子也没有影响心情。

等到和她逐渐熟起来，我才知道，她和丈

鸡鸣声中

◉张恨水

山村夜如死谷，风雨之夕，尤沉寂不类人境。然将明未明，生气滋生，有足寻味者。

尝夜半不寐，倚枕小思。案上菜油灯芯，烧作红豆状，其光在有无之间时，有声息息然，自窗外来，遽然心动。视之，有瘦鼠一头，摸索沿桌缘行，目灼灼然，窥床上人。

床上辗转有声，鼠乃曳尾而遁，而息息之声如故。再视之，非鼠行有声，夜半风吹破窗纸奏雅乐也。然因此风，乃遥遥闻豚声嗷然鸣，长且惨，似镇上屠户已起宰豚，将以应早市矣。

少顷，屋外人行路上，有步履突突之声，有箩担绳索摇曳吱吱声，盖路通水陆乡场，乡人经此赶场者。

邻犬惊而起，辄隔涸溪而吠。然亦若知此为等闲事，二三吠又即止。吠止矣，邻鸡喔喔然，逐声推近，余鸡埘中雄者，遽引吭高歌，声震泥壁。村鸡应之，而余鸡又再鸣。

循环凡十余分钟，余不复能寐。则披衣而起，开窗以纳朝气。遥见山头黄月半轮，带巨星两三点，沉沉欲坠。对宇邻人母子业小贩，方絮絮话家常，同治早餐。灶火熊熊，隔溪可见。“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不足尽此情调也。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民国风文艺范”）

陌生的城

◉〔德〕赫尔曼·黑塞
◎欧　凡译



少有这样的忧伤时刻：

当你在陌生的城中漫步，它静卧在清寂的夜里，月华洒照万户。

在塔尖与屋顶上朵朵云儿游荡，似沉默而巨大的游魂寻觅着它的家乡。

你，突然被这凄戚的情景牵动了愁肠，放下手中的行囊，久久痛哭在道旁。

（**若　子**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漫游者寄宿所》一书）

夫一起创立公司，规模不小，但是后来，丈夫和秘书结了婚。她带着孩子自己过，每年除了亲子旅行，也单独给自己留个假期。

她说得很轻松，但我不敢猜想她经历这些事情时的心境。她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女人得有弹性，掉在地上才摔不烂。就像这次旅行，好的坏的都接受，突发的意外的都时刻准备应付，才能看到你想看的景色啊，世界本来就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我见过很多别人口中的“女强人”，可我丝毫不觉得她们“强”，我甚至感到她们的心绷得太紧了，完全没有弹性，对自己和别人都很苛刻，所以，反映在脸上也是硬邦邦的表情。

而真正“强”的女人，她不抗拒必须承受的事情，比如：暂时或者长期的误解、无法改变的衰老、逃不掉的忙碌、阶段性甚至永久性的贫穷；或者永远不能出人头地的老公，一辈子都考不上名牌大学且注定平凡的子女。

她们心平气和地接纳生活和想象的不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努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把自己拾掇得好一点。

内心没有崩坏，脸上才能轻松。

就像我在埃及遇到的室友。

我至今记得她在女王神殿下仰望着蓝天与巨石，说：“人与命运死磕是以卵击石，现实像块冰冷的石头，我们则像不自量力的蛋，死命撞上去，石头好好的，蛋碎了一地。可是，假如是枚煮熟的鸡蛋，最多撞出几道裂痕，从此明白此路不通，但不会有玉石俱焚的惨烈。”

那次分开时，我送了她《尼罗河上的惨案》，她把《埃及艳后》留给了我。

（**心香一瓣**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自在》一书）

疤痕效应

◉香　帅

人类会对巨大的伤痛存有长久的记忆。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一场创伤结束后，它的直接影响会被个体遗忘，但创伤所带来的心理后遗症仍将持续。中国古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经历过大灾大难后，人们的行为会不自觉地发生变化。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印度尼西亚，那些经历过地震或海啸的人，在之后的3年中性格会明显变得更加保守，做出冒险行为的可能性会比其他人群的低41%。同样，在日本，大地震后的5年时间内，震区居民会变得更加厌恶风险。

人们会因为一次重大事件永久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比如，即使之后一切回归正常，经历过重大危机的消费者也未必愿意大胆花钱，企业未必愿意正常投资、生产，暂时关门的小微个体未必能够重新开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劳拉·维尔德坎普用“疤痕效应”来描述这种现象。

历史经验的产物

每个人对未来的预期，都是其自身历史经验的产物。比如，中国的“80后”“90后”“95后”这几代人生活在国家快速向上发展的时期，繁荣和增长就是他们的历史经验。所以，他们会认为所谓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离自己很遥远。但是，如果经历了一场重大的、长期的冲击，人们就会被现实教育，从而生长出新的历史经验。比如，在经历过一次持续性饥荒事件后，人们就经常会担心将来再次发生粮食危机。又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任何银行的流动性危机，都会被市场反复解读。2022年，金融巨头瑞士信贷的流动性出现问题后，市场马上变得风声鹤唳，担心它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引发新的金融危机。在长久的冲击事件影响下，人们可能会被教育得过度悲观，更厌恶风险，更追求稳定。个人和家庭会更多地存钱，企业会攥紧现金，这些都是疤痕效应的体现。

所谓正态分布，就是在正常状态下，一般事物总体呈现出的一种数据分布规律，即处于平均值水平的最多，处于极端值水平的极少。在正态分布下，越偏离均值的数据出现的可能性越小，所以数据是呈“细尾”分布的。比如在我们上学时，大部分同学的学习成绩是中等水平，满分和不及格的比较少。

但是，在感受过一次重大尾部事件冲击后，人们的思维模式会受到影响，觉得尾部事件并非黑天鹅事件，偏离均值的尾部事件发生的概率因此会被人为放大。人们倾向于认为“细尾”会变成“肥尾”。在这种预期下，人们自然会在行为上做出反馈，比如存留余钱，行为趋向于保守；抑或是觉得



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不如及时行乐，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疤痕效应

从美国的相关数据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疤痕效应正在持久地重挫长期产出。比如，经济数据显示，在疫情补贴停止之后，美国消费者的支出跟过去相比显著减少。对感染病毒的恐惧，让文娱、旅游等服务行业很难完全复苏。学者预测，从长期来看，疫情后的经济产出可能会比疫情前的水平低3%～4%。

劳动力市场的“疤痕”更深。疫情前，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保持在63%以上，最高曾达到67%左右。疫情中，劳动参与率一度跌到60.2%，此后一直没有恢复元气。

截至2022年10月，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为62.2%，尽管经济增速已经到了5.9%的历史高点，但劳动参与率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63%和62.2%，看上去仅仅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距，但实际对应的劳动力缺口高达160万人。劳动力缺口大，会导致工资水平难以降低，从而影响美国控制通货膨胀的节奏，对货币政策、资本市场都将产生连带影响。

为什么劳动力市场的缺口这么大？原因很复杂，但疤痕效应一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多资深劳动者在暂时离开劳动市场后，会因为“疲倦感”而就此永久离开，很多公司也选择永久性歇业。研究发现，2020年3—5月，有43%的美国公司选择了暂时停业。而在疫情后的恢复期内，有超过10万家公司永久关闭，它们之前提供的劳动岗位也就永远消失了。

除了劳动参与率，劳动者在遭遇创伤后的疤痕效应可能更严重。

人们往往认为生不逢时是最悲惨的事，其实“毕业不逢时”也一样。

美国斯坦福大学劳工经济学教授保罗·欧耶尔发现，在经济衰退期毕业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会因为起点低，导致终生收入比经济繁荣期进入职场的个体低150万～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万～3500万元）。就业市场的“摩擦”是极大的。

如果一个人读完MBA，因为大环境不好，没能去华尔街工作，那么他之后再到华尔街工作的难度就会更大。

中国这几届在疫情中毕业的大学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也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来使这个疤痕愈合。不过，疫情只是2022年众多疤痕中的一道而已。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欧洲能源危机等，无一不在造成长期的创伤。

漫长的愈合之路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经济学人》前编辑、现彭博社专栏作家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他们合著的《繁荣与衰退》一书中写道：“金融周期的下行区间总是比上行区间更容易凸显，因为恐惧是一种比贪婪更有力量的情绪——当人们担心自己一生的努力会化为泡影时，这种恐惧会促使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不受这场危机的侵害。”换句话说，疤痕会渐渐变淡，但很难完全消退。

2021年的前两个月，武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3.6%，而全国的数据是增长6.4%。和武汉经济规模相差不大的其他几个城市，苏州是13.1%，成都是8.9%，南京是15.7%。疫情前，成都与武汉的发展条件最为相似，而且这两个城市的相对经济增速具有长期稳定性。从消费看，武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恢复程度远远落后于成都，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武汉不是特例，全球多个国家都有过类似“疤痕”：英国伦敦国王学院金融学教授大卫·艾克曼等人观测了巴西等5个新兴国家，以及美国等19个发达国家自1970年以来经历各种危机后的经济恢复情况，分析了50年（1970—2019年）的数据，发现这些国家从“疤痕”中恢复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要慢得多，一次重大冲击的拖累时间可能长达10年。

而受影响的经济体在10年间的实际GDP增长率会下降4.25%。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储蓄率持续10余年一路上升，英国持续了6年，欧盟持续了4年。

为什么在遭受巨大创伤后

讲话要像国王

◉〔日〕松浦弥太郎
◎王　蕾译

有一句谚语说“在人面前讲话要像国王一样”，意思是像国王那样从容大方地表达意见，对方就会认真听。这句谚语的后半句是“倾听别人说话要像家臣一样”，意思是要让对方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认真听取。

只要做到以上两点，无论表达还是倾听，你都将游刃有余。

讲话像国王，比如“不好意思”这句话在商业场合或谈判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被上司指出“这里弄错了”，只要说“现在立刻修改”就行，不必用“不好意思”去拉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当交易对象问“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时，如果下意识地说一句“不好意思”，对方接收到的信息便是这件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只要明确跟对方说“因为某某原因推迟了，在某某日之前能够确认”就好。说“不好意思”只会降低己方的位置。

（**笛　音**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超越期待》一书）



下下人有上上智

◉曹可凡

演艺界的朋友善于从实践中提炼朴素的生活哲理。譬如，于和伟告诉我，其为人处世均受母亲的影响。母亲虽目不识丁，却懂得生活的真谛。老人家常跟儿子念叨的一句话便是“自大一点念个‘臭’”。一个靠卖地瓜养活一大家子的普通劳动者，竟有如此人生洞见，令人佩服。这大概便是古人所说的“下下人有上上智”。

（**林冬冬**摘自《新民晚报》2023年2月20日）

疤痕难以彻底愈合呢？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在经济严重衰退期间，社会整体利润率大幅下降，会给一部分刚进入市场但未来可能有更大潜力的新企业造成伤害，导致这部分企业被“错杀”，进而阻碍新企业进入市场和创新的速度。衰退时间越长，对企业的扼杀越彻底。其实，繁荣经常是和冗余相连的。

第二，长期、大面积的失业问题会影响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就像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必须通过完成足够多的手术才能被培养出来一样，人力资本的积累也需要在干中学，没有干的机会，人力资本会迅速折旧。同时，高失业率还会导致人力资本的错配，导致“能搞原子弹的去卖茶叶蛋”。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说职业无贵贱，但从社会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的错配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下降。

第三，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和居民都会丧失投资和消费的动力，更不要说增加在创新上的投入。尤其像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重大冲击，改变的是人们长远的心理预期，这将造成长期总需求的重大缺口。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个缺口很难自然愈合。

中国经济在2023—2024年可能会面临一个带疤的恢复期，和一般经济周期下行的负向冲击不同，疫情冲击对中低收入人群、小企业和新企业的影响更大。如果面对疤痕效应，政策层面不能有清晰的认识，不能对症下药的话，这个恢复期可能会更长。相应地，不管是企业、家庭还是个人，可能都需要对此有更清醒的认识。

（**夏　扇**摘自新星出版社《钱从哪里来4：岛链化经济》一书，**辛　刚**图）

情 味

◉徐国能

最近愈来愈喜欢辛弃疾，据说他年轻时是一位武艺高超的“带头大哥”，领了一帮弟兄在金国占领区作战，出生入死，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南渡以后，由于朝廷与北方的金国已达成和议，辛弃疾这位力主抗金的爱国志士便颇遭冷落，满腔热血挥洒为诗篇，诗中满是勃郁苍劲的牢骚。但如果只是发牢骚，自然不能成为动人的杰作，他在感叹怀才不遇的句子中往往对生命提出不同寻常的见解，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老来情味减”，他在《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这阕词中一开始便这么说，真是百无聊赖的人生啊！然而我发现，这就是我的现状，渐渐对一切事物都感到乏味。那些以前想要证明的真理，想要追逐的成就，期许自己完成的目标，不做便觉得必然留下遗憾的事……总之，这些东西突然间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情味”，在这些事里我不再能感觉到真实的愉悦与隽永的回味。

以前的人生是多么容易快乐啊：领了两千元的奖学金，图书馆通知一本预约很久的书可以借阅了，有朋友还记得自己的生日，班上的女同学邀我去看《情书》这部电影……甚至看到透过榕荫的午间金阳点点落在草坪，竟感到世界是如此灿烂可喜。但这一切不知何时悄悄离我远去，算计得失和估量效益成为每一件事的最初目的与最终取舍。我终于让自己成为一个乏味的人，我与世界互相感受不到对方的“情味”，我真正地百无聊赖了。

辛弃疾以“壮语”写成的名作《破阵子》讲到后来，把人生归结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功业上，然而他在最末一句说：“可怜白发生。”看哪，再怎么成功的人，终究是要可怜白发生的。这就教人不得不思索，年华是如此短暂，用来赢得虚名是否值得？这让我也不免犹豫起来，许多人生成就都是拿牺牲换来的，参加一场应酬的晚宴便顾不得妻女，熬夜赶一篇论文必然损害一点健康，长途跋涉出国开会又徒增许多劳顿，多指导几名学生、多上几门课便没有所谓的休闲……寻寻觅觅是生命的常态，冷冷清清属必然的结果。王国维认为辛弃疾《青玉案》所揭示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一生的最终境界。也许人就是要在热闹的人群中浪迹一回，完满地体验了眼耳鼻舌身的种种丰富滋味后，才能觉悟“情味”乃是在这些感官刺激之外的。那疏疏落落，年轻时觉得清冷的世界，这时反而是疲倦的心所能安歇之处。

在“歌倦听，酒愁倾，文章只恐近浮名”的时刻，让我真能感到情味悠长的，也不过是和女儿讲一些小猫迷路、小狗买菜的故事，或为长久遗忘的花草浇一点清水，或是读一阕辛弃疾的词——“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菟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



（**层林染**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细味人间》一书）

为什么外星人一直不来地球

◉魅力科学君

尽管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宇宙中存在其他的智慧生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肯定不存在，与之相反，从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来看，宇宙中很可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智慧生物，我们将其统称为“外星人”。

我们甚至还可以合理地推测出，宇宙中有一些外星人出现的时间比人类更早，他们的科技水平也很可能比人类的更加先进，他们已经拥有星际航行的能力。而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早就应该来到地球了，但正如我们所知，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

为什么外星人一直不来地球？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些观点可谓脑洞大开，有些观点则显得朴素而合理。比如有一种朴素的观点认为，外星人一直不来地球的原因，可能是他们遇到了与人类一样的难题——遥远的距离。



当我们描述地球表面的较大距离时，通常会用到“公里”这个单位，但在描述太阳系范围内的天体距离时，公里就不方便了，所以我们通常会使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来作为单位，这也被称为“天文单位”，其数值大约为1.5亿公里。

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展到太阳系之外的广阔空间，那天文单位也不方便了，比如说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它与我们的距离就大约为266877个天文单位，此时我们就需要用到更大的距离单位——光年。1光年就是光在宇宙真空中直线前进1年的距离，其数值大约为9.46万亿公里，简单换算一下可知，比邻星与我们的距离约为4.22光年。

虽然我们对“光年”这个距离单位已经习以为常，但实际情况是，对我们人类而言，就算是1光年的距离，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到目前为止，速度最快的人造物是一个名为“帕克”的探测器，其峰值速度可达200公里/秒，以这样的速度，飞完1光年大约需要1500年的时间。不过这是一个太阳探测器，它的速度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太阳引力的帮助，所以要了解人类跨越宇宙空间的真实能力，还得看那些有望飞出太阳系的探测器。

作为距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美国于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号”探测器目前已经飞了大约230亿公里，其当前速度约为17公里/秒。

这种速度可以说已经达到现代人类能力的极限，因为它在飞行过程中，还连续借助了木星、土星的“引力弹弓”，即使以人类今天的航天能力再发射一个类似的探测器，当它达到“旅行者1号”目前所在的位置时，其速度也会与“旅行者

我试图再次唤醒并迎接这个世界

◉〔美〕詹姆斯·赖特
◎李 晖译

离我窗台不远处的
一棵松树上，
一只明艳的蓝松鸦在树枝上
上下反复跃动。
我笑了，我明白它已忘我于
全然的快乐中，因为它和我
一样明白
那根树枝不会折断。

（**海底飞花**摘自微信公众号“世界经典情诗”）



做一个善良的否定者

◉罗振宇

偶然看到法国作家加缪的一段话，他说，我们可以否定一样东西，但不一定非得诋毁它，因为这是在剥夺他人相信的权利。

我们平时在表达对一个事物的否定时，经常会延伸出一连串的动作：第一，我要否定它；第二，我要证明我的否定是正确的；第三，我还希望别人同意我的否定，加入我的阵营；第四，为了巩固我们这个阵营，光在逻辑上否定它还不够，还应该在情感上厌恶它。

这个时候，一个简单的否定就变成诋毁，一个观点的表达就变成了对他人的绑架。所以，一个人要想变得善良一点，并不需要赞成一切，只需要把握好这个边界就行。

我否定或者拒绝，并不一定要给理由；给理由，未必要说服对方；对方同意，并不一定要和他在情绪上共鸣。能这样做的人，其实就已经很善良了。

（**林 一**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1号”相差无几。

在太阳引力的作用下，“旅行者1号”在未来还会不断减速，就算不考虑太阳引力，它也需要大约1.76万年的时间才可以飞行1光年的距离。而以这样的速度，想要抵达4.22光年外的比邻星，则需要大约7.43万年的时间。

比邻星不过是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而根据目前的观测数据，比邻星附近有没有生命存在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人类想要造访外星人所在的星球，就必须走得更远。有多远呢？

要知道宇宙中像地球这样适合生命生存的星球并不多，而在地球长达45.5亿年的历史中，智慧生物只出现了一次，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外星人所在的星球很可能距离我们非常远，可能是几百光年，也可能是几千、几万光年，甚至更远……可以看到，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毫不夸张地讲，在可以展望的未来里，就算是前往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人类都无法做到，就更不用谈造访外星人所在的星球了。

可能有人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人类可以发展出更强大的科技，能够使宇宙飞船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甚至可以发展出像“曲速引擎”“虫洞穿越”这样的超光速技术。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些技术都似乎是虚无缥缈的，能不能实现谁也不知道。或许一个冰冷的现实就是，这些技术根本就无法实现，或者说要实现这些技术，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以至于直到人类文明消失，这些技术都无法实现。

是的，这就是人类遇到的难题。同样的道理，外星人一直不来地球，最大的可能是他们遇到了与人类一样的难题。或许就在此时，某一颗遥远星球上的外星人也在思索：为什么一直没有外星人来造访我们？

（**世 全**摘自微信公众号“魅力科学君”，**勾 犇**图）



为你而坚强

◉马　拓

大概五年前吧，我们出警时遇到了一个在地铁站发病的精神病人。那是一个小伙子，挺壮，发起病来动静极大，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带回所里，并想办法联系他的家属。

运气还不错，可能是他家里人怕他走失后犯病，把家里的联系电话放在了他衣服兜里。

很快，他的父母来到我们派出所。那是两个老实巴交的老人，父亲沉默寡言，母亲满面愁容。他们说，他俩都是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好像教地理。近年来因为儿子的病情愈发严重，他们办理了提前退休，全力照顾儿子，但毕竟年事已高，有时候还是看不住他。

我说："那你们应该把他送到医院里治疗呀。"

他母亲说："断断续续在治疗，但是让他长期待在那里，我们也于心不忍呀！"

说着，老母亲泪流满面，唉声叹气。

我无话可说，但因为这一次小伙子发病症状实在严重，我们还是和他父母一起把他送到了附近的精神病医院进行药物治疗。

大概一年前，这个小伙子又来到我们辖区，这一次是随地排泄，还对提醒他的乘客破口大骂。我们赶紧把他带回所里。

因为对他印象深刻，也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本分人，我们并没有对他过于严厉，只是让人看着他，然后赶快联系他的家人，想和上次一样等他父母来了一起把他送到医院。

没想到等了两个小时，他母亲才赶到。我看见他母亲的第一感觉，就是她老了好多，也不像几年前那样整洁利落了，头发散着，衣服也不怎么干净。

这一次，他母亲也并没有像上次那样顺畅地跟我们沟通，而是反复地问我有没有粗暴地对待她儿子、有没有让他受委屈。我们跟她解释了很多遍她都不相信，最后她抓着儿子的手背，指着上面一块稍稍发红的皮肤大声问我："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委屈极了，她儿子发起病来外人根本近不了身，我和同事不被打就不错了，哪还有本事欺负他啊？

我如此一说，她的情绪更加激动，后来干脆坐在我们单位的大厅里不走了，要我给个说法。

从她说话颠三倒四的程度，我隐隐觉得她的精神好像也有些问题了。

我们只能想其他办法。

几经周折，我们联系上了小伙子的父亲。老父亲匆匆赶来，认出了我，表示感谢。我说您也别说什么谢谢了，您爱人还对我们有点儿误会呢。

老人一副一言难尽的样子，说这几年时间，他有时候在外面打零工，老伴长期在家陪护儿子，基本足不出户，这么一来，自己的精神也出问题了。

我问："还是没把您儿子

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郭慕清

夜里，我炖了一小锅萝卜牛腩，盛上一碗，低头趴在碗上闻一闻，弥漫的热气扑到眼镜上。我摘下眼镜，用木质小勺舀一点，慢慢入口，有些烫，咂巴咂巴嘴，竟然出奇地香。

汤里并没有放什么名贵的调味料和滋补药材，只有萝卜、牛腩、水和盐，简简单单，清清爽爽，味美大抵是因为熬得久了一些。

熬得久，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词，于菜品，于人生，道理如一。有几年，日子过得比较艰苦，总是碰壁，也曾在深夜里痛哭。问父亲："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没有收获？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吗？"父亲答："熬得久了总会收获。"



汪曾祺在《谈吃》中提到昆明一处的炒菠菜甚是美味。为什么呢？油极大，火甚匀。他和蔡澜对吃的看法一致，推崇袁枚《随园食单》中所提的"素菜荤做"。

这讲的是用荤料来增添素菜的丰富性，挖掘简单食物的别样风致。就像芦蒿炒腊肉——单炒野生芦蒿，会有些青涩，难以入口，但是在烹炒的时候，添一点点腊肉借味，就大为不同，更能尝出芦蒿的清和鲜。



《红楼梦》第四十回里，贾宝玉曾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倒是林黛玉想起"留得残荷听雨声"的美，谈到李商隐那首诗。秋夜寂寥，天降下一场瓢泼急雨，雨滴敲打在残荷上，脆响如铃，宛如天籁，让人能在繁华褪尽的萧索里，心生坦然面对枯荣、静观世事沉浮的成熟和豁达。

绘一幅画，觅一份爱，和做菜其实并无二致，少不得那些看似错落，实则有致、入味的搭配。菜一素一荤，够香。书画的一枯寂一丰富，如入禅门化境。爱人性情的一急一缓，一豪迈一温柔，彼此搀扶，情投意合。

这世界万物，道理万千，其实也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林冬冬**摘自现代出版社《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一书，**陈岱青**图）

送到医院去？"

老人说："她怕他受委屈啊。现在她自己也成了这样，我就更劝不动她了。"

老人去安慰老伴，但老伴情绪越来激动，甚至指着我破口大骂。我看着她蓬头垢面的样子，想象得出她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家里，过着只与患病的儿子交流做伴的日子。儿子的急躁、无理，时好时坏的状态时刻折磨着她。她的耐心和期望逐渐变成焦虑与绝望。一个正常的晚年对她来说已是最大的奢望。

几年前她还是一个说话有条理、衣着挺体面的退休教师。

说真的，我宁愿她再多宣泄一会儿。我头一次见到这样执着的母爱。她越是仇视我，我越感动。

"你们到底打没打他！小兔崽子你说！"

她冲我龇牙咧嘴。

我看着她，半天只说了一句："阿姨，您辛苦了。"

她忽然停止叫骂，怔怔地看着我。

不知为什么，从我说完这句话到他们一家三口离开，她就再也没骂过粗口。他们走出门口，我跟在后面，见她抬起胳膊轻轻擦了擦眼睛。

（**枫林晚**摘自微信公众号"知乎日报"，**陈　曦**图）

在铁与绸之间

◉张　炜



屈原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他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庙堂里诞生的抒情者。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没有走入逆境，很可能成为类似西方的那种“桂冠诗人”，咏庙堂之趣，歌庙堂之德，而且不乏宏大、绝美和华丽。他将领受一切王权所能赋予的光荣和恩惠，获得崇高的世俗地位。以他的资质、能力和身份，完全配得上那顶桂冠。

然而屈原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是一个政治失意者，一个被排挤和倾轧的庙堂忠臣，进而成为一个被流放者。史书记载，他经历了至少两次流放，一次比一次悲苦，一次比一次不堪，最后穷途末路，一死了之。

这一切的根源颇为复杂，有政见之争，有个人恩怨，还有其他种种难言之处，但政见分歧可能是一个关键。楚国朝廷内部虽然纷争繁复，却有一个基本而重要的选项，将朝臣分成两大派别：亲秦派与亲齐派。秦国与齐国构成了一西一东两大力量，一个是军事强国，一个是经济强国，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和生活指向。在七雄竞逐的政治版图上，领土阔大的楚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倒向和倾斜于某一方，后果将是致命的。

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催生了一大批“合纵连横”的摇唇鼓舌者，即所谓的“纵横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张仪和苏秦。这些巧舌如簧之徒走马灯似的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使整个社会局面更加动荡。从一段段奇妙的历史记载中，我们便能感受到那是个充满戏剧性的特殊时代，那些记录简直不像真实的历史，而更像一出演义，像埋下伏笔的戏剧设计，像一支挂在墙上必要打响的枪，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中所规定的格局：既惊心动魄又过于巧设。

可真实的历史确是如此，张仪和苏秦之辈屡屡得手，他们以一人之力搅动天下，无论是秦国、齐国，还是其他五个大国，无论多么神圣庄重的盟约，多么足智多谋的臣僚，多么威赫的文武班底，竟然都难敌一人口舌之力。这些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并且直到几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都要承受这段历史的后果。

当时历史曾面临许多选择，或是将命运指针拨向穷兵黩武的西部强秦，或是拨向繁华富庶的东方齐国。齐地海风吹拂，物质富裕，昌明而奢华。它与秦国那种严苛、凛冽的高原性格相去甚远，与现代物质主义的挥霍奢靡之风倒是颇为接近。当时处于齐国腹地

的东夷人已经发明了炼铁术，从而使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发生了一次飞跃，出现了更加锋利的刀剑和箭镞，使得战争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原来以铜锡合金为主的金属兵器，得到大幅度的跃升和改良，杀伐之力大为加强。

在发明者的故乡齐国，由于财富的巨量积累，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齐人拥有非同一般的军事力量，甲胄闪亮，军服炫目，马匹强壮，战车坚固，齐国的一切，无不令出使该国的屈原惊叹。据记载，鼎盛时期的齐军气象非凡，所向披靡，只是到了后来，齐国的繁华和富裕走向反面，它的豪奢浮华、物质主义、娱乐至上使国民慵懒颓废，国家政体变得虚浮无力，国民精神涣散，心理颓丧。于是历史记载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描述：这些装备精良的齐国士兵徒具观赏性，一旦拉到战场上，战鼓一响，弓箭一发，即扔下武器四散而逃。这都是后话了。除了铁的发明，齐国人还发明了丝绸和纺织术，柔软华丽、轻薄到不可思议的丝绸，成为天下最精美、最令人惊叹的物产。有了丝绸才有后来的“丝绸之路”，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艳。通过那条蜿蜒曲折、悠长遥远的道路，才有了汉文化的西进传播。

不知当年齐国的丝绸会对诗人屈原产生多么大的诱惑，它不同于冰冷的铁，它不是坚硬的、单调的，而是滑润的、五彩斑斓的。直到今天，丝绸的代表作仍然存于齐国故地周村。如果说铁器代表了生硬与残酷，那么丝绸就代表了享用和安逸，它是日常生活中柔软的代表，是享受和娱乐的象征。后来人们几乎忽略了齐国与铁的关系，却牢牢记住了它与绸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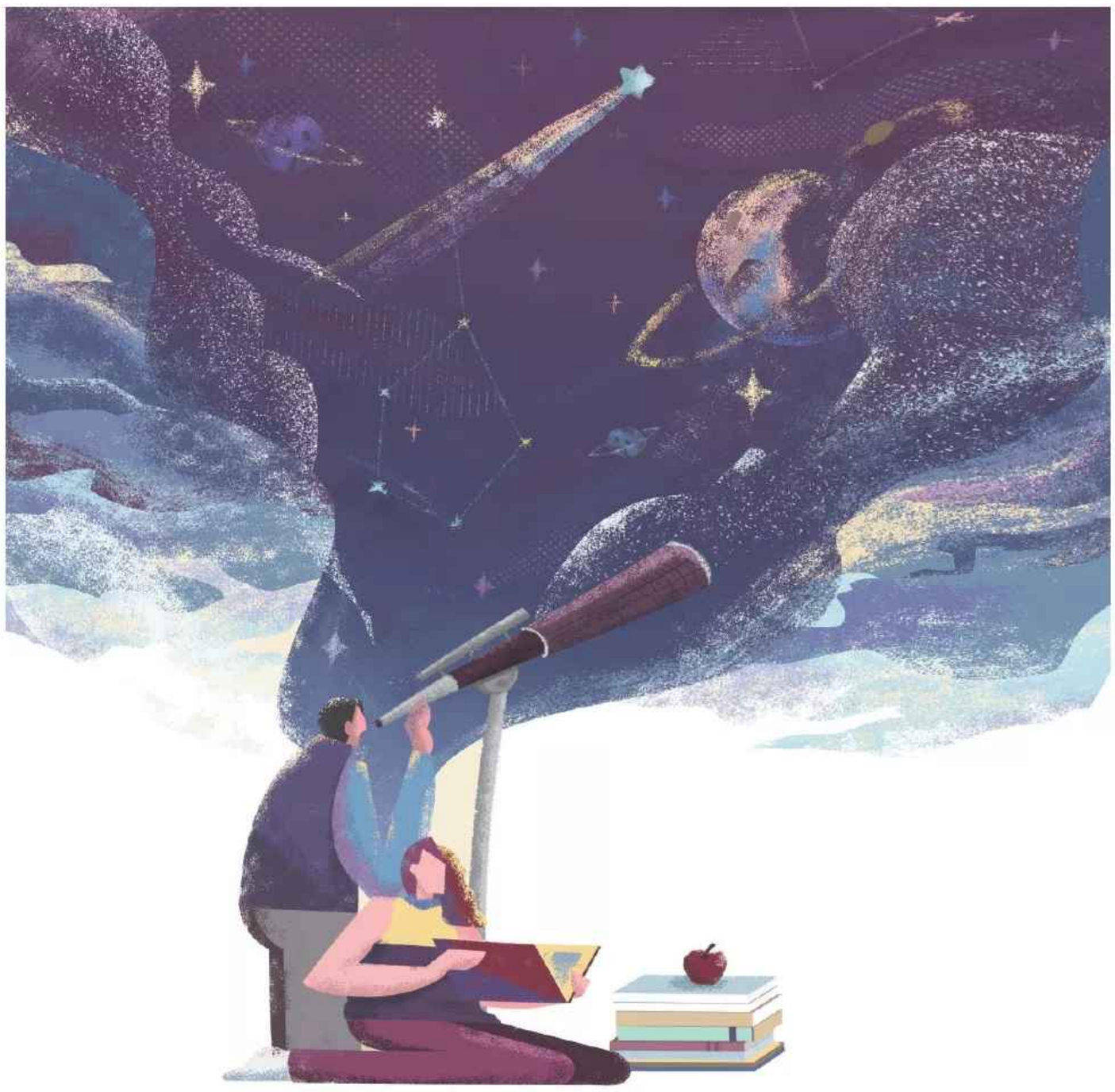
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面对秦国和齐国伸出的橄榄枝，就要面对“铁与绸的选择”。丝绸的柔软、起伏如大海之波，与三面环海的齐国气质更为接近。铁虽然产生于东方，最大受益者却不是发明者东夷人，不是齐国，而是西部高地上的秦人。铁的冷硬锋利使人想起凌厉严酷的西北风。就文化血缘上的亲近感而言，屈原自然会选择齐国，这缘于那种浪漫的文化血脉。齐国松弛开放，神仙文化源远流长，有迷人的《韶》乐，更有思想的都会稷下学宫。鱼和盐代表着富足，屈原向往东方，向往大海，在今天看来，似乎更接近一种现代的思想和审美方向。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浑身挂满鲜花的纯美诗人会选择秦国。那些海雾微茫中的仙山代表着放逸，与冲淡的老庄思想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还有齐人邹衍关于大九州的浪漫想象，显然都在预示一条自由开放之路。

在齐、秦、楚三国鼎立时期，楚国的任何选择都举足轻重。楚国拥有长江淮河流域的广大土地，物产丰富，气候湿润，景致优美。楚人倔强、强悍，具有非同一般的心智和力量。楚国有一句传播很远的民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多么雄壮的豪志，令人恐惧，与陶醉在物质享受和消遣娱乐中的齐国是多么不同。后者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巨量财富，有着令人迷恋的音乐艺术，甚至还发明了足球。记载中，齐国都城临淄的居民，生活优越闲适，趾高气扬，这在战乱频仍、争夺惨烈的冷兵器时代，是多么危险的一种生存状态。实际上，这种繁华与优越最不堪一击。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势之下，楚、齐联合是多么明智和重要，那将是财力与强悍的结合。相对于冷酷、粗蛮和血腥的强秦，这种联合将是一种理想选择，是楚人获取最大利益、拥有美好未来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作为外交大臣，诗人屈原几次出访齐国，并且长期滞留。在那个生活节奏舒缓、富裕的国度，他感受到人性的舒畅与自由，其情感的靠拢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能够明晰洞察时势的诗人，对于齐国当然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只是在记载中我们没有看到留下来的相关文字。总之，以诗人为代表的亲齐派一度占了上风，最终却由于各种原因失败了，楚国选择了秦国。其结局就是楚怀王被强秦囚禁，国破家亡，楚国都城被迫迁移，群臣溃逃。

这段历史不堪回首，与国家共存亡的诗人也走向末路，投向了大江。水波像丝绸一样起伏抖动，抚摸、缠裹着诗人，一起奔向那个遥远的所在。冰冷坚硬的铁割裂了绸。

（**临　江**摘自中华书局《〈楚辞〉笔记（增订本）》一书，**肖文津**图）



观察的力量

◉闫　晗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时，就迅速推断说：“你是一名军医，来自阿富汗。”

正确的推断缘于他惊人的洞察力。因为华生既有医务人员的风度，又透着几分军人气质，显然是个军医。华生脸色黝黑，但衣服遮住的手腕处皮肤白皙，可见脸黑是由日晒造成，而不是自然肤色，由此推断，他刚从炎热的地方回来。华生面容憔悴，显然历经种种磨难。他的左臂动作僵硬，不能自如活动，说明受过伤。在当时的背景下，与英国交战且符合以上条件的地区只有阿富汗。

福尔摩斯的“神”，脱胎于作者柯南·道尔的观察力。

写作离不开观察。好的作家常常也是好的观察者，能看到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东西，并用来滋养自己的写作。

刘震云喜欢在路边街头观察人来人往，留心行人的表情动作、说话语气。他在小说中创造的那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有鲜明特点的，非常接地气。

善于观察，是某种意义上的超能力，无论做何种职业都能从中获益。城市设计师何志森，是一个有趣的观察者，在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老师后，他开设的工作坊，主要工作是“盯梢”小贩、城管、流浪汉、城中村居民等人。

作为建筑学院的老师，他教学的重要部分，是教学生观察街心花园里的流浪汉，看城管如何与小贩交涉，区分流浪狗和家养狗的活动范围。

和“看”不一样，观察要动用推理能力。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玄机。为什么超市会把牛奶放在最里面？因为会诱导顾客看见更多商品。高利润的商品要摆放在顾客的必经之路上，货架上跟视线平行的地方放贵重的、体积小的商品，最下面放更重的、体积大的商品，最上面放便宜的、打折的商品。

何志森布置的作业也很怪，比如，让学生早上起来去菜市场跑步，因为跑步和走路的时候观察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样观察有什么用呢？对流浪汉的观察，让他对设计广场有了不一样的感悟，会考虑为流浪汉增加休息的空间，他们是午夜后广场的使用者。而凌晨一两点后广场的景象，是躲在屋子里画图的设计师永远想象不出来的。每个空间都有很多不同的使用者，作为建筑师，要尽可能兼顾更多人的需求。

他还想给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小孩设计一款兼顾安全与交流功能的厕所。农村的厕所通常只有一个坑位，有时老人进去，小孩留在外面不安全，都进厕所又会产生尴尬。对建筑师来说，充分观察生活，了解人的需求，才能设计出人性化的产品。建筑史上不乏一些看似高大奢华，实际不宜居住的

那些小小的细节，谁曾注视？

一颗露珠在一片叶子上滚动，构成季节黯然的表情。一塘池水，映现出一个秋天斑驳的脸庞。一只蚂蚁，殷勤地往返于洞穴与田地之间。

你打河岸经过，被推开的门内门外，空无一人。望望密林，你看到，敷南村只剩下不多的尘雾弥散，再弥散。

我　爱

◉王　琪

鸟鸣没有杂音，干涩的嗓子，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儿时的歌谣。的确是日渐苍老了，日子越来越仓促，你的心越来越柔软。父亲说过的话，想起来令人鼻翼微翕。

——你一如丛生的芥草，身怀卑微，缓慢行走于人世。

不能用虚拟的幸福，为四处游荡的翅膀找到暂时的家。那么，一束光，穿过充满悲欢的内心，能照亮什么呢？是那片灰暗的天空，还是一个人无法预测的命运？

我爱水中的波澜，也无法不爱忧伤、病痛，和毫无端由的亡故……

（**赵　燕**摘自新华出版社《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5卷）》一书）

自我赋形的时刻

◉陶立夏

曾在文艺电影里听过一句台词，说当你躺在草坪上看云，如果足够专注，就能任意安排云的形状。我在很多地方试过，未能如愿。

不过我发现，如果足够专注，确实可以控制自己生活的形状。当夏末漫长的黄昏降临，栀子花的香气中，坐在越来越暗的光线里努力辨别书里的字句，内心世界就在这种模糊与努力之中渐渐被赋形。

我们看见了我们想要寻找的方向，我们构筑了我们想要生活于其中的景象。那个内在的自我，终于成为阶梯、堤坝，或者房屋，牢固地建立在我们周围，建立在自我与世界之间。

（**嘉林秀**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迟来的告白》一书）

失败建筑。也许设计者只顾创新，脱离了生活，也违背了自然规律。

美国艺术史学家艾美·赫曼写了一本书《洞察：精确观察和有效沟通的艺术》，她教人们用欣赏艺术的方式锻炼洞察力。各行各业都需要好好观察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

她告诉医生，要注意观察病人而不是单纯看数据；提醒警务人员，在调查罪犯时要将事实从意见中提取出来……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防部、海豹突击队、强生公司等都请她做过演讲。

书中列举的事例很有意思，比如留意人们的衣着，有时竟能阻止一场恐怖袭击。

一家拥挤的咖啡厅里，一个机敏的服务生注意到一个只点了一杯水的男学生，这个男生在暖和的天气里却穿了一件大衣，并流了许多汗。服务生便更仔细地观察，发现一根细小的金属丝正粘在那男孩所带的黑色大行李袋上。

又比如，一位酒店的清洁工注意到一个年轻女孩独自在房里，眼睛不看她，即使大冷天也衣衫单薄，还没带行李时，她便决定去报告，并因此揭发了一桩国际贩卖案。

撇开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即使普通的日常，也充满众多的细节，有可能被我们忽略。

另外，向别人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要用陌生人的视角；对你来说熟悉的事物，对别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

当你想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生活时，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我是否忽略了什么？

我把什么当作理所当然的？

当别人进入我的世界时，有哪些事情是他可能不知道的？

当观察到位，就仿佛打开了心灵的眼睛，看到得更多，就能更好地与他人沟通。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闫晗”）

出走半生，归来是何人

◉刘荒田

谈“归来”，出于惯性，第一个想到的，是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喜悦和尴尬参半。

其次，想到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它无疑比前一首深入，触及难以言状的忧虑。美国人罗伯特·威尔斯所著《来自南中国海底部的呐喊——尚未披露的来美中国移民最大海难纪实》一书，记载了一八七三年间，在太平洋航行一个月，从旧金山开往香港的“日本”号邮轮上的一幕：船越来越靠近中国的海岸，连海湾里的垃圾和岸上农人耕作的身影都清晰可见。“一大帮中国苦力从统舱拥上来，为的是要看到最先出现的陆地。他们去国以后，在加州待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故国的岸。几个人问我：‘这是中国吗?’我说就是，他们露出微笑。然而，其他人冷冷地坐着，竭力抑制自己，不露出任何表情，一个劲地压低声音谈话。悬崖近了，更近了；拂晓时分的天光益发明亮，空气益发清澈。他们依然不动声色地坐着，对别人的举止毫不在意。”他们去国至少八年，音信全无，家乡的亲人生死不明，甚至有没有家都是疑问，极度的牵挂造就的冷漠，教旁观者难以理解。这是“不敢问”的传神写照。

舍去传诵千年的诗句，如果以现代语言描画归来者的特殊心理，那就要借一句流行语：“出走半生，归来还是少年。”这只是祈愿。但我武断地说：“出走半生，归来‘必是’少年。”只是要符合这样的前提：小时候出走，晚年归来，中间有漫长的间隔。要问道理何在?

因为这是普遍的人性。西方哲学家为了强调童年经验的极端重要性，说在人的下半生中，心灵所做的主要功课只有一个，那就是“回去”。回到哪里去？你从哪里出走，哪里就是目的地。

只因为故乡于你，全部意义都在“半生”之前的少年。出走以后，你的人生基本上和故乡脱离了关系，如果说和它依然“打断骨头连着筋”，也只是异乡偶遇的“相见泪汪汪”的乡亲，而不是埋着先人骸骨的家山，以及母亲常常依闾盼望你的村子。少年时的一切，从榕树上的鸟窝、知了，到锅台上的荷包蛋，从流鼻涕的伙伴到朦胧的初恋，都潜伏在窗棂下，一旦你拧亮一盏煤油灯，它们就苏醒，向你扑来，教你晕眩。在故乡，只剩下这样的参照物。

所以，哪怕你持杖，你被孙子搀扶，站在童年扎猛子的小河旁边，你也下意识地“脱衣”，作势跳入六月滚滚的“龙舟水”。

以上三种状态，有一个共同点——情感的兴起都来自相同的切口——靠近或者刚刚回到家乡的时刻，久别累积的情愫如炸药包，被“进家门前后”这一可遇不可求的“引信”点燃，而后淋漓尽致地爆了，爆出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气味儿

◉北　岛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

冬储大白菜味儿。立冬前后，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菜站，大白菜堆积如山，人们从早到晚排起长队。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大白菜先摊开晾晒，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冬天风雪肆虐，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提示着它们的存在。

北京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大雪有一股云中薄荷味儿，特别是出门吸第一口，清凉滋润。孩子们高喊着冲出门去，他们摘掉口罩扔下手套，一边喷吐哈气，一边打雪仗堆雪人。直到道路泥泞，结成脏冰，他们沿着脏冰打出溜儿，快到尽头时往下一蹲，借惯性再蹭几米，号称“老头钻被窝儿”。

冬天过于漫长，让人厌烦，孩子们眼巴巴盼着春天。数到“五九”，后海沿岸的柳枝蓦然转绿，变得柔软，散发着略带苦涩的清香。解冻了，冰面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雪水沿房檐滴落，煤焦油的冰坨像墨迹洇开。

我母亲几乎年年都买水仙，它们赶在春节前后悄然开放，暗香涌动，照亮沉闷的室内。在户外，顶属杏花开得最早，随后梨花、丁香、桃花，风卷花香，熏得人头晕，昏昏欲睡，那时尚不知有花粉过敏一说。

等到槐花一开，夏天到了。国槐乃北方性格，有一种恣意妄为的狞厉之美。相比之下，那淡黄色的槐花开得平凡琐碎，一阵风过，如雨飘落。槐花的香味儿很淡，但悠远如箫声。

夏天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主要是放暑假的缘故吧。我们常去鼓楼“中国民主促进会”看电视、打乒乓球，或是去什刹海体育场游泳。说到游泳，我们沉浮在福尔马林味儿、漂白粉味儿和尿臊味儿中，沉浮在人声鼎沸的喧嚣和水下的片刻宁静之间。

秋天总与忧伤相关，或许是开学的缘故：自由被没收了。是的，秋天代表了学校的刻板节奏，代表了秩序。粉笔末儿飘散，中文与数字在黑板上出现又消失。在男孩子臭脚丫味儿和脏话之上，是女孩儿的体香，丝丝缕缕，让人困惑。

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久的酽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

（**若　子**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城门开》一书，**九色鹿游梦**图）

然而这种“爆”都命定地短暂，大抵是一次性的，无法持续。原因是“回来”的瞬息诗意被现实消解了。游子和亲人拥抱，互道别情后，哭个痛快以后，便要和满目的陌生周旋：怎样给乡亲送礼，其间要讲究辈分和人情账；怎样对付难以躲避的蚊子和苍蝇；怎样调和“衣锦还乡”和经济实力的矛盾；如何摆平各种陈年恩怨……

待“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儿童把你引进家门之后，即使排除“不敢问来人”一说中蕴含的不测，你也未必能一鼓作气地把乡愁当家乡美食，吃了又吃。

（**林　峰**摘自《齐鲁晚报》2023年3月7日，**李小光**图）



小矮人

◉〔波兰〕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
◎茅银辉 易丽君 译

1

从前有个挂牌“小小”的矮人剧团，一个很认真的常设团体，每周至少有四场演出。这家剧院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在这里找到一份差事，成了每一个业余的或职业的矮人演员的梦想。不过，这家剧院的人员早已配备齐全，拥有一众精兵强将。其中一个矮人是该剧院最杰出的明星，他表演情人和英雄的角色，因为他最矮小。他大获成功，收入可观，评论界对他天才的演技赞不绝口。剧院得以存在，首先是由于他的功劳。

有一次，他在化妆室里化装——那是在《勇敢的包莱斯瓦夫》首场戏公演之前，他担任剧中的主角——突然发现镜子里没有照出他的金皇冠，可皇冠明明是戴在他头上的呢！过了一会儿，他出台的时候，皇冠碰到了上方的门框，掉落到地板上，像个铁壶盖子一样在地上滚，还发出金属的铿锵声。他拾起皇冠，走到前台。第一幕结束后他回到后台化妆室，本能地低下了头。“小小剧院”的房子是根据剧团成员的身材比例特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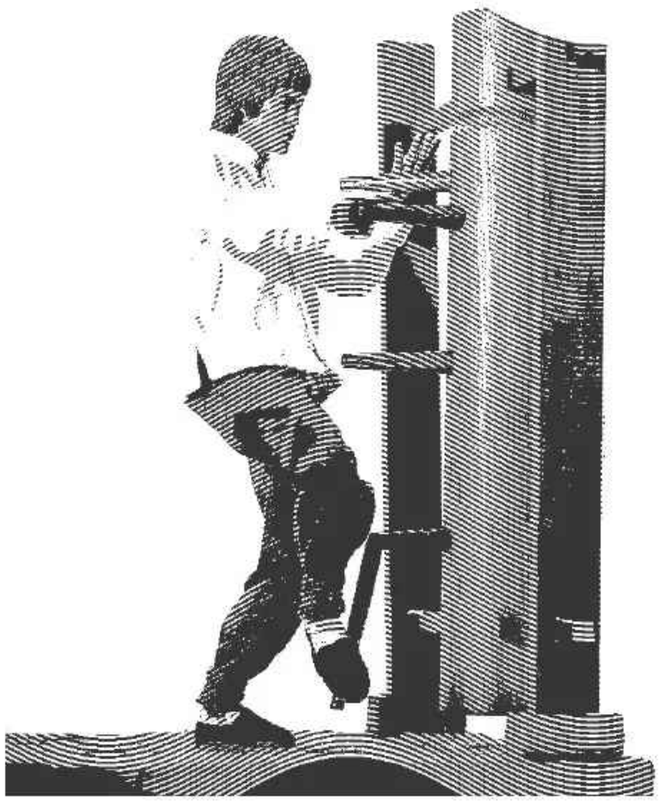
《勇敢的包莱斯瓦夫》一幕一幕往下演，而小矮人在进出化妆室时都习惯性地低下头。偶尔他瞥见剧院老理发师的目光正停留在自己身上。理发师也是个矮人，但还不够矮小，就不能登台演出，只能做些辅助工作；他怨天尤人，灵魂深处对一切事和每个人都充满了妒忌。他的目光是那样专注，那样阴沉。小矮人怀着不快的心情走上舞台。过了一段时间，这种不快的心情仍然没有离开他；每天带着这种不自觉的感情睡去，又带着它醒来，虽然极力想摆脱它。他自我欺骗，佯装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快，下意识地抵制心中早已萌发的怀疑。时间并没有给他带来平静。恰恰相反，有一天，他从化妆室走出来的时候，不得不低下头，尽管头上没戴皇冠。在过道里他又跟理发师擦肩而过。

这一天，他决心正视现实。他在自己雅致的套间里，拉上窗帷，给自己量了身高。测量结果说明了一切。再也不存什么幻想，他长高了。

傍晚，他瘫倒在沙发上，喝着一杯格罗格酒。第二天他砍掉了鞋后跟。他希望长高只是一种过渡现象，或许过些时候又能缩回去。在一段时间里砍掉的鞋后跟确实帮了他的忙。终于有一回，他走出化妆室时，正好老理发师在场，便故意挺了挺胸脯，额头上却碰了个大青包。他从那人的眼中看到了讥讽。

2

他为何长高了？他体内的生长激素为何过了这么多年突然从昏睡中苏醒？剧团已经发现了吗？有几次他看到老理发师在后台的一些角落里跟其他演员窃窃私语，他一走过去，絮语声便戛然而止，换成了毫无意义的闲扯。他留心观察伙伴们的面部表情，但是从他们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走在街上越来越少碰见老太太



自行出击

◉〔美〕李香凝
◎李　倩译

电影《龙争虎斗》上映之初，影片的前半部分剪掉了一个由我父亲自编自导的场景。在25周年重映纪念会上，华纳又把这一段放了回去。片中，我父亲和一个和尚并肩而行，这个和尚是他的师父，正向他发问。

和尚："你的武功超越了有形的境界，已臻化境。我有几个问题问你。你追求的武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李："无艺可求。"

和尚："善。应敌时，你有何想法？"

李："无敌可应。"

和尚："为何？"

李："因为'我'并不存在。"

和尚："说下去。"

李："武术高手不会紧张，而是做好了准备。不思考，也不幻想。随时准备应对一切可能。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待机会来临，不必我动手，身体会自行出击。"

"自行出击"，这就是"有生命的空"的含义，无论是对习武还是对生活。

（**海城楼**摘自九州出版社《像水一样吧，朋友：我从父亲李小龙身上获得的智慧、哲思和勇气》一书）

对他说："小家伙，你跟妈妈走丢了吗？"倒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对他说："请问，先生……"他回到家里，倒在小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眼望着天花板。可是后来他不得不改变姿势，因为他的双脚伸到了小床外。

终于，他对"小小剧院"的同事们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都已看到，或者都已猜到是怎么回事，昔日热情洋溢的评论沉寂了，对他的赞扬也愈来愈少见。到处遇见的都是同情的或嘲弄的眼神。或许这只是他那亢奋的想象力在起作用？幸好领导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在《勇敢的包莱斯瓦夫》演出中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然不像演《哈姆雷特》那样成功，但毕竟也是很成功的。领导照常毫不犹豫地指定他扮演《黑衣骑士》中的主角，并已经发布了海报。

排练过程中尽管他很痛苦，但并没有经历什么特殊困难就实现了首次公演。他坐在镜子前面，不看镜子就化好了装。舞台监督按了铃，他从座位上沉重地站起来，不料脑袋竟撞碎了天花板上的电灯。他转身朝门口走去。整个剧团的人在灯光明亮的过道上站成了半圆圈，理发师站在中央。理发师身边站的是剧团里另一位扮演情人的演员，同样很有才华，但迄今他只能演B角，就是因为高出了几厘米。两个人默默对视了片刻。

3

他不得不同剧院告别了。后来随着身高增长，他换过几种职业，在青年剧院跑过龙套，当过跑腿的，在有轨电车线上扳过道岔。他已经是个中等身材的成年男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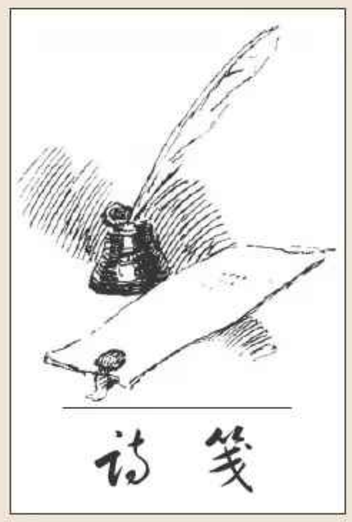
他经受过怎样的痛苦？他有什么感觉？他的姓名早已从海报上消失，早已被人忘到九霄云外。他在保险部门当了个职员。

这样又过了许多年。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为了度过周末的自由时间，他走进了矮人剧院。他坐在观众席上高兴得适度，笑得也适度，不曾表露出过分的兴趣；一边看表演，一边剥着薄荷糖糖纸。散场后，他来到衣帽间，穿上深蓝色的长大衣，扣上扣子，满意地嘘了一口气，因为等着他的是一顿可口的晚餐。

"不错，一群很好玩的小矮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山　形**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大象》一书，本刊节选，**臧　强**图）





在我们的私人空间里

◉黄灿然

在我们的私人空间里
都珍藏着一个小小的角落，
它是我们唯一的寄托，
所花的心思比针还细；

它使我们忘却生命的沉重
而安于一种谦卑的寂寞，
有时候我们被自己深深打动
并在一阵辛酸中黯然泪落；

我们懂得自己的渺小，
所以从来就不敢企望高傲，
我们像一块平凡的手表

尽量不辜负内心的发条，
有时候我们是多么确实地感到：
“多少伟大的时刻，没有人知道。”

（夏　目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黄灿然的诗》一书）